

金鋼鑽月刊



浙江紹興東洋
陳德峻藏書鈐



愛的美粉

愛的美粉有玉色如色
健康色白色等七種可
各據本人肌色而選用
則鮮艷嬌嫩各極其美

東方化學工業社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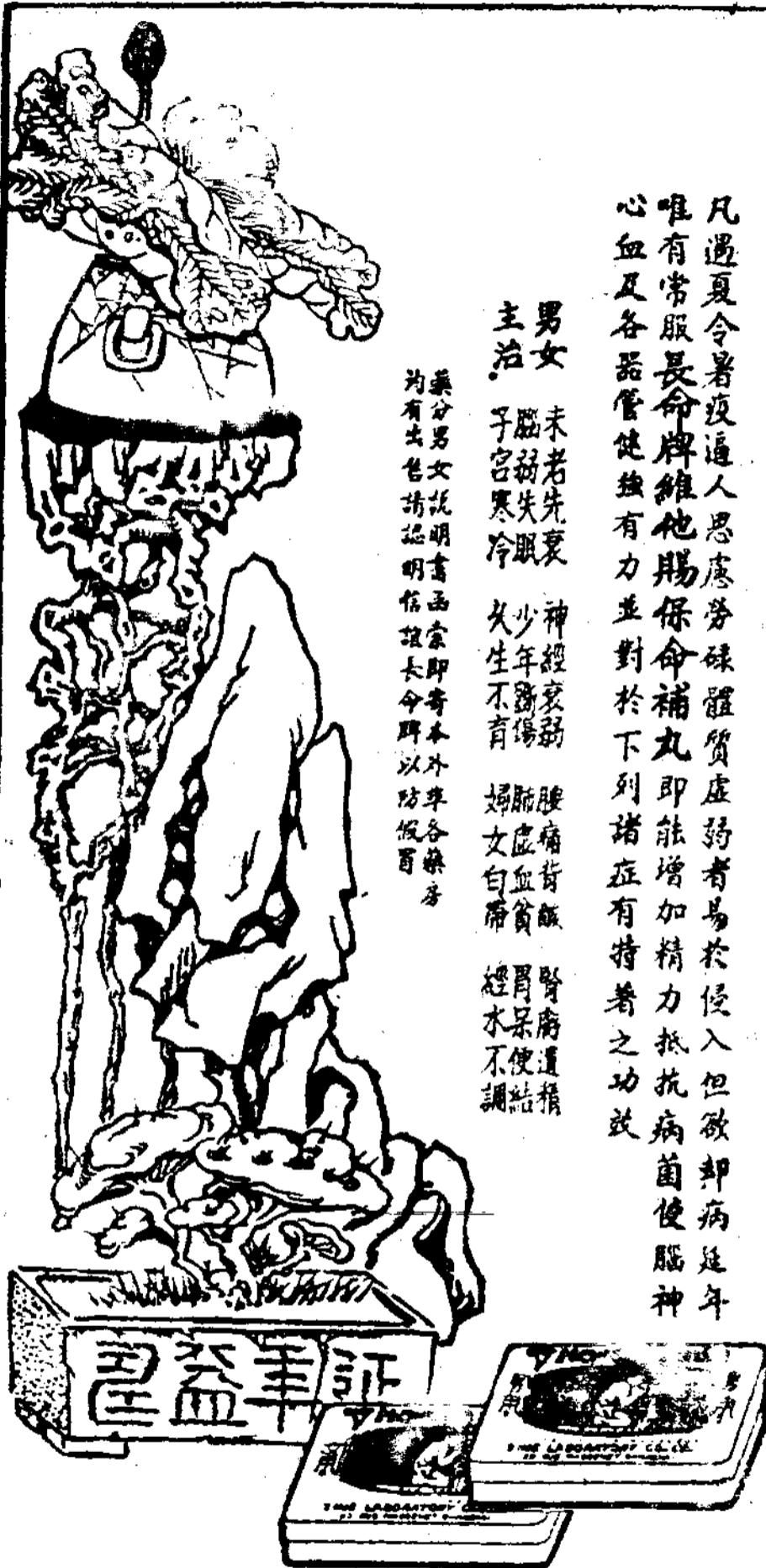


牌維他賜保命 丸補

凡遇夏令暑疫逼人思慮勞碌體質虛弱者易於侵入但欲却病延年
 唯有常服**長命牌維他賜保命補丸**即能增加精力抵抗病菌使腦神
 心血及各器管健強有力並對於下列諸症有持著之功效

男女主治
 未老先衰 神經衰弱 腰痛背酸 腎虧遺精
 腦弱失眠 少年虧傷 肺虛血貧 胃呆便秘
 子宮寒冷 久生不育 婦女白帶 經水不調

藥分男女說明書函索即寄本外埠各藥房
 均有出售請認明信託長命牌以防假冒



信託化學製藥廠特請德國飛博士監製 上海馬斯路廿號

施濟羣主編

金鋼鑽月刊

吳鐵城題



本月份定閱

金鋼鑽月刊

或

金鋼鑽報

有得獎大洋五萬元之希望

本社現為鼓勵讀者興趣並補助國民政府推廣航空公路建設獎券起見凡在本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日止訂閱金鋼鑽報或全年月刊者一律奉贈國民政府第二期航空公路建設獎券一條惟須憑下列得獎優待券方可照送否則無效諸君倘尚未定閱月刊或日報者乘此良機速即定閱如自己已經定閱則請轉送貴友或兼定日報一份希冀甚大幸弗交臂失之

得獎優待券

自十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日止凡持此券向上海世界銀行訂閱月刊或金鋼鑽報全年者除照優待價格外並贈國民政府

金鋼鑽月刊社謹贈

府第二期航空公路建設獎券一條以示優待無券恕不奉贈

金鋼鑽月刊社謹贈

定閱者請將姓名填明一併寄交與銀行或世界銀行及航空獎券處一須附掛號回費洋八分

定閱者姓名	定期數	寄書地址	附繳費
	第二年第一集至第一年第十二集		洋四元四角郵費 元 角 分
定期	全年		



答覆兩個問題

(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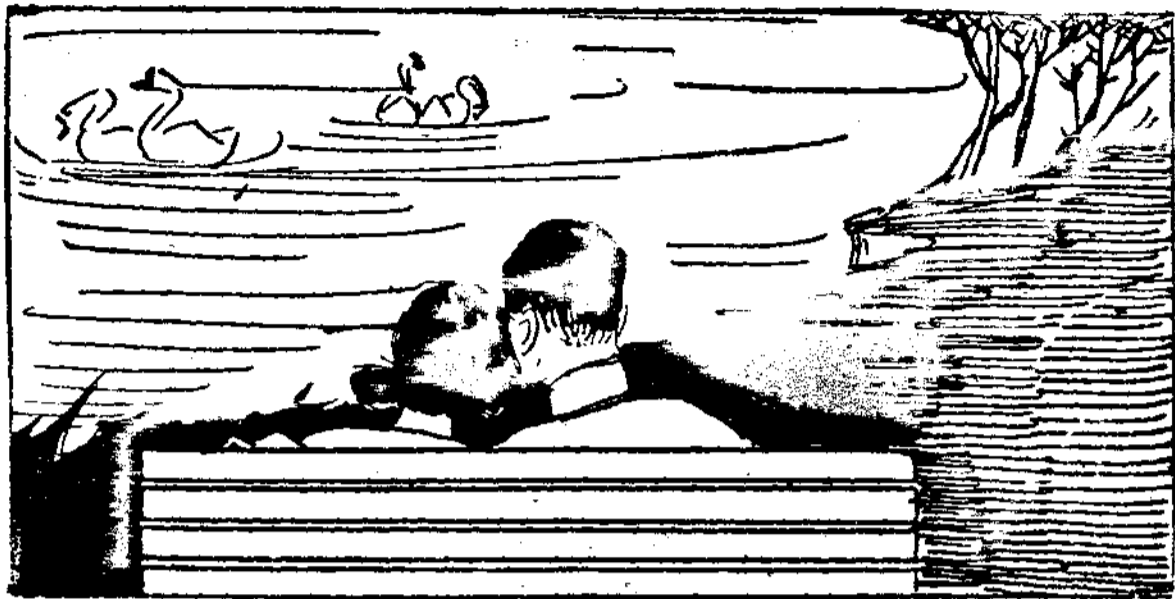
(一) 爲什麼拒絕零售？

本刊原定計劃。只定全年。謝絕零售。而各地讀者紛紛來函責問。何故拒絕零售。致使進益較小而酷愛文藝刊物之讀者。抱向隅之歎。要求改良云云。

按雜誌銷數。最難捉摸。譬如第一期銷一萬。第二期只銷七千。而第三期忽又銷至一萬二千。或則存貨過多。或則銷售一空。而補購者。猶紛至沓來。使出版者有難乎應付之歎。歷來雜誌之不能生存久遠。即緣此故。本刊原議謝絕零售。亦緣此故。現既據各地讀者之要求。准即按期發行零售可矣。

(二) 爲什麼不用插圖？

本刊注重文字。不用插圖。乃有少數讀者。函詢何以不用插圖。按本刊注重文字。則應在文字上盡量搜羅。以饜讀者。若附印妓優風景等照片。實屬無聊之至。故決計不用。本刊文字每期以十五萬字爲標準。決不減少。此即所以酬答諸君愛讀之忱也。



目

次

二

金鋼鑽月刊第二集目次

鑽話

鑽話補

金鋼鑽與濟公

僵先生(一)

今夕齋叢談

(十九則)

賀璞爲婦 太白畫像 舜井老蛟 醫卜奇驗 押街遺風

考舍人頭 木工友愛 劇樓楹聯 劉二大王 泗水泉石 尙志山

長 奇獄兩則 曲水茗市 三大疑惑 名士不羈 嘲禿子詩 盜

嫂食報 聚蛇成塔 秋柳詩意

春江蓮品

僵先生(二)

生春雲樓雜綴

梅吳邨軼詩

阮村八景

饒有仙氣之夢中詩

陳疎公

文公遠

程瞻虛

汪仲賢

趙煥亭

胡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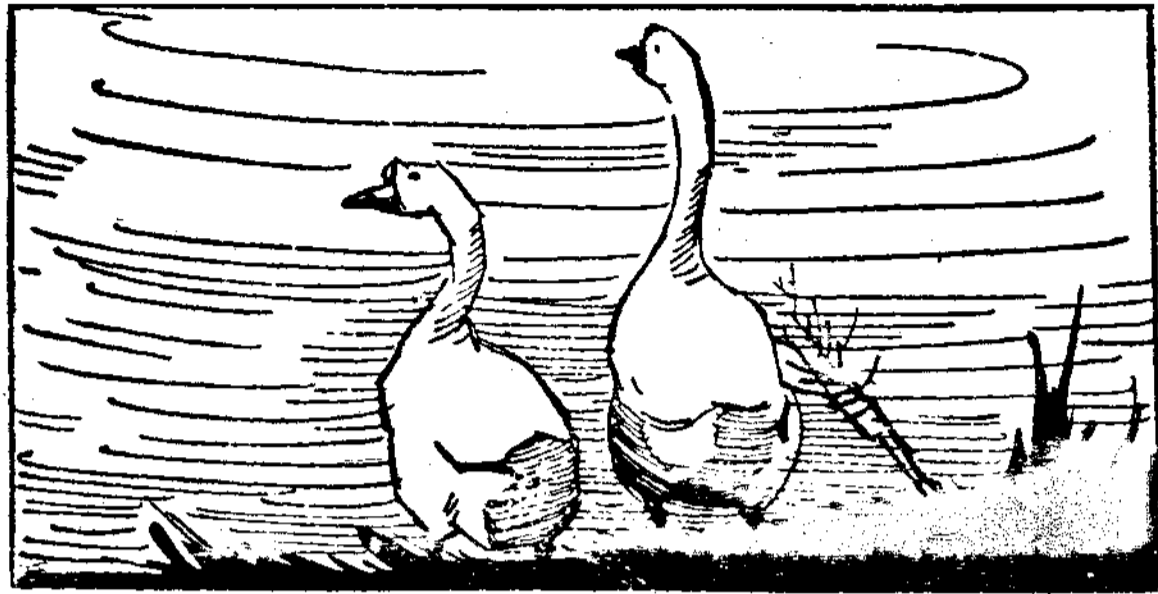
陸士謬

朱大可

李浩然

費隻園

孫淵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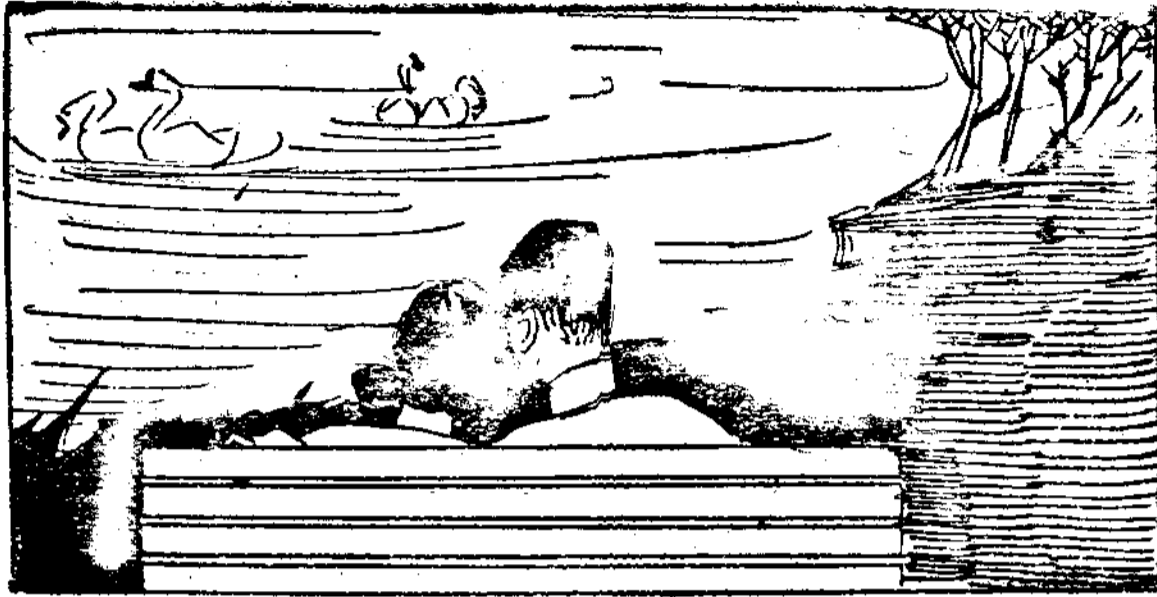


目

溫熱新解	陸士勇
僵先生(三)	汪仲賢
嘗膽慮偶語	程瞻廈
建文失國記	金季鶴
論單鞭	陳志進
劍俠	向愷然
	施濟羣
(二則) 王顯齋 梁海濱	
笑痕	王小逸
記劉喜奎	春水
長背心之發明者	健碧斑紅館主
妄言妄聽	程瞻廈
(五則) 昭慶寺僧 岳州書生 鍊師長怪 透視鏡 陳希夷	
戲改唐詩	韋駝
春臆憶語	彭半蘭
雨中花	程瞻廈
第三回 紅蔷薇羞上老人頭 青葫蘆來訪媼娃面	
第四回 怪郵片癡兒新幸福 破草鞋癡愚拜真神	

次

五



圖

夾

圖

烏託大學男同校寫真……………健碧斑紅館主

(十四則) 序 現行律例 渾號 同宮廟 大選 土皮 全盛時代

之政府 女學生之兩副面孔 女學生之裝束 結婚之練習 帕案

莫朱戀愛之一幕 兩莫本紀 紀大總統巡幸蘇州

剽鼻記……………王受生

新水滸……………耐庵後人

畫師揮淚買鞋記……………惜春生

模特兒展覽會參觀記……………巫山客

酒中三鬼……………仲芳

啼笑因緣之商榷……………陸澹齋

匪窟刑法志……………康子

阿瞞詩解……………朱楓隱

摩登小史……………張恂子

第三回 短榻孤燈魂銷鴛粟 繁弦急管夢熟黃梁

第四回 欣促膝追歡結伴 嗟失足縱博傾家

自來血聖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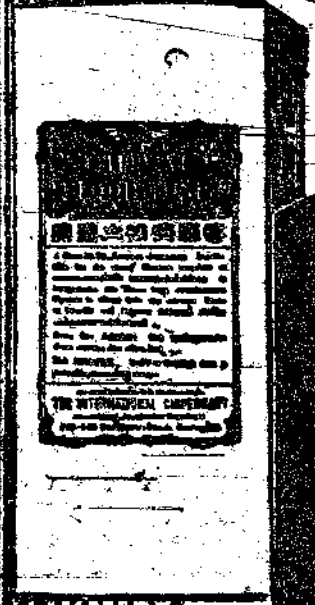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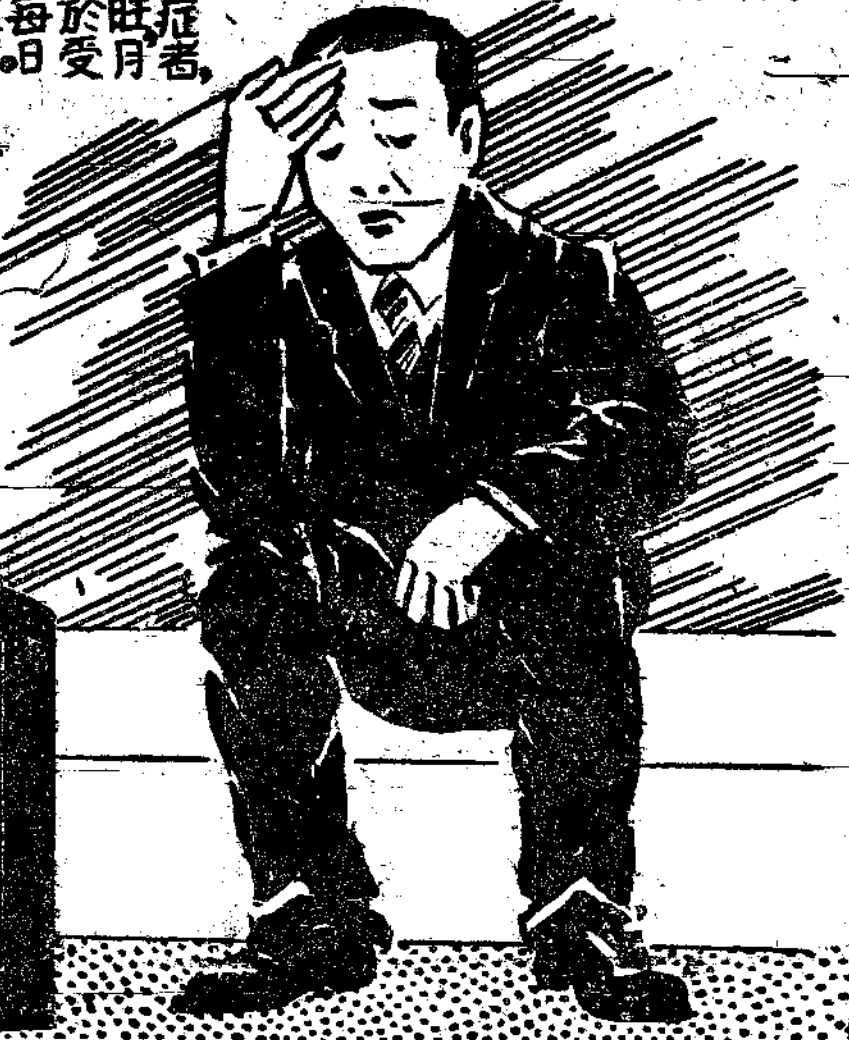
血份虛虧，不僅影響全身健康，力即所患疾病，如脾胃不佳，心神虛弱，失眠頭暈眼花，腎虧精枯，以及一切勞損等，其起端莫不基於血虧之故，是以補血為強身健體，却病療虛之至道。

人造自來血，乃補血品中之至聖，之創業經中西醫師之證明，及社會購服者所公認，故凡患血份不足，面黃肌瘦，並有上述諸症者，以及婦女之血虧，肝旺，月經稀淡，腰痠背痛，艱於受孕，孩童身弱多病者，每日調服，確有不可思議效力。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本外埠分支店均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美容潤膚劑

孩兒面

一經搽用，斑痣盡消，潔
白柔嫩！添上胭脂，脂
量勻淨，姿容何等美麗！
苦心怎不歡喜！

劑補大系經神

艾羅補腦汁

功能寧神安腦，
精補血，調正心機，
養護經絡，培本
，養元，疏通百骸，
服！男婦老幼，四時可



上海中法藥房發行

鑽

(疏公)

鑽報自發刊以來。聲譽鵲起。幾有一紙露佈。萬里風行之概。夫鑽之爲物。瑩光耀彩。是以籍無論中外。人無論老小。富貴至帝皇。貧窮至乞丐。堂堂之偉人。孀孀之嬌娃。以至文人學士。富商大賈。販夫走卒。優伶倡妓。凡屬含氣之倫。莫不聞之而心喜。見之而色動。咸思置備一事。以爲飾御之具。誠矣哉。鑽之可貴也。今報以鑽名。此所以得邀世人之愛閱快覽。亟爲歡喜讚嘆。而有此寶至名歸之績效歟。民國廿二年秋。主事者復有月刊之輯。是不可以不頌。爰將平昔所得鑽之珍聞軼事。拉雜記錄。卽以爲祝詞焉。

現世界最大之金鋼鑽。當以英皇禮冠上所御者爲首。此鑽方廣一寸二分半。光彩晶瑩。更無待論。係英女皇維多利亞御極時。印度人民所進奉者。同時呈進者。本有二枚。其一稍小。方廣約九分餘。因前俄皇三與英皇室爲至戚。維多利亞遂贈與俄皇。俄皇亦

用爲皇冠之結。均非大典禮時不御。當時英俄二皇。嘗以此驕歐洲列國之主。昔李文忠往賀俄前皇尼古拉二世加冠時。尼古拉曾御此宴。見文忠。世人視爲莫大之榮。今者英皇所有。雖仍完在。而俄則於赤黨革命之際。俄皇一家十三口。均被害於西比利亞。

某村落小樓之上。此希世奇珍。不知流落何處矣。鑽以印度爲首產。印度爲英之殖民地。故英人多擁。有巨量之鑽。而皇室中所藏爲尤富。昔女皇維多利亞生前。因其爲政清明而慈愛。故凡英之官吏人民。其由印度歸者。多攜一二鑽石。進之於皇。皇之生日。其僑印英人。及印度政府。亦遴選巨鑽。以充賀禮。皇享國最久。歷次所收。幾有滿筐滿篋之概。乃悉以之飾於大禮裙之上。其裙拽地幾十丈。而璀璨晶瑩者。則皆是也。歐洲婦人。當宴會之際。多御長裙。轉側週翔。極感不便。例有童子二人。或四人。或八人。爲之東西而輾轉之。今女皇之裙。長既逾恆。飾鑽又多。重量倍徙。輾轉更難。因雇童子六十四人。隨而爲提攜。捧負。張丈讓三。隨薛福成使英時。曾一見之。詫爲奇觀。遺精於估計者云。其一裙飾鑽之值。較倫敦全市之財產。尤爲過之。嘻。可謂豪矣。李文忠周聘列國。其據

聞軼事。已多見於載冊。當其在歐時。見各國貴族大臣。於鑽皆多重視。乃亦欲購一巨鑽。以爲帽正之用。歐之業珠寶者。乃皆紛紛呈進。情願廉價成交。算博一中國大偉人。曾向購買鑽飾之名。以爲極大之榮幸。絕好之廣告。不意價皆在二三十萬以下。不適文忠意。文忠初非以此爲美觀。蓋欲使拜金主義之碧眼兒。知中國人一帽飾之微。雖二三十萬。猶不值一顧。以示中國之豐博。而當時歐人。竟因此而大驚。此老見解。真特別者。後在美。始購得其一。價八十五萬元。係英商於文忠離歐後。在印度覓得。由倫敦追縱往售者。於此足見歐西人作事之精神矣。或謂其爲英政府贈與。或謂其價係美政府所出。余嘗以詢諸文忠後人。亦不能具答焉。此外余在日本時。於帝國劇場中。曾見日本富翁大倉喜八郎之子喜七郎之夫人。於腰帶上。飾一鑽。亦

尙巨。電燈熄後。能反射作光。黑暗之中。見有閃閃之
光之處。卽知喜七郎夫人之在是矣。一時日人。播爲
美談。又清光緒丁未戊申之交。余方徵聲色於春申
江上。時同游者。有一李某。年方二十。父死。遺資十餘
萬。某乃以其產之七。盡購鑽石。飾諸馬車。韁勒之間。
纍纍皆是。每當愚園游畢歸來。穿白克路。過跑馬廳。
通南京路。至望平街。斜陽掩映。迴光反照於李某馬
車之上。閃閃作光。耀人眼簾。當時滬上人士。亦多指
而目之。忽忽二十年。迴首前塵。彼李某者。不知今作
何狀矣。

以上或係耳聞。或爲目擊。信而有徵。斑斑可考。以鑽
言鑽。亦可謂之珍聞矣。惟願鑽報與月刊從此之榮
譽。或與英帝冠上之鑽。爭其光輝。或與女皇裙邊之
鑽。較其璀璨。斯則鄙人之所深禱者也。

鑽話補

(少公達)

金鋼鑽之爲物。出自晚近。於中國載籍。固無所
攷也。雖然。有一小小典實焉。王湘綺釋尙書於
禹貢之瑤琳琅玕。謂瑤卽今之金鋼鑽云云。王
於經學本非專門。此說尤羌無佐證。然固不得
不存備一說也。

金鋼鑽價品頗多。聞作僞亦非易易。蓋製造時
需用極高熱力。用電既多。成本自鉅。而出爐後。
須於最短時間使之冷卻。手續亦頗困難也。又
僞金剛鑽。照各國通例。皆應標明人造字樣。然
雖經標明。而稅關多仍照眞者估值抽稅。出品
者與之辨難。關吏則曰。評判眞僞價值。此購主
事耳。吾烏能爲此瑣瑣。於是而僞金鋼鑽之出
品者苦矣。

觀於上述。知金鋼鑽之不易僞爲。而眞者乃彌
足貴。金鋼鑽報出版多年。磨而不磷。今又有月
刊之輯。是出版界中之眞金鋼鑽也。

金鋼鑽與濟公

(瞻盧)

聽范玉成說濟公傳。濟公游戲三昧。在破直綴裏摸出幾個白盆。一夕變成了金鋼鑽。贏得人人奇怪。都喚他。破直綴鑽客人。那位濟公的神通。總算是廣大的了。然而這位濟公的神通。益發來得廣大。這位濟公是誰。不是靈隱寺的出家和尚濟公。卻是上海的在家和尚濟公。他頑的金鋼鑽。不是破直綴裏白盆變的。卻是破筆頭上墨水變的。祇須揮灑墨水。口中喃喃有詞。說也奇怪。便變成了粒粒金光燦爛的金鋼鑽。人家見了。都說金鋼鑽。金鋼鑽。誰也不說是墨水變的。而且在家和尚頑的金鋼鑽。比着出家和尚頑的金鋼鑽。益發顛撲不破。巧妙無窮。爲什麼呢。出家和尚頑的金鋼鑽。只經得一時半刻。依舊回復原形。變了破直綴裏的白盆。在家和尚頑的金鋼鑽。滿了十年。依舊是金鋼鑽。卻不曾回復原形。變了破筆頭上的墨水。倘使兩位濟公一起兒鬪法。我想出家和尚一定鬪不過在家和尚。果然神過廣大。在家和尚的神通。可稱廣之又廣大。大之又大。若不是廣之又廣大。大之又大。怎麼墨水變的金鋼鑽。經了十年。非但不回復原形。而且益發光明燦爛呢。卽說偈曰。

一點墨水一粒金鋼鑽。經了十年。翻頭益發好看。取之無禁。用之不完。濟公濟公。花樣多端。明明是假金鋼鑽。人家都道是真金鋼鑽。濟公弄的頑意兒。西洋鏡永遠不會拆穿。南無金鋼王菩薩。摩訶薩。



僵先生



(賢仲汪)

僵先生
打開僵
局

老

虎窠門口掛起一盞一枝燭光的燈籠。這雖不是黑漆皮製的東西。但因隔年(或許不止一年)的緣故。燈籠上的字已模糊得無法辨認。每逢夏季。老虎窠老板便從閣樓上將這件古董翻出來掛在門口。又在烟囪背後爬開些煤堆。騰出些地位來。天氣熱了。床上的綿被已用不着。老板娘便將裏子拆下來。利用他做成一個幔幕。張在烟囪傍邊。如果是白色的單被。泡水的人看見了也許要嚇得一跳。還疑是老板發急痧翹了辮子呢。一陣風起。吹開了布幔。隱約看見幕後陳列着兩三個粗製的木盆。才把膽小朋友的疑團解了。

他

們不必登什麼廣告。也不必在門口標明顯著的招牌字貼。大家只要擡頭看見燈籠。窠後望見布幔。就會知道這是個廉價的平民浴室。到了傍晚時份。就有許多勢力的朋友。鑽進布幔裏去刮垢滌污。三十年前的代價是每位制錢七文。今年已漲到每位銅元十二枚。

了。
大

熱天需要沐浴的確與吃飯拉矢睡眠喝水一般重要。我們坐在黃包車上。逆風吹過來。聞着車夫身上發出醋溜魚般的酸味。便覺得非常不快。最好是教車夫拉一趟車洗一回澡。才不會引起乘客的厭惡。其實不但車夫如此。就是住在亭子間裏的長衫先生。對於夏天的汗酸臭。也成了嚴重的問題。他們也知道上海市裏設着好幾千家考究的浴室。無奈進去恣一次浴。就要損失他大半天的工資。究竟肚皮餓比汗酸臭還要難熬。只得忍受了肥工。畢回家。房裏像蒸籠一樣。二房東家

裏的紅漆浴盆。雖倚靠在樓梯傍休息着。但房客是無權借用的。蒸得他無可奈何的時候。也就顧不得身份。挾了一套短衫褲。出門去請教附近的老虎湯了。

這

位長衫先生。並不是單身漢。他的房裏還養着一個家眷。和兩個不到十歲的女兒。亭子間嫂嫂。就是他家眷的芳名。中國婦女除了夏季。便終年不浴。亭子間嫂嫂的床底下。備着一個直徑不滿二尺的下身腳盆。她守「官客」不在房裏的時候。便去泡了一壺熱水。關緊了門窗。騰空了地位。才能將腳盆拖出來。先同兩個孩子像殺豬般洗過了。

然後自己像坐馬桶似的坐在盆沿上。她過的是烏籠式的生活。她的洗澡也要模仿着籠鳥的方法。蘸一點盆水起來塗在身上。又要留心着。不能將浴水潑翻在樓板上。因為樓下竈披裏住着一個甯波媽媽。潑了一點茶脚到她身上去。尚且要翻起了白眼。大罵其「仰希鸞苞」。何況是女人用過的下身水。這位長衫先生同居的人都尊稱他為「僵先生」。其他的男同居都互稱「王家裏」、「李家裏」。向來不肯以先生的頭銜亂加在別人頭上。他獲得此項尊稱的由來。因為他每天出門必須穿着長衫。並且他的職業地位比滿屋子的

男女都高些。原來他是一位教書先生。其實他姓的是弓長張。或許是草頭蔣。到了甯波人嘴裏便會變成直僵僵的僵。後來大家叫順了嘴。連三層閣樓上的蘇州人也叫他僵先生了。

僵

先生住的是一樓一底的二層樓石庫門房子。二房東精於算計。在原有的房屋以外。他能添出三個大房間出來。他自己一家四口。住在三層閣樓上。他的閣樓搭得很是軒敞。上面開了一排老虎天窗。倒也冬暖夏涼。合家的屋子。要算他最舒服。地位也佔得最大。不道壓在他下面的前後樓兩間正室。却不必

長人常樹德到來。幾乎就要碰頭了。還有兩間房。都是二房東新開的。一面二層閣樓裏面住着一位郭家裏和他的閣樓。一間三層樓亭子。是

露台改造的。裏面也住着一個五口之家。一幢房子。連二房東在內。共計住了八個家庭。為便於認識起見。索性列一張表格出來吧。

戶名	住址	人口	職業
二房東	三層閣樓	四	房東
邵家裏	前樓	四	西崽
丁家裏	後樓	五	外國銅匠
僵先生	亭子間	四	教員
郭家裏	二層閣樓	二	汽車夫
阿二伯伯	三層亭子	五	電燈司務
下頭嫂嫂	樓下後房	六	紗廠女工
灶披嫂嫂	灶披	三	推拿小兒科兼念經

他

們這一個門口裏。除却房東老夫婦和六七歲以下的小孩子以外。可算是沒有一個吃閒飯的。西崽的兒子帶出去做小西崽。老婆抱了小兒子去包香烟。銅匠沒有家眷。兄弟徒弟都是小銅匠。汽車夫的女人能織絲襪。電燈匠的兒子是小電燈匠。老婆能做綢的燈罩。下頭嫂嫂是寡居。妹子女兒都能入廠作工。灶披裏兩個小姑娘都能念經糊紙錠。惟有僵先生的亭子間嫂嫂。只會養兒子。連煮飯洗衣服還是跟了僵先生到上海來了。以後才學會的。

房

東把前天井擴充做了客堂。各家的廚房都設在夾街裏。

每家只限一個風爐的地位。就是這樣已經擁擠不開。亭子樓嫂嫂不願與他們擠在一起。不是特別提早。便是故意落後。據房東太太說。她不是怕擠。是怕別人問她。爲什麼天天吃清燉臭豆腐干。那一天。寒暑表正熱到一百零五度。僵先生的亭子樓經過下午的西曬。熱得像蒸籠一樣。他脫了長衫出去。洗了一個老虎湯的澡。見老婆還沒有回來。他便端了一張兒子坐的小竹交椅。從後門掩出去。避過了房東的視線。揀一個人少的暗處坐着。候他的老婆回家。

街

堂裏的人。却像棕櫚裏的臭蟲。被澆過火油了。窠內萬難。

容身迫不得已。只好鑽到外面來活動。平常街內住戶雖多。關閉在一家。家石庫門裏。好像是魔術家壓在夾層帽子底下的萬國旗等東西。現在被炎熱所驅。居民在街裏路傍擺開了散兵線。便像魔術家變出戲法來了。旗幟。紙條。玩具。雞蛋……積了幾大堆。誰也不敢相信這小小的帽子裏竟能裝得下這許多撈什子。

忽

忽然一連亮了幾個閃電。拳頭大的雨點隨着射下來。弄裏的人搶了交椅。捲了蓆子。抱頭鼠竄而奔。一霎時街堂中的熱鬧一掃而光。這個還原的戲法。却比魔術家的手法快得多。僵先生也在這一霎

那中被迫得『回轅大吉』

爸

爸晚飯呢。『僵先生的女兒阿大在黑暗的亭子間裏這樣喚了一聲。嚇得僵先生一跳。厲聲問道。』『剛才你鑽在那裏。我回來怎麼不看見你。』

阿

大果哭出來的聲音答道。『我在馬路上看媽媽。媽媽說的到舅舅家去了回來。下麵給我吃。這時候還回不來。肚子裏咕嚕嚕的叫了。』

僵

先生開了電燈。哄着孩子道。『等雨住了。我去買一碗湯麵。同你合吃。我身邊還有兩角錢呢。你不要吵。望着天。望他早些晴。』

阿

大果然呆瞪瞪的望着窗上的玻璃。忽見窗縫裏的雨水像瀑布般挂下來。僵先生連忙取一塊抹布去搶救。床上已溼了一大塊。雨水還像決堤般湧進來。把他心愛的書籍都打溼了。他急得沒有辦法。便抓過一堆衣服來堵塞了決口。代替着吸墨水紙的作用。且喜圍過眼前。瀑布暫時停止流動。避免了房裏的水災。

僵

先生哄住了小孩子。救了房裏的水患。正在欣然自得。忽見房東太太凸出了大肚子。拿了一柄芭蕉扇拍着大肩膀。拖一雙皮鞋。拍搭拍搭的響到亭子間門口。站

房

什脚問道。『噲。房錢今天終該有了吧。』僵先生急忙答道。『有有有。今天准有。等我女人回來。她到孩子的舅舅家籌款去了。』

房

東太太緊蹙着雙眉說道。『你是穿長衫的體面人。說出話。牙齒好當階沿石用。怎麼老是今朝三明朝四的推託。一句都不能作準。你們可以推託不付。我們的大房錢。捐錢。電燈錢。却一天也不能耽擱。那怕當當也只能當給人家呵。』僵先生笑道。『可惜我沒有東西好當。否則我也早已當了給你。』

東太太哼哼冷笑道。『這是你不要客氣。海龍王身邊還

少了寶嗎。你的嫂嫂常對人說。『我們祖上是世代做官的。我們家裏的柴房比這條街堂還長咧。』她心裏瞧不起我們。所以我們三缺一請她搓麻將。她都搭架子不肯來。情願自己一個人躲在房裏打五關。真是氣數。」

僵 先生不覺失笑道。『她打麻將真是不大會的。請你千萬不生她的氣。』

房 東太太把嘴一拔道。『會打五關的人不會打麻將。世界上有這種道理嗎。就是不大會。難道我們幾個人還會抬她的轎子嗎。真是笑話奇談咧。』

僵 先生聽她說得又好氣又好笑。因為欠了她房錢。不得不敷衍着她。賠了笑臉說道。『明天我有工夫。我來陪你們痛痛快快的打一天麻將。教我女人在傍邊坐着。這一來總能消你的氣了吧。』

房 東太太又像抓着了理性似地。將蒲扇對着僵先生的臉。用手掌一拍道。『哦。你們房錢欠人三個月。橫說沒有錢。豎說沒有錢。打麻將就有錢了嗎。』

爸 天晴了。肚子裏咕嚕嚕的叫個不停。『阿大眼睛裏含着無窮希望。對父親望着。意思是說你剛纔許的吃湯麵。可以實行了。』

房 東太太道。『小孩子肚皮裏叫。去買一皮包硝磺。消一消就好。大概是吃壞了。』

僵 先生一看窗外。雨果然住了。推說出去乘涼。換了一雙套鞋。抱了孩子下樓。房東太太代他關了電燈。嘴裏又咕嚕着。說他是沒屁股人。

僵 先生抱了兒子到附近炒麵店裏去吃了一盆炒年糕。炒年糕與炒麵一樣的價錢。盆子也一般大。但是年糕比麵充飽的力量要大二倍。譬如吃過了炒麵。兩點鐘以後便覺腹飢。如果改吃年糕。須四小時後始覺得餓。這是僵先生試驗過

多次獲得的經驗。

僵

先生在學堂當教員。每月的薪俸是大洋二十元。這幾天尚在暑假期中。無課可上。無功不受祿。當然無薪可支。不過一家四口的腸胃不肯歇夏。天氣雖熱。照樣要天天進貨。房東也不肯因暑期而減收半價。僵先生的經濟因此大告拮据。自己又無其他副業。窮迫得沒有法子。只好哀求女人去向她的哥哥借錢。她的哥哥是一個實業家。她在嫂子面前不便開口。等到晚上哥哥方始歸家。她歎了許多苦境。結果非但借不到錢。反受了一頓搶白。她哥哥埋怨的話也說得很有情理。他說：「

你丈夫家裏不是沒有飯吃的人。家鄉地方也有不少山田。只要耐苦些。回家去開墾。放十年八年工夫下去。不難成一個富翁。怎奈你們祇貪着眼前的安樂。定要擠到這人浮於事的都市裏來。弄得窮到這步田地。常常來求別人的幫助。一個人須要有自立的精神。求人是不中用的。我今天即使借了錢給你。也只能救你們的急。不能救你們的窮。若是你來一次。我借一次給你。養成了你們的倚賴性。反而害了你們咧。所以我有錢也不願意借給你們。」

僵

太太道：「有錢的人不知道無錢的苦處。你說得容易。教

我們忍十年八年的苦去開墾。這是遠水救不得近火的事。請教這十年八年之內的生活費打那裏來。何況他家的山田是族中的公產。他家又是一個大族。子孫極多。等我們費盡了心機。墾出利益來了。他們便都來爭權奪利。坐享幸福。所以我們甯可到外鄉來糊口。不願回去替同族人做牛馬。」

她

的哥哥聽了笑道：「自家同族的人都存了這種心思。怪不得你們要窮。你回去同老僵說。教他把山田賣給我。由我來開墾。你們看我發財罷。」說着。皮笑肉不笑的哼了一聲。

僵

太太又歎了一口氣道：「他要有這個權柄，還等你說。早十年頭裏就賣掉了。前年偷賣了三間平房，已經被族人罵得個泰山不下土，定要打死他。嚇得他到現在還不敢回鄉去。他家的族中人真不好對付。尤其是一班十多歲的晚輩，恁什麼也不懂，偏會胡鬧。」

她

哥哥鼻子裏一哼道：「他們這一家，祇有讓共產黨去收拾他們。你瞧着罷。將來一齊充公。自己人一個大錢也拿不到手。到了那個時候，大家喚哎呀就來不及了。」

僵

太太聽他的話越說越遠，借錢是毫無指望。聽他的口氣，

祇在想得僵家的山田。她既無權，願問這種大事，也就不必和他多費唇舌。要想抱了孩子告辭回家，天又下着大雨，只得留在他家吃了一頓晚飯，等雨住了，才僱了一輛黃包車回家。

她

白費了四毛車錢，裝滿了一肚子悶氣還家。跨進門口，正遇見房東太太與邵家裏下頭嫂嫂，二層閣嫂嫂等，在客堂裏打麻將。傍邊還圍了七八九十個看賭的人。她溜上樓梯，房東太太並未看見，却被快嘴的小姑娘報了一個信。

僵

先生治愈了孩子肚皮叫的毛病，回到家裏，站定了看他

們打牌。被房東一眼瞧見，叫道：「噲，亭子間嫂嫂回來了。阿媛，你跟僵先生上去拿房錢罷。我正缺少本錢呢。」

不

「必。我替你送下來好了。」僵先生說罷，提了孩子三脚兩

步趕上樓梯。在房門上篤篤敲了兩下。她拔門開門，但見她穿着一件緊身馬甲，緊蹙雙眉，指着一堆溼漉漉的衣服問道：「這是誰做的事？」

僵

先生把剛才下大雨，屋裏漏水，不得不拿衣服救急的話說了一遍。僵太太哭喪着臉說：「我身上穿出去的一件旗袍，被汗溼透了。回來想換一件，你把我的衣服都

弄溼了。教我拿什麼換上去呢。我難得出去一趟。家裏就鬧了亂子。你比死人多一口氣罷了。」

僵

先生賠了笑臉說道：「這種天氣一吹就乾了。何必爲這

一點小事。生這大的氣呢。那老太婆催死了。先把房錢付一兩個月給她再說罷。」

僵

太太僵着臉說道：「天上沒有掉下來。地下沒有長出來。

什麼地方來的錢啊。」

僵

先生還以爲她已經借到了錢。故意與人尋開心。笑着說

道：「好人。你別說笑吧。讓我送了下去。免得她到房裏來多嚙麻。」

僵

太太垮直了臉說：「我哥哥他說啦。做人要求自立。求人是靠不住的。他借錢給我們。反而害了我們。他有了錢。甯可賑濟災民。甯可去喂狗。也不願意借給我們。」

僵

先生勃然大怒道：「這是你哥哥對同胞妹妹說的話嗎。竟直放他媽的狗臭屁。」

僵

太太一碰床沿的道：「我死去的媽媽沒有踹着你的尾巴。你得罪他老人家幹什麼。」

僵

先生氣咻咻的說：「你是下午一點鐘出去的人。借不到錢。早就該回來了。賴在他家裏幹什麼。我知道。你是回家怕麻煩。要愁晚

飯。要替孩子洗澡。要聽房東的閒話。

屋子裏又熱。你躲在人家多舒服。電

風扇底下坐。西瓜開開。汽水喝喝。

笑話談談。留聲機聽聽。那裏還想到

家裏的事。我替你看護了半天孩子。

料理了一頓晚飯。救護了一場大水

災。擋了房東的債戶。家裏整頓得七

舒八齊的。靜等你回府來寫寫意意

的睡覺。我的責任也算盡夠了。還要

聽你的嘮叨。我想想太冤了。」

僵

太太也不甘示弱道：「你盡了些什麼責任。家裏的生活

費用。應當是男人負責的。你坐在家

裏乘涼。這麼大熱天。倒教我女流之

輩。出去借錢來給你化。我真替你有

些慚愧。」

僵

先生道：「你借到了錢回來。我受你幾句氣話。也還值得。」

你一個大錢沒有。一雙空手回家。還要給氣我受。我是一個人。不過窮些罷了。出去受些外人的氣。回到家裏。還要受老婆的氣。」

僵

太太道：「你不會不受氣嗎。洋錢上又沒有拴着老虎。你不會去掙嗎。我看你只會出門欺侮。叫化子。回家欺侮大娘子。別的本領一點沒有。」

僵

先生道：「我不會搶。不會偷。不會騙。又不會販雅片烟土。又忍不住氣當王八……」

僵先生

僵

太太跳起來道：「誰讓你當王八啦。誰讓你當王八啦。你想當王八是不是容易。不過祇能讓你當一回整個兒的大王八。我却不會教你當零零碎碎的小王八。你愛當王八。趁早說。再遲幾年就當不成了。」

僵先生也怒道：「哦。原來你早存了這條心了。好。咱們把帳算一算清楚。明天就分家吧。你走你的青雲路。我走我的陽關道。本來兩口子窮。湊合也湊合不出名堂來。還是各投生路吧。」

僵

先生和僵太太兩口子越說越僵。不多一會工夫。便跳脚拍手的。對罵起來。罵動了火。便把房

一〇

裏的東西拿來出氣。先是僵先生摔掉一個茶杯。僵太太說：「你會摔東西。我不會摔嗎。」

就

把茶壺望地下一掃。一霎時。熟水瓶。洋風爐。鬧鐘。茶碗。碟子。瓦罐……乒乒乓乓。打得個落花流水。兩個小孩子吃了驚嚇。放聲大哭。好像是喊殺助威。僵先生恨他們叫罵得討厭。便在每人頭上拍了兩下。

他

們關緊了房門。爭鬥。樓下人聲嘈雜。牌響劈拍。起先還不覺得。自從碗盞落地。大家才扯起了耳朵注聽。有幾個女孩子便掩上樓梯去。張在門縫裏看熱鬧。打牌的

房東太太却冷冷的說道：「這是他們做給我看的把戲。今晚的房錢又靠不住了。」

竈

披裏的嬖嬖心思最靜。最不怕熱。兩個女兒都到門口乘

涼去了。她却仍在房裏靜修。樓上由口角而至器皿戰的一齣活劇。她聽得清清楚楚。一把茶壺打破了。冷茶由樓板縫裏流下來。涼颼颼的滴到她的頸子裏。頓時失却了她的鎮靜態度。立刻閃避到房門口。仰起了腦袋。用她很柔和的念經聲調。高聲罵道：「仰希大鸞泡。希匹水柴多多啦。」

嫗

嫗罵了半天。樓上人抱着大無畏精神。不顧一切。只是悶

門。嬖嬖便出去把兩個女兒調了進來。由她率領了奔上樓梯。分開了看熱鬧的同居。咚咚咚在亭子間的房門上擊了三下。嘴裏不住的亂罵。

僵

先生開出門來。見她們母女三個嗷嗷不休。原因却爲了

潑着一點茶脚。便大聲申斥道：「這是人喝的茶。又不是馬桶裏的尿。潑到了一些在身上。何必大驚小怪呢。」

嫗

嫗却堅持着非要他燒過路頭。點過香燭。保還她們三年

太平不可。僵先生存心與她鬧僵。說話之間。難免又得罪了她幾句。那年的嫗嬖火氣却極大。她說：「你觸

了我的霉頭。不燒還我路窮。我也教

你觸觸我的霉頭。」說罷便在褲襠裏撈了一把。提起雞爪般手掌來。拍的一響。僵先生沒有提防。耳光上打個正着。她打過了還加幾句說明道：「這叫做葷巴掌。我是吃長素人。問了葷還覺得罪過撥刺呢。」

嫗

嫗部下的兩個女兒。軍張牙舞爪的向前。也想借此開葷。

嚇得僵先生捧住了兩片面皮。向半裸的太太身後鑽去。嫗見僵先生已被屈服。便喝住了女兒。一路罵出門。像奏着凱歌似地下樓去了。僵先生見樓梯上許多瞧熱鬧的同居。都落開了嘴哈哈笑。却無一個人肯出

來說一句公道話。他氣極了。砰的將房門關閉。惡狠狠的釘着老婆說道。『好。我受這老太婆的欺侮。你在旁邊看冷破。一點不相幫我抵抗。你還像是我的一家人嗎。你簡直太沒有心肝了。』

僵

太太擦着眼淚。抗聲爭辯道。『你是男人。你都不能抵抗。教我女人去抵抗些什麼。你爲什麼不把打小孩子的勇氣去抵抗外頭人呢。』

因

爲她是女流之輩。我要動手去還打她。我就擔錯了。我們是文墨之人。豈能做失理之事。你的地位與我不同。你同她是一樣的女

人。她動手打我的時候。你就應該立刻站出來。幫着我打她兩下。那才可以爭面子回來。並且好教那老太婆不敢小看我們。』

你

自己挨了打。還要拖人下水。教我也挨幾下打嗎。

我

同你是休戚相關的夫妻。我丟醜。你不見得有光榮。你爲了救丈夫。就是挨一頓打。也是應當的。』

你

待我有什麼好處。我要替你挨打。』

兩

口子爲了互資不抵抗問題。又口角起來。房間裏能破壞的物件。已盡行破壞完了。僵先生只

得碰桌子洩氣。一拳下去。恨不得將棹面打一個窟窿。

僵

太太已拿定主意。心想與他徒爭口舌。毫無益處。便躺在床上一任他叫罵。

僵

先生獨自咆哮了一會。也覺得調單乏味。累得他渾身臭汗。一百二十文的老虎湯算是白犧牲了。他痛定思痛。想着了老太婆無端侵入我室。動手就打。我却絕未反抗。世界上的事。難逃公理二字。老太婆像瘋子一樣。與她無理可講。且去報告房東。請同居的人出來主持公道。給她一個相當的懲戒。要還我的面子來。

僵

先生怒冲冲的下樓。圍在麻雀棹上的人都望着他。房東太太冷然說道：『我們這個門口裏一向很太平的。自從你們搬了進來以後。就常常的相罵淘氣。鬧得合家都不安起來。我勸你們夫妻淘裏大。家客客氣氣的過日子。又沒有什麼七世冤仇。何必要鬥狠勁呢。以後你們即使免不了爭吵。也請你們吵得輕些。不要連累鄉鄰。就不會傍生枝節了。』

僵

先生憤然說道：『我是吃了老太婆的巴掌。來請你們主持公道的。怎麼你反而要干涉起我們的家事來了。我們房門以內的事。

就是鬧翻了天。也與你們不相干。』

住

在三層亭子裏的阿二伯伯笑道：『我的床就在你們的頭頂上。你要鬧翻了天。我們一家子從你的天上翻將下來。如何得了呢。』

合

屋子的人都嘻嘻哈哈笑起來。僵先生覺得這一班都是幸災樂禍。毫無心肝的東西。人類的心理如果都像他們一樣。世界上非人吃人。吃到一個不剩為止。於是他又慨然說道：『難道這滿屋子的人。就沒有有一個能替我吃巴掌的說一句公道話嗎。看來你們也見這老太婆害怕嗎。』

開

口老太婆。閉口老太婆。老太婆是你養老我的嗎。老太婆由竈披裏趕出來。又要與僵先生尋釁。僵先生是驚鳥之弓。連忙跳到天井裏躲避。房客們便將老太婆勸了進去。

麻

將市場被擾亂了。房東太太未免有些生氣。將棹子一碰道：『你們這種蛙割亂子筋的事體。把人的頭都鬧大了。誰願意吃飽了自己的白米飯。來管你們這些亂毛帳。我有空房子。不怕招不到房客。你們有錢。不怕沒租處房屋。算清了房錢。滾你的清胖蛋吧。免得你們鬧出人命來。』

同

掉打牌的人見房東發了脾氣也就趁此機會罵幾句太

平山門。

原

來僵先生在責問老婆的時候。灶披嬾嬾已先到樓下做

過一番宣傳工作。大家都偏向着她。僵先生就大吃其虧。他覺得此處毫無公道。與這般無知識的東西。爭不出曲直來。聽得房東要趕他搬場。他也立刻表示不願住在這野蠻人堆裏。明天就去看房子。實行喬遷之喜。

僵

先生回到樓上。想與老婆商量搬場問題。誰知僵太太已

帶了兩個孩子由後門溜了出去。檢點一下東西。她與孩子的衣服都帶走了。

明

天。他怕被同居恥笑。不敢將僵太太失蹤的消息公佈。把

房裏刮餘的衣物。拿出去當了二十塊錢。付清三個月房租。尚餘兩大元。僱了二輛黃包車。連人帶馬。和一切破舊家具。一齊裝在車上。頭也不回竟自去了。龜披嬾嬾等他出門的時

候。在大門口倒豎一把大掃帚。又被費了他兩口唾沫。被除她昨夜的不祥。

星期後。僵先生在學堂裏接到一封律師信。僵太太要與

他離婚。他無條件的答應了。簽約以後。如釋重負。僵先生從此打開僵局。每月的生活不像以前那樣捉襟見肘。他常對同事們得意地說：「有室萬事左。無家一身輕。」（完）

今夕齋叢談

玉田趙煥亭著

賀璞如婦

光緒中浙人賀璞如名璠以名進士聽鼓稷門。洒然有名士風。賀故善薛稷書體。以瘦金書便面。置紙店中人爭購之。其夫人某氏。尤有管仲姬之風。習靈飛經書。小楷精絕。並擅繪事。於是夫婦才名一時噪於歷下。中丞某乃委賀於撫署文案處。未幾。歷任煩劇。頗著能名。然賀固恂恂書生。文事外無他長。其所以著能吏名者。皆其夫人力。簿書錢穀諸政。以及詞訟等事。皆夫人總持之。賀但坐嘯畫諾。或抽暇於閨中效畫眉韻事而已。蓋夫人不但豐於才。且豐於色。一顰一笑。薄怒嬌噴。皆能令賀五體投地。伏俯依。其僕婦輩。傳其閨中瑣事。絕可笑。謂夫人有潔癖。每晚

料理公事畢。必就浴。是時六曲屏邊。九華帳畔。銀缸低照。貌篆微升。有一人科頭著幘。侍立唯謹。則賀也。夫人則徐徐挽嬾髻。解羅襦。命賀注湯拂巾。一切瑣瑣畢。則半褻窮袴。約束蓮鉤。復絮絮詢賀以一日之公務。或口授機宜。賀則唯唯。扶夫人就浴訖。復執婢子之役。搨搨浴具。及至背燈低幃。夫人或喃喃細語。人以爲或伸繾綣。將酬夫子之勞也。既細聆之。夫人則暢談申韓之術。誨夫子以折獄之法。其間或雜以一二聲嬌喘細細。則以賀能心領神會。故夫人見喜。賜以顏色云。自是賀有季常之懼。不惟聞於同官。且聞於上憲。然夫人雖多才。亦多放誕。未幾賀之官聲爲之狼藉。後卒以夫人高坐公堂。代夫子理刑。中丞怒。

賀遂落職以去。卒困死。夫人垂老猶寓稷門。以繪事自給。人有見其挾畫軸坐獨輪車。徜徉街坊者。青裙白髮。猶有林下風致云。

太白畫像

濟甯有太白樓。勝地也。近臨運河。崇構特起。樓中有太白畫像。作笠屐裝。風儀整峻。飄飄然別具遠韻。相傳此樓當兵亂時。曾燬於火。後有蜀人楊崇德者。來爲州牧。風雅士也。乃捐廉就遺基而新之。舊固無像。楊乃召畫工。授以己意。命爲之。衆工殫思竭技。像旣成。均不當楊意。一日有書生來謁。固落第之秋風客。以蹇驢負書卷笠屐。卽繫於近署之旅舍。書生談次名雋。楊洒然異之。及去。楊忽思之。乃微服訪之於旅舍。適值書生笠屐將行。楊忽若有所觸。急召畫工。貌書生以作太白像。旣成。張之樓中。賓客之來覘者。無不歎喜讚歎。謂騎鯨仙客。去人未遠。光緒中。予遊濟甯。訪所謂太白像者。則已爲某牧攫去。易以宮錦袍烏紗。

帽之太白。復頰其頰作醉酒狀。乍望之。乃似多酒之天官。賜福。可謂煞風景矣。然壁上石鐫某牧所題詩。亦殊不惡。不知其何以作此俗不可耐事。其詩云。放掉來尋太白樓。鄉心客思兩悠悠。舉杯西望峨眉月。某牧亦蜀人。同是天涯一段愁。且傍南池。杜甫遺迹。繫客舟。任城聊復小勾留。登樓未有驚人句。辜負諸君載酒遊。

舜井老蛟

濟南城中。有舜井街。地當衝衢。人烟輻輳。而圓通傍。乃有地一區。圍以柵欄。其中有石井一。日夕汲者不絕。至途爲泥滯。井傍復植有石標。高兩丈許。狀如華表。深刻舜井兩字。石標足復繫有鐵鎖。下埋於地。謂舜所浚井卽此處。予數過其地。初以古人爭墩之積習。不過附會古迹。後乃知爲佛公倫以鎮壓術索繫老蛟者。事甚怪異。蓋康熙中。佛公出撫山東。爲政之暇。頗耽道術。一日。忽吏奔報滿城泉溢不可止。而舜井水尤如噴注。公急率人往覘之。則街衢

四達已成巨浸。而水聲怒鼓。形如白練上屬者。則舜井之
隘水也。公方愕然。忽一道士來。笑謂公曰。此城當陷爲湖。
然今非其時。吾當爲公止之。言次。向井喃喃咒數語。則水
勢頓落。而城中泉水之溢者。亦復其舊。公驚視道士。狀殊
古怪。面似削瓜。身如繡繡。巨目虬髯。目光若碧燐。閃爍可
怖。詢其來歷。自言爲靈岩（山名。屬長清縣。有醴洞。散花
崖。石林谷諸勝。）鍊氣士。因慕公道術。特來一接清談耳。
公命之入署。談次。玄遠多妙解。多公所未悉。公始而驚歎。
繼而思曰。是得勿有類於老狐之講張茂先乎。公固藏有
古鏡。能照異物。使人於屏後潛窺之。則赫然老蛟也。於是
公悟舜井卽其窟穴。乃以術鎖之云。予按此說。與許真君
鎖蛟事。大致相類。得勿因濟南多泉。湖占半城。又佛公通
道術。遂附會此事歟。然相傳又有形家言。齊南城地勢低
陷。宛似浮舟。賴城外借山高。有似繫纜石椿。得以無患。
不然。則漂沒久矣。此亦說之可異者也。

醫卜奇驗

甯陽秦先生仲子。名憲文。名孝廉也。精醫卜。遂於易理。自
言獨探奧窔。著醫書若干卷。設帳予家時。年已六十餘。偉
軀幹。望之岸然。時先府君宰方輿（今魚台縣）。暑有僕
婦某。蓄積數貫。積置榻下。忽窮覓不得。婦憤欲死。先生爲
筮之。沉吟曰。是宜於東南向生烟火處求之。已而果得於
東南偏院焚字紙之巨罇中。其奇驗多此類。又護勇趙某
者。患喘疾。每作則氣息欲絕。先生藥一投。立止。復笑謂趙
曰。吾藥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汝能服獨醒丸。疾可望愈。不
然。再犯且無幸。蓋是時趙方納蕩婦爲室云。先生每夕。必
獨酌微醺。下酒只落花生菓數粒。時或詔弟子輩。以易理
問爲陳古人之奇節逸行。妙緒紛會。予猶憶先生爲說司
馬相如傳。至臨卽貫酒題橋等事。聲情如繪也。居亡何。先
生得擇爲某邑廣文。遂去。後郡中所謂七王爺者。疾求醫
道切。會有荐先生於東撫者。遂以上聞。未行。而七王卒。先

生得不赴。每語人曰。幸哉。吾運匪蹇。七王疾本不可爲。如赴之。徒損吾譽耳。

押衙遺風

同治中。京師名倡某。秀曼具殊色。藉甚北里中。好事者。揭花榜以張之。名第一。於是人呼爲狀元一子。倡素爲某部。有嚙臂盟。以假母望奢而阻。方多方量珠未就。會畿南有富人某。偶之郡下。輿馬僕從。赫若顯宦。富人者。以營鹺業起家。與當時津門海張五齊名。張五者。長蘆鹽商總。富甲一郡。以禦捻匪功。保至道員。爲人富俠氣好義。舉人呼爲海張五。嘗倩人捉刀。連捷成進士。且得會元。耗資至數十萬金者。一見倡。傾倒甚。立出五千金爲落。且定。倡迫於假母。不能拒。則邀部郎。置酒爲別。相顧。爲歌。金縷曲一闕。怨抑不勝。酒罷。部郎拂袖出。意不能無惆悵。行詣其友城北公。神思摧頹。應對悉舛。友異而詰之。以告城北公。周豪士。則揚眉曰。無雙縱歸沙陀利。僕

猶能爲古押衙。况未爾耶。投袂而起。叱僕命駕。自易短後衣。帕首匣刃而出。登車自御。馳如風。家人大愕。部郎亦踰跟歸。方仰屋嗟咤。忽僕奔白客來。則城北公已挾倡並入。靚妝猶御。啼痕未乾也。蓋部郎出倡門未久。富人亦至。方擬申前議。忽有客闖然入。神彩四射。陷刃於几。錚然有聲。立促倡登車。倡家人固識城北公。遂氣懾無敢違云。後城北公卒。以三千金爲倡落籍。歸之部郎云。

考舍人頭

光緒甲午科。北闈秋試。一南士就皿字號後。忽恍惚不甯。比入夜。燭光凝綠。冷風颯然。若有嚙氣者。俄微聞鄰舍生啜泣有聲。詫甚。穴隙以窺。則鄰舍生方就食籃中。若有所檢。須臾舉出。則赫然人首。厥狀甚醜。士驚甚。頭觸壁有聲。鄰舍生覺之。乃從容納首於籃。就生長揖曰。僕不幸。辱遭骨肉之戚。有弟不才。數從匪人遊。因剽劫事發。昨甫棄於市。僕覓得其首。將歸葬先塋側。以旅舍無可託。姑憐以俱。

入耳。言突勿罪。士駭詫不能答。但唯唯而已。

木工友愛

曩讀陸清獻公崇明老人記。粹然天性。溢於楮墨。以爲居今之世。當不復有此類人。既得永平張木工事。又爽然自天。木工幼孤貧。不及事親。家固中人產。悉爲其兄耗於飲博。長無怨色。自以工給饘粥。蓄妻子。兄復不能自存。日有誅。木工輒分給之。更旦夕護持維謹。每懷百餘錢。隨兄之囊家。一再博。錢盡。則挽兄臂大笑曰。吾兄弟運蹇。寧有勝理。盡歸休乎。於是欣然俱去。

劇樓楹聯

楹聯雖文字小品。然精切渾成。亦不易得。吾鄉漢陽趙善衫先生。最工斯體。嘗憶其題濟南江西會館劇樓云。依樣百花洲。○（濟南江西皆有百花洲）看南浦雲來。歷下難忘曾子固。○（曾江西人。嘗官濟南）重翻九種曲。○（江西將士銓所著。多言濟南事）聽江西月上。樽前最憶蔣清

容。

劉二大王

光緒初。吾鄉有劉二大王者。不羈士也。劉以才名聞於里中。爲人氣傲。多所凌折。恆面責人過。人畏其直且橫。因以大王稱之。然大王殊磊落自喜。每值州縣小試。必爲人捉刀。立致千餘金。則歌呼飲博。復擁妓以嗜。散其金之半。餘則召其友之貧而才者。俵散之。儼然歸。於是其夫人詬泣累日。乃已。鄰人聞之。則咸知大王散金歸矣。然大王固寒窶。館金所入。殊不足贍妻子。夫人恆紡績以佐之。一日。夫入成布一疋。則囑之曰。若挾以趨墟。勿再謀醉。轉瞬寒冬至。宜稍具旨蓄。爲禦冬計也。於是授以巨囊。並續言所應用物甚悉。劉唯唯。赴市則挾布漫步。市人以爲係大王之所自購也。無顧之者。未幾市散。劉將歸。忽遇一叟。設地攤。堆亂書出售。劉檢視大悅。則以布易書入囊。負之而趨。及門喜極而躓。夫人聞聲出。視其囊。幡然以豐。則喜曰。若大

勞苦待價檢點物事畢。當爲君謀一醉也。及囊發書出。夫
人不覺泣話。而大王亦呻吟而起矣。又大王嘗設帳於某
富孀家。孀夜奔之。大王殊不拒。但正色曰。吾客館寂寞。得
卿相伴。良佳。然吾聞鄉有俗例。再適者須哭故夫之木主。
卿可返伸一痛。吾慮衾以待何如。於是富孀感動。竟全其
節。未幾。值遵化州牧來。其人何姓。貧且酷。然故矯爲廉潔。
嘗自署堂聯云。我如賣法。腦塗地。爾若欺心。頭有天。其刑
人也。頗極慘酷。人呼爲何剝皮。會以擢派草差事。激民怒。
聚衆抗差。勢甚洶洶。何怒。且久耳大王名。至是疑大王爲
主謀。則名捕之。而是時又值州小試。大王固潛匿城中。何
不知也。既揭榜。何率官屬。正蒞場將事。忽一巨掌。逕從稠
人中。直批何頰。並微語曰。此等官兒。不宜打煞耶。於是滿
場大驚。紛紜良久。卒不得批何者。事後。人乃微聞係大王
所爲。其後何竟以墮馬腦裂而死。大王晚年。乃成進士。曾
一任江蘇金壇令。乃告歸。大王名謙甫。貌清古。眉稜森聳。

值酒釀高談。聲震屋瓦。予就塾時。曾見其過訪滄州師。
命予屬對曰。紅日滿腮。人未起。予對云。黃花遍地。蝶先來。
童稚光景。至今思之。絕可笑云。

泗水泉石

泗水。僻邑也。然多古迹。又民朴俗纖。治生甚易。其地產
麵最良。用於山左。所謂泗水麵者也。鷄卵至一錢一枚。然
土人相戒不敢食。乃販諸他邑。因其地間有患麻瘋疾者。
云患者痰唾及地。鷄偶食之。產卵則病人。南郭有仲子廟。
規制宏壯。祀先賢仲由。又有泉林寺者。在邑之東南。偏清
乾隆帝南巡時。翠華駐寺。曾爲行宮。以故其中花木亭館。
備極瑰麗之觀。而寺內外泉之有名者。乃至數十區。嘉木
千章。清陰高下。泉泌泌流。碧莎白石間。匯爲小溪。潭泓毓
凝。綠淨不可唾。兩岸多桃杏榆柳之屬。一望杳然。使人作
武陵輞川之想。南望尼山。如張翠屏。登寺之經香閣。遙見
東南偏水氣涵虛。風帆點點。作野鳧浴波狀者。則泗水也。

寺中有方塘。甃以文石。內則泉泌如沸。湛可鑑影。五色玳瑁魚。有長至尺許者。塘畔有碑亭。有乾隆御製詩。並大書萬斛泉三字。而近寺山中多異石。有所謂板榔石者。破其外殼。則碎石子滿中。悉晶瑩如玉。或六稜。或八稜。不等。花色各別。頗有白如截肪。黃侔蒸栗之致。又有所謂燕子石者。石片上生有燕形。栩栩如生。名繪不及。其地土沃。泉甘饒。有花木之勝。月季花。乃肥如牡丹。先府君蔭軒公宰泗水時。署有仙人拳。『花名』忽放雙花。如蟹螯之舒。花色粉紅鮮映。人以爲異。未幾。邑中王孝廉廷贊。于孝廉相德。同擬南宮。查泗邑自清初以還。尙未有及進士第者。先府君悅。譙王于於署中。卽席賦詩。有官味早同鷄肋。淡文章敢比鳳毛工之句。以誌瑞云。

尙志山長

尙志堂書院。在濟南趵突泉之東偏。其中頗饒花木泉石。歷來主講席者。多一時名士。同治光緒之間。每月院課。文

風甚盛。多詩賦古雜作。至於時藝。則屬之於濼源書院。以故尙志堂山長。非文學大師不可。同治初。匡侍郎鶴泉（名源）以附庸願落職。匡固名士。時所謂十二清流之一也。既放廢。乃來主講尙志堂。名士積習。取卷嚴刻。諸生中有賈生者。行年六十餘。嗜酒落拓。不修邊幅。恆落落然。攝敝衣冠。長揖師席。詢問奇字。蓋賈生爲文。固盧仝樊宗師之流。專尙奇僻。使人詰曲。聲牙不可句讀者。而匡於文境。則專取清暢雅健。於是賈生數落選。既不得膏火金。每行詣酒家。致空口流涎。已而每月課。匡每聞諸生中有罵奸賊肅黨者。微察之。則賈生也。自是匡乃稍稍取其卷。人傳爲笑。光緒中。又有孫進士葆田者。來主講席。孫字佩南。故雞縣望族。釋褐後。出爲合肥令。時李合肥當國。其族人。故橫於邑中。會有合肥之猶子某。與人非法爭田。遺豪僕持手函詣公關說。時公方坐堂皇。別有審訊。僕不能待。乃大譁於堂下。公怒。命役捽僕于杖。卽日解組歸。時年甫三十。

云。吾鄉趙青衫先生。嘗贈以聯云。畫地大言強項令。盈階聽講抗顏師。其後合肥重其人。曾使人諷之來謁。擬重用之。公終不爲屈。公善草書。至今尙志堂講堂壁上。猶刻其手迹。人謂不減王覺斯云。

奇獄兩則

獄情之奇。有不可常理測者。曩聞友人談兩案。殊奇特。一京南某邑。有富家老婦。年五旬餘。忽謀殺其夫某甲。投尸後園枯井中。且捲金貨。與傭作人某乙偕逃。爲族人所覺。捉付官中。論如律。婦貌恂恂然。殊無兇相。某乙年三十餘。雖挺然壯夫。然黔面隆準。其狀甚醜。殊非花底秦宮之流。嘗對簿時。某乙惟垂頭太息。婦則慨然自承。起意謀殺。乙不知情。言次。流眸及乙。痛惜之色。溢然顏面。及細供與乙合竊之由。聞者無不舌橋不下。乃知某甲禍肇於閨房談笑。先是甲夫婦固合好相得。一日暑夜。甲料理家事畢。與婦就浴。支牕納涼。遂伸燕好。俄聞後園牆端。微有窸窣聲。

以爲狸奴也。不之顧。已而聞園之牛欄中。厲聲顫動。踏秣草窸窸然。疑爲盜。潛往覘之。則燈閃於欄壁。某乙則踏積草。裸立牛後。與牛合。若驟若馳。具偉甚。至是甲駭笑。且悟某乙孤男。因窺牆而慾起。無所發洩。遂及於牛。於是躡足返。戲訴於婦。婦雖笑斥甲爲妄語。然聞乙具之偉也。則伺甲睡熟。潛入乙室。覘之。良信自是。遂與乙通。大相愛好。馴至謀殺甲。與乙偕逃云。一爲深州有民家姑嫂。嫂年長善戲謔。姑幼而憨。閨中操作。姑不無跳盪。則嫂故蹙額曰。个妮子。但事憨跳。殊不慮禍迫眉睫。三二年後。汝才長如人。便當撩下鬢髻去。不知猶能一返母家否。吾聞牛家兒。年雖穉。固偉男子。當之者無倖。吾殊爲若危。言次。正色唾噓。雜以口摹指畫。蓋是時。姑已許婚本村牛姓兒。牛長於姑。又偉軀幹。故嫂氏以此爲戲謔。然姑聞之心。不能無懼。於是噤然却坐。憨跳立斂。嫂窺其然也。意益得。值姑來憨跳。則以此語之。時或益甚其辭。以資笑樂。姑聞之。則日益

慄慄。或泣數行下。感嫂氏意。於無人處。即求畫策。未幾。婦期屆。姑憂懼不食。及鼓吹到門。乃零涕別嫂去。次晨。循例回門。嫂方與女伴等笑訴前語。以待其姑。忽牛家人來報。姑當夜以失踪聞。而四五里外之鄰村。有華提庵僧師弟兩人者。亦失踪。乃於僧房中得姑所簪之喜絨花一支。頃者牛姓疑姑與僧有關。方偵騎四出。大索遠近也。嫂聞之駭甚。亦莫測其故。於是異事闕傳。鳴於官中。捕役許某者。性機警。故識準提庵僧師弟。至是奉牒偵迹之。累月不得。一日行經某村旅舍。忽遇僧之徒號法月者。負米過門外。已易裝作小販狀。許因悄躡之。至一短巷。則有少婦倚門而望。居然牛姓所失之新婦也。於是捉以到官。一訊而服。乃知法月不惟竊婦以逃。並將其師覺海者。殺而埋之矣。先是姑別嫂後。本心悼不自禁。既却扇。觀牛姓兒。果氣體偉岸。思嫂言益懼。念不如潛竄回家。或可得全。於是乘晚夕。賀客闕於堂。則悄然以出。潛恐牛姓兒覺而追索。因

行急。又不識途。昏憒中。望見燈火。喜趨之。則及準提庵。而法覺師弟。方從他村打醮畢。提燈歸。既望見姑。則各大悅。於是脅誘入菴。師弟次第沓淫之。居數日。海老憊不能人。因感姑之泣求去。則思縱之。法月不能阻。既慮禍及。又憾其師。遂出此毒手云。案既破。法月論抵。姑歸於牛。好合之餘。始識嫂言盡偽。自是遂與嫂絕。閨中戲謔。乃成此奇案。信哉戲言無益也。

曲水茗市

曲水亭。在濟南鵲華橋之南偏。近接小市廛。流泉四注。環作曲溪。於溪中縱橫架木。其上構亭翼然。望之宛在水中。北挹明湖之波。南揖佛山之色。環溪而處者。咸古畫書畫之小攤販。晨曠甫上。則衆販咸集。間有婦人之賣花聲。出於溪左之迢迢深巷者。則畫姬輩。方從青樓中送花歸也。是日早市。日色大上。則衆販若鳥獸散。猶北京之鬼市云。是亭也。雖近市廛。因泉甘茶味良。故品茗者。趨之若鶩。其

中茶客。乃各分組。以消磨此閒適之光陰。有寬衣博帶。拈髭沉吟。手拈子不下而圍棋者。有憑几擊節。行腔轉韻。鼻若遊絲而度曲者。有品頭題足。大談牀第。而評花者。又有行情市語。喧雜不堪。則兜售古董之搨客也。此輩以登萊各郡人爲多。以其人善造假古董。金石書畫各品。無不能之。每以贗鼎得善價。其作僞也。咸有不傳之祕譜。而尤以僞造漢玉爲工。血沁膿沁土沁。深入石理。專門賞鑒家。弗能辨。以來客多雅人也。於是享之茶備。輩亦仿佛消盡烟火氣。於奔走值役之暇。或手彈象棋。或推敲詩鐘。（俗名押字寶。賭博也。）又有摩挲紫砂。宜興壺。辨其爲時製。顧制。（按吳門時大彬。顧一娘。均以製紫砂壺得名。）細評泉味之清濁者。光緒中。予遊曲水亭。於古董灘得二舊摺扇。刻竹絹面。絕精雅。一作暗祕戲工。筆畫微雲淡月。楊柳簾櫳。仿佛月上柳梢頭之詞意。茜牕紗帘半揭。內露細牀。流蘇深掩。帳鉤作搖曳未定態。帳亦繡作水波紋。似方

顛動。牀下置男女履。作交錯狀。牕外叢花間。則癡立一小環。宛頸傾頭。一手拈帶嚙於口。一手入棍際。作凝聽狀。而階畔有狸奴。則窺環之纖鳥。作蓄勢欲撲狀。尤躍然有生。氣。予以畫有仇唐筆致。遂以千錢購之。一作瘦金小楷書。軟秀類閩人作。錄無題詩一律二絕。其詞曰。拍板高聲唱。懷儂。綠波翻恨一重重。心如缺月初三夜。人在巫雲第幾峯。枕上魂驚飛蛺蝶。江頭人說采芙蓉。碧螺漫酌紅梁釀。飲入愁腸總是濃。花外樓臺定有無。再來猶識鏡中吾。芙蓉十丈澆秋豔。可惜黃河淚易枯。仙俠蹉跎不計年。碧桃三盜竟無緣。愁眞夢幻知多少。寫盡雲藍十萬牋。此二扇者。存予敝篋累年。既奉直戰起。吾邑小亂。敝篋爲人負之。而趨。此書畫遂成過眼烟雲矣。

三大疑惑

郭銘助。高陽之西鄙人。因乳名定兒。遂自號定功。爲人白皙美鬚眉。擅口辨。敢大言。乍與接者。不知其中無有也。郭

幼爲人牧豬奴。頗以勤捷得主憐。年及壯。當授室。主婦則選婢將配之。議甫定。而婢則泣於室隅。目盡腫。詰之。不肯言。但嗚咽求去。已而婢之母來。附主婦耳。囁嚅略語。婦頗微竊。且乾笑曰。旣爾。尤當歸之。諺云。頭難頭難。會看駕輕就熟也。蓋是婢值役灶下。曾與郭通。大爲所創。故揣揣有戒心焉。未幾。郭得婢。且因以通於主婦。蓋婦固富孀。且淫蕩者。旣聞婢母言郭婢之祕。遂屬意云。然未幾。郭爲主婦之族人等捉筮幾死。裸棄村外。方呻痛迷惘。忽聞有人嚶嚶然泣於耳畔。則主婦置包裹一具於己身畔。掩面竟去。發之。得金珠數事。約值數千金。郭故工心計。善營運。於是於邑城設烟館。號福來書屋。不惟陳設華美。復多曲室祕房。客之來者。召倡會友。並借地關說官事等。惟意所欲。以故郭日入甚豐。未及期年。已致貲兩萬金。於是曩之以定兒呼郭者。今則易以定翁矣。定翁亦厲然自大。睥睨一切。牧豬故友。偶來。小有祈貸。輒睫毛稜稜。然若不相識。居常

華服高冠。著吉莫靴。趨踰警咳。一惟官風是慕。市井無賴輩。揣其有官癖也。則羣呼某老爺以媚之。郭則大悅。於是所謂定翁者。至是復以老爺著。時城有僮父某。席父兄之業。積得銅臭錢。厭氣浹於骨髓。每以酒肉款諸紳。思廁身其間。以爲光寵。又有訟師某。帷簿不修。然躬多淫行。自鳴得意。每恣談人閨闔。聞者掩耳。於是時人爲之語曰。吾邑有三大疑惑。一則某僮父疑是紳士。一則郭銘助疑是老爺。一則某訟師疑非烏龜云。談言微中。殊有譏諷。郭聞之。乃益自得。然未幾。郭以笞臀聞矣。蓋有新令李姓者來。多內寵。值署外馬號。旁演戲。李乃高起看棚。聚羣雌而觀之。一日。戲將開演。羣雌猶於閨中。矜門新妝。令蹀躞妝台。因畫眉未工。爲羣雌嬌呵而出。信步將登看棚。乃觀一肥而癡者。衣冠修潔。高坐棚內。挾氣而喘。有聲如牛。令大詫。疑爲邑紳。熟識之。乃悉爲郭。於是令怒。命人摔郭下。蓋當時自借友觀劇。欲自異於衆。且欲以接交官府自豪。遂冒然

入棚而不虞令之適出也。自是予杖四十。郭羞居城中。避於村落匝月。時值捐例大開。朝輸金而夕橫帶。郭慨然撫髻而歎曰。大丈夫不當答人耶。但爲人答。負此髻矣。於是罄金走都下。納捐如例。得東河（屬山東地面。爲河工人員）縣丞。揚揚然與馬衣錦而歸。投刺遍辭親友。然後成行。至是邑中乃少一大疑惑。因郭居然老爺矣。郭既抵山左。以鑽營之。乃聯一郭姓道員爲同宗。郭道才名籍甚。又總河防局差。郭窺其有文人好名之積習。乃把其所刊行之詩卷。旦夕諷詠不輟。又偵悉其酷好漢玉。則亦購尋多件。累累然佩之腰臂間。暑月御紗衣。隱約可見。每行則琤琮有聲。然殊不以獻郭道。必待郭道聞見及之。索閱款實弗已。然後攢眉勉獻之。人有謂郭者曰。今之逢迎上憲者。惟夫人之紅綾七尺包裹元寶一枚。弗肯直獻耳。君奈何靳於是。待其取求。則爲意弗悅矣。郭聳肩曰。吾如是。正所以悅其意重吾品也。凡名士自有風格。所中書毒。終不

可除。吾直獻之。彼將以吾爲逢迎之媚之流。於其脾胃。未免不合。曷若吾自佩之。使彼引爲同調。視吾爲雅人之爲愈乎。事有欲擒故縱者。此類是也。凡逢迎人者。爲術不一。此正吾所以取重也。郭之善窺人意。以行其諂媚。大都類此。未幾。果以郭道之力。累得河工優差。保荐過班。歷膺縣任。其爲人小有才。不惟飛舞官場。更進而附庸風雅。則取北碑字體之險怪易掩醜者。臨摹之。久之。居然成書。人有以純素相求者。則大悅。時復於公堂判牒之餘。揮毫書聯。卽命張之堂壁。而胥吏輩之黠者。則故屢顧壁。作顛倒於其書狀。至忘所事。郭益悅。則舞蹈於座。興酣或離座。持巨筆旋如風。墨瀟淋漓。至敗胥吏面。而堂上人犯等。則胥吏輩目示使下。郭亦不復再問。蓋模糊中。以爲案事畢矣。因是胥吏輩得大爲奸利。而郭則覺板橋風致。去人未遠也。（按板橋爲離縣令。好於牒尾作行草書。並畫蘭。至今離之吏人家。尙有藏其故牒者。）未幾。郭道以疾卒。遺妾

甚多。郭則取其尤者歸之。己以其在郭道家房份行三。乃戲呼爲三姨太太。妾怒。至爪敗郭面。以是郭譽大損。不齒於儕輩。會李公鑑堂（名秉衡）來爲東撫。李固以清約風厲聞。郭自知無倖。乃解組擁金歸。於舊居烟館中。大興土木。門容旋馬。又於廳事上設公案。紅墨筆硯。位置井然。郭晨起。必高坐案次。徘徊顧盼。或趨踰上下。自相問答。如官囚對話狀。或厲聲拍案。喝打聲。震應壁。家人有潛窺之者。則方瞋目。猶笑作態不已。每鄉里或有慶弔宴會。郭必公服擁輿。至門。則健僕投刺。傳呼雷動。必俟主人罄折出迎。郭始從容出輿。其趨踰談笑。一循官儀。周旋動作。若有一定之譜式然。至日暮。乃有僕輩列隊來迎。各提官銜燈。光照衢路。頂馬不可得。則代之以驢。一僕先驅。餘僕作呵殿聲。然後闐然而去。至是郭乃又有官迷之目。然郭自宦達後。頗能恤舊作公益。其舊侶來謁者。均懸懸有梯袍。誼邑中公益事。靡不慷慨解囊。人以此亦稱之云。其作令時。

有二趣事。一甫抵蒲台縣任。巡閱城垣。忽望見東城門外。掛有剃頭店帘。則大怒。立命人捉剃頭匠來。予杖四十。匠茫然捉棍起。請問罪狀。郭擲冠於案。披頂髮示之。曰。汝創我患頂疤。致遲我十年官運。尙不知耶。匠益茫然。惟鳴冤苦。郭徐思之。忽大笑曰。汝蒲台東城外之剃髮匠耶。吾以爲是高陽耳。於是命人賜匠錢四十千。蓋郭於高陽東城外之剃髮店。曾爲匠人所創云。一郭在海豐縣任時。署有後園。頗寬廠。值暑月。郭患肥癯。乃於園中闢靜室。爲偃息之所。靜室之對面。卽嬖妾某所居。一夕月明風靜。郭於靜室內。坦腹裸臥。忽嬖妾以杯茗入。時方新浴。著紗衫。玉肌掩映。郭頓忘溽暑。則挾妾裸媾甚酣。已而虞聲聞於外。擬入妾居畢所事。又以妾固嬌小。輕若舉嬰也。則竟不遑息。作抱妾於懷。且媾且趨。妾虞落地。方力扳郭項。聳足假聲。宛轉作嬌態。忽聞檐際有人大笑曰。佩服佩服。畢竟汝輩作官人。凡事會將就。獨不虞失却官體耶。言訖。人影鬱然。

倏忽不見。蓋捷盜云。後郭年七十餘。猶時時就某富孀。講
衾綢之好。每向人自矜報德。蓋是時富孀家已中落。有孫
某。頗賴郭之賙恤。若郭者。亦官場之怪物也。

名士不羈

予叔岳張先生稷生。精詞章。儻有奇氣。才思縱橫。不可
一世。廿餘歲舉孝廉。嘗招諸名士。觴詠於十刹海。先生詩
先成。爭傳都下。一時有黃仲則之譽。尋入榮相園門下。書
記翩翩。神映四座。先生好色。日馳逐於北里間。榮相（名
祿）重其才。每遣人暗護之。亦如奇章公之於小杜。當先
生與酣擁妓。則事不暇顧。又往往使酒罵座。一日。榮相有
急。疏待發。遣僕候先生於某會館。四五座相望於道。時館
中演劇。值中軸長板坡。先生粉墨登場。飾主角趙子龍。方
揭簾用靠。台風四射。忽榮府僕輩大呼魚貫入。滿座驚起。
戲爲罷演。先生喟曰。勿爾。正需汝輩鼓吹。助吾文思。於是
甲冑據場坐。伸紙揮毫。疏立就。僕輩持疏飛馳去。而場上

得勝令。猶喧喧未已。先生雖不羈如此。而耿介絕俗。不愧
名士。已而屢躓春闈。乃就大挑之選。時有某親王者。素耳
先生名。既值選事。則遣客示意。欲先生出己門下。先生大
笑曰。王非陳思。乃欲應劉入座耶。因酌客以酒。終席惟談
風月。客返白其狀。王怒。乃置先生於二等。得教諭職。人有
爲先生惜者。先生殊不置意。民元以後。遂絕意仕進。先生
詩發源玉溪。哀感頑艷。而堅光切響。一屏綺靡之音。余嘗
憶其渡漳河。詠銅雀臺詩云。百尺高臺漳水隈。當塗炎運
莽蒿萊。美人鐘漏千年恨。霸業文章絕代才。（中闕）祇
今神雀亦成灰。四圍總帳三時樂。獨夜君王來不來。一勺
之水。可以從知海味矣。

嘲禿子詩

吾邑往年有輕薄子。小有才。於人無所不狎侮。隨口成打
油詩。極嬉笑怒罵之致。時書院主講某君。因少年狎妓。患
梅瘡。致脫其髮。頂濯濯然。輕薄子因月課落選。乃爲詩嘲

之曰。莫笑當年鬧洞房。○（俚曲有禿子鬧洞房）○禿子將就也。○應當無毛何處藏虱蟻。○有鞞誰能辨犬羊。○鑽穴不愁口太緊。○頂燈直與燭爭光。○葫蘆權向紅菱架。○禿寶聲聲鬧滿牀。○亦可謂虐而謔矣。○某君聞之怒。○請於邑令。○將捉懲之。○輕薄子亡匿經年。○乃免。○予曾見其題人畫扇。○畫爲玉簪花。○上集一蝶。○詩云。○莊生夢入黑甜鄉。○顛倒秋風一葉狂。○想是醉中無避忌。○美人簪上襲餘香。○亦楚楚有致。

盜嫂食報

果報之說。○至今日已爲新派學者所不道。○然以予所聞見。○殊有可異者。○邯鄲有呂公祠者。○勝地也。○其中花木幽靜。○最宜銷夏。○大殿後有廳事三楹。○中有盧生睡像。○相傳卽黃梁夢之故地。○某年夏。○有書生假廳事讀書。○每中宵吟誦。○聲甚悽惋。○時或歎咤。○或間以昵昵細語聲。○道士某竊聽之。○則穢褻不可言。○疑爲被狐祟。○方擬勸其遷居。○越數日。○書生忽自縊而死。○道士檢其書篋。○乃中有女鳥甚夥。○大小不等。○書生

固邑中名士。○因秋闈在卽。○故假靜地讀書。○道士初詫甚。○後聞其家人洩語。○乃知書生有文無行。○具登徒癖。○固輕薄之尤者。○生平所淫婦女。○不下十餘人。○有寡嫂。○秀曼具殊色。○書生以其柏舟矢志。○乃百計蠱惑之。○至入媚藥於茗飲中。○乘其顛倒而污之。○嫂覺泣數日。○一夕僞召與合。○嚙其肩肉。○至見骨。○尋自經死。○自是書生每入閨。○則恍惚見其嫂與俱。○又往往夢見之。○及醒。○則精液流離。○於是屢躡場屋。○且患瘵疾。○至是思避地攝養。○而不虞冤孽相從也。○又予幼時夜讀。○忽聞僕輩太息相語云。○明日朱大老爺出斬矣。○詐官人下場如此。○可慨也。○予聞而異之。○召僕詢其故。○蓋朱令者在某邑任中。○曾侵吞賑款。○初作意時。○係其幕客某甲。○慫恿而成。○某甲固險人。○原欲以此事挾制朱。○侵其權。○朱窺其隱。○乃薄贈以金。○竟逐客。○以爲甲無已吞款之證據。○無能爲也。○而不意甲陰險甚。○久手疏各證款以待。○至是甲憾甚。○遂告發朱吞賑款事。○繫山東縣獄經年。○今始出決云。○後月餘。○予又聞

僕輩相語曰。莫謂惡人無報應。今朱大老爺含笑地下矣。予詢之。蓋幕客某甲者。自朱就刑後。即發狂易。叫號慘痛。不可名狀。卒自嚙舌而死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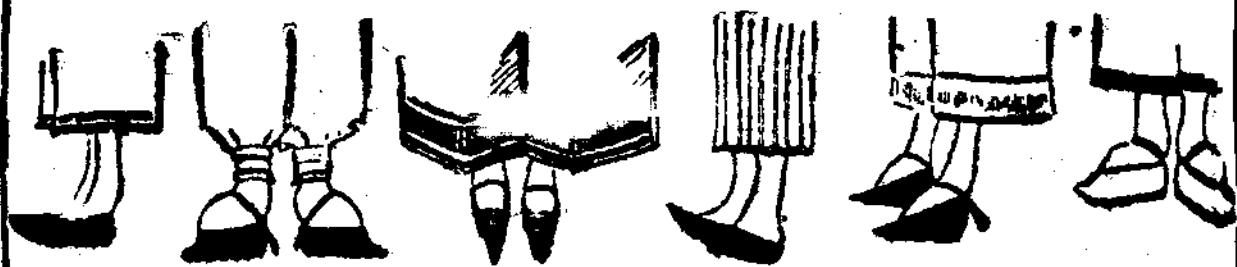
聚蛇成塔

光緒中。薊縣田盤山之麓。有寓公趙先生者。其右臂有瘡。疤終年潰潰。亦不痛楚。其人語操秦聲。自言爲陝右人。因避仇流寓至此。與人接。恂恂和易。又善弄禁。勅諸戲術。如拘鼠聚蝸等事。最奇者爲擺蛇塔。高至兩丈餘。儼如浮屠。其法於山麓擇草樹茂盛之處。畫地爲壇。作爲塔基。趙則披髮禹步。抓風四嗅。喃喃咒誦。訖則風聲颼然。荒草偃折。有聲。旋一巨蛇來。盤伏壇內。俄而四圍之來者。不可目接。頃刻盤疊上。倏已成塔。其色光怪陸離。不可方物。因蛇類甚繁也。及趙所措劍訣釋。蛇塔乃膩然而倒。趙嗜酒。善談論。酒酣以往。人有詢其臂瘡者。趙慨然曰。是則吾少年好戲之過也。吾偶之田間。會見一小旋風。蓬蓬然來。以爲

狐鼯之屬。則戲拘入袖。堅閉不釋。不虞其割然裂吾袖。雷吼而出。未及里餘外。已其高數丈。上際青冥。是殆神靈之過注者。遭吾拘禁。故怒發耳。自是吾臂留瘡痕。百醫不愈。云。時山麓有杜叟者。與趙最善。恆見其每晨趨田間。東向日光。作吞嚙沐浴狀。此殆又通於導息嚙氣之術歟。

秋柳詩意

王漁洋秋柳詩。絕妙今古。當時名士和者甚衆。然均不得漁洋之詩意。光緒初。吾鄉趙青衫先生。秋日觴客於歷下亭。顧湖柳蕭疏。因謂客曰。此葉始微黃。乍染秋色者也。按此爲漁洋詩序中語。旁有一遊人曰。誰便讀秋柳詩。青衫訝而進之。其人爲老諸生。青州王姓。談次。爲青衫言秋柳詩意甚悉。蓋漁洋於歷下逢衛王府舊宮人。既傷其淪落。復有家國興亡之感。故有是作。宜其託詞比物。纏綿悽測。遂爲絕唱。而和者諸公。只而是呆呆賦柳。自屬尙隔一塵耳。青衫曾爲秋柳賦。以紀斯聞。詞多不備錄。



春江蓮口印

(唐人)

清初方氏荔穿有香蓮品藻之作香蓮畫指婦女玉趾也當時所尚
 允推瘦不盈握者為上品品藻中所謂「新月痕」水紅菱」皆比
 擬其式樣之言也鼎革後民風丕變纖纖玉筍頓遺唾棄六寸圓膚
 風光自然美既未失踵效者風靡一時向日惡習以此遂得革除上
 海一偶尤占風氣之先凌波弱蓮幾同希世之璧即曩昔曾受鸞帛
 約束者今亦解縛謝繻脫然自儕於時流矣雖然時下種種足樣頗
 有出入未能因其天足遂無俊俗妍媸之判因襲方氏之意作春江
 蓮印

□神品上上□

不肥不瘦、自然秀挺、脛膝圓膩而勁健、趾附豐潤而整肅、風前娉婷、恍疑玉樹自步、花底倦憩、差同瓊枝斜橫、

□妙品上中□

裝束整潔稱態、履襪清雅宜時、脫盡烟火氣、自覺超然拔俗、

□珍品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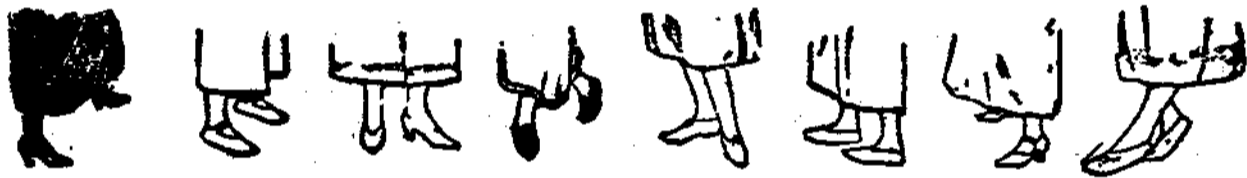
踏蠻鞞、無駢蹇氣、御素鞵、無泥汗痕、即此珍選、何慚登庸、

□仙品中上□

蹀秀附美、跟圓趾密、姍姍行來、靜雅無聲、與其響屣聒耳、何如雲中步虛、

□清品中中□

風致天然、無事矯飾、比之春光在山容水色中、不假雕欄紅樹、自有嬌羞動人之致、



□艷品中下□

錦鞋被上霞光、羅襪幻成雲影、翩翩舞態、銀燈邊、翔起繡鳥、躍躍雄心錦帳外、飛來彩鳳、縱能蕩我老懷、却難許爾極品、

□逸品下上□

玉翹翻雲、輕裾曳霧、方訝蒞止之速、忽爾飄然其遠、矯捷處真脫蟄龍蛇也、非超逸者、不足語此、

□凡品下中□

肥而近穢、瘦則感削、蹣跚而來、怯步不前、天生如此、於卿何尤、若更作態向人、未免嘔飯三日、

□贗品下下□

雖實於前、竟虛其後、致坦途有蜀道之嘆、未老現僂僂之狀、良由脚跟站不定、莫怪世路多崎嶇、然崇拜放解主義之實行家、縱使遺恨足下、到底爽快心頭、

僵先生

(陸士諤)

僵先生僵而不僵

仲賢君僵先生短篇。着墨不多。而神情肖妙。直逼毫端。不亞儒林外史。諤見獵心喜。緣爲貂續。明知筆墨蕪穢。難逃聖嘆所呵。跋不忘步。闢不忘語。情不自禁也。汪君閱之。得毋噴飯。

士諤識



僵

先生解決了妻子問題。打開僵局。住在學校裏。孑然一身。倒也爽快。這不過是一時的情感。痛定思痛。終覺人亡家破。舉目無親。孤單零零。此生實在沒趣。在上課的時候。跟幾個小學生胡纏着。倒也不知不覺。可以消磨歲月。一下了課。那亭子間。情況兜的上心來。妻子兒女。歷歷如在目前。此時心中的難過。也不知是甜是苦。是酸是辣。有時同了校

中的同事。出外購物。見他們購到婦女小孩需用的物品。心中便有特別感觸。宛如着了電一般。呆若木雞。

僵

先生自病自得。知同了同事們出去。非但不能散心。反多感觸。反增煩惱。因此總喜歡一個兒閒行散步。反得心曠神怡。這一天是星期六。小學校午後無課。僵先生便一個兒在馬路上閒走。順着脚兒無目的的走去。看看兩旁洋楓。青綠可愛。那陽光從楓葉漏下。影射在

地。一個個成蛋圓樣子。忽然感觸前月在此經過。樹頭響聲。知了。知了。還鳴一個不住。會幾何時。蟬聲已是寂然。秋陽却還酷烈。樹猶是樹。人猶是人。而今日之我。與前月之我。環境却已絕然不同。

那

不是僵先生麼。僵先生。僵先生！僵先生正在洋楓樹下。呆呆地出神。不提防背後有人叫喚。回頭

一看。失聲道了阿呀兩個字。原來僵先生從前在亭子間裏。住有四個月之久。搬進去時。光講定是先付後住的。第一個月房錢早已付清。後來打飢荒。就把房錢拖欠下來。疊到有三個月。那一所單幢石庫門內。八個家庭。大小三十三人口。前書中早已列表代交。不過房客中後樓的外國銅匠丁家裏。是後來搬進的。僵先生搬進的時光。後樓住的是沈家。夫婦三人。是在紗廠裏做工的。男的做男工。女的做女工。沈家裏的女兒有十三歲了。也跟着做童工。

沈

家裏和僵先生。因亭子間與後樓地扯接近的關係。倒很合得來。沈家裏是個老粗。文字不大認識。凡有信札等件。總是有煩僵先生。僵先生對於此種惠而不費的事情。倒也樂於效勞。自從沈家裏搬出丁家裏搬進。睽隔到今。已有好幾個月。今日在馬路上不期而遇。可謂有緣。

僵

先生見是沈家裏。忙滿面堆笑。正要回叫一聲沈家裏。沈字已將出口。急忙頓住。因見沈家裏已不是從前青布衫褲的樣兒。穿着簇新的自由布中山裝。那皮鞋上的油。揩得耀目爭光。左手除下草帽。空出右手。要與自己握手的樣子。忙改口回了一聲沈先生。湊上手執着。顯露出親熱的樣子。『沈先生。幸遇幸遇。你先生是發了財了。』那沈先生含笑說。『靠僵先生的幫。不過騙口苦飯吃。你老人家好呀。還住在那兒麼。我一竟要來賺賺你。只是窮忙。』

那

可不敢當。我已經搬出了。現住在學校裏。『你們嫂嫂呢？』僵先生聽了一呆。頓了一頓口。纔道：『問她嗎？她已搬回鄉下去了。』沈先生也不注意這些。隨道：『我要瞧你。是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今日巧極。僵先生。你如沒有事時。可到我家裏去坐坐。』

僵

先生陪衬我眼見他搬出後樓時。行李鋪蓋檯凳。鍋爐碗盞一古腦兒。祇有兩小車。現在發了財。充其量。至多不過住一間統樓面罷了。心裏這麼想。口裏却道。本來要拜訪呢。隨了沈先生沿馬路走去。轉了兩個灣。見一所落成未久的新衙堂。沿馬路店房。有幾家還在裝修。不會開市哩。只見沈先生昂然徑向新衙堂進去。僵先生跟在後面。見衙堂寬闊。汽車可以出入。衙內是蜈蚣形。左右盡是支衙。支衙內盡是兩幢三幢有廂房的大住宅。沈先生到左二街第一家門首。便站住了脚。笑道。這裏就是我們家裏。僵先生見門首有絳瑯藍地白字招牌。寫着

「紗廠工人俱樂部」字樣。此時沈先生早已手按電鈴。「零零零零」半晌。就見裏面有人開出門來。開出門來的。却是一位十三四歲的小姐。截髮時裝。穿着淺綠色印度綢旗袍。短袖長襟。足上長統肉色絲襪。白帆布新式鞋。兒淺笑輕颺。盈盈欲語。僵先生認得這門的。不是別人。正是沈先生的女兒。跟了他媽入廠做工的大阿媛。現在見他打扮得如此模樣。倒不好意思再叫他名字。忙叫了一聲大姐姐。那大姐姐却問着他爺道。阿伯。這不是僵先生麼。沈先生一面點頭。一邊讓着客進來。隨手帶上了大門。僵先生見客堂中高懸着孫中山先生遺像。兩面粉壁上貼有好些標語。「勞工神聖」「擁護三民主義」「打倒資本公司」「打倒工賊」等。也不及細看。中間擺着大檯。四面圍有十多隻單靠背西式椅。一色罩上潔白無塵的竹布套兒。此時大阿媛早揭開廂房軟簾。一鑽頭向內道。僵先生來了。沈先生引向廂房裏道。房間裏坐坐罷。

咱們都是自己人。僵先生順着脚步跨進房門。但見滿房中耀目爭光。全房間西式器具。妝檯面湯檯五斗櫥半床衣架椅凳。應有盡有。一色都是象牙色洋漆。異常清爽潔淨。沈家裏的老婆。却仍家常打扮。不失本來面目。瞧見僵先生進來。却早起身含笑相迎。沈先生招呼道。請坐請坐。隨便坐下罷。一邊敬上香煙。一邊叫大阿媛開汽水。僵先生穩坐下。忙起身接香煙。早見大小姐取出兩隻玻璃杯。開了一瓶正廣和汽水。倒一杯敬過來。僵先生又忙起身接過。暗忖沈家住後樓時節。和我差不多景況。曾幾何時。天差地遠。大不相同。我已鬧到人亡家破。他却宛然新式縉紳。早知如此。悔讀十年書。我若當時學着做工人。怕眼前不同他一樣。的發跡了麼。只見沈先生道。僵先生。你在學校裏忙不忙。還有餘暇工夫沒有。僵先生聽得話裏有因。忙道。餘暇工夫很多。不知沈先生有什麼事情見委。只要我做得到。無有不竭力效勞。我在學堂裏。每個禮拜

祇有二十四個鐘頭的課。沈先生道。那就好了。我們工會裏那個書記。常常有病。幾次要辭職。就為沒有後接手。不會放他走。我現在做着主席。前天就想起你來。就為窮忙。不會來瞧你。僵先生大喜。當下滿口應允。又問了問工會情形。纔知現在工會十分發達。沈先生已被推為主席。又組織了一個工人俱樂部。租房子。置辦家伙。此間樓上裝璜得富麗堂皇。各種消遣品。麻雀挖花園棋象棋絲竹樂器等。應有盡有。下底客堂。做了禮堂兼閱報室。亭子間做了賬房。沈先生住在下底廂房。因幫着照料一切。房錢一元大洋一個月。僵先生喜出望外。言明明日即到會就職。

零

零零零零！電鈴響動。沈先生親自出去開門。進來的却是一個女客。就聽得那女客道。大阿媛的娘在家麼。聲氣異樣的嬌俏。接着沈先生道。呀。阿金姐。阿媛娘在家呢。那女客道。沈先生。勞你親自開門。謝謝你。

此時沈先生已經進來。向他老婆道：阿媛娘，阿金姐來瞧你。接着阿金姐進來。見這阿金姐三十左右年紀，俏玲瓏，身裁淨白，臉兒微微帶些瘦削，高高的顴骨，微微有幾點俏麻。兩道柳葉眉，一雙小暴眼，烏溜溜活潑可喜。髮已剪去，梳得精光。真的是髮光可鑒，穿一件元色印度綢旗袍，麻紗白襪，白布平底女鞋，嬌嬌娜娜的走着。此時阿媛娘早已起立相迎。只見阿金姐道：我們細紗間又出了事了。我想到會裏報告呢。特先來和你商量。僵先生見他們有事，忙起身告辭。沈先生忙拉住道：忙什麼？阿金姐有事報告，你明日就了職，就是第一件公事。聽聽甚麼事，也許麻煩你作一個報告書呢。僵先生只得坐下不走。

沈先生就替僵先生阿金姐兩個介紹道：這位僵先生是本會新聘的書記。這位阿金姐是本會的理事。阿金姐聽說是新聘的書記，不覺舉起俏目，向僵先生一溜。這一溜不打緊，却把僵先生溜得大慚而特慚。兩片

老臉皮上，頓時烘然緋紅起來。原來僵先生雖是三十開外的人，天生的怯態，見了女子為尤甚。倒是阿金姐大方，沒事人似的，依然侃侃而談，滔滔不絕。見僵先生怯得可憐，心裏暗暗好笑。當下沈先生取出紙墨筆硯，就叫僵先生起草報告書。那細紗間究竟怎麼一回事，那是工廠風潮，與本文無涉，不去表他。阿金姐見僵先生起草迅速，十分欽佩。這日各自散去。

次

日是星期日。沈主席帶了僵先生到工會就職。工會的事情，總在星期日居多。平時總在六點鐘以後，與學堂裏功課，時間上並不衝突。因此僵先生一身充當兩役，倒很勝任愉快。學堂裏薪金每月二十元，工會裏二十四元。一個月有四十四元進款，經濟上也很寬裕。飲水思源，感恩知己。與沈主席日親日近，少不得無話不談。於是僵先生的和僵太太鬧翻僵歷史。沈主席就完全知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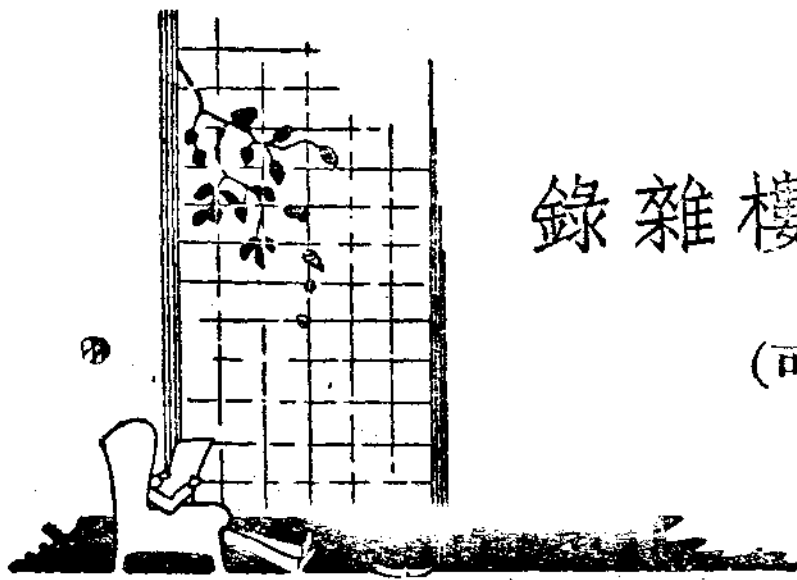
席人最熱心。知道了僵先生的景况。就慫恿他再娶妻子。再成家業。僵先生是驚弓之鳥。聽說成家。就嚇得倒躲。倒躲。沈主席道。大凡成一個家。總要一家的人。人人會得賺錢。那個家就能夠興旺。倘然祇靠一個人賺錢。一家子都是吃死食的。恁那人有通本領。這個家總也做不興旺。你已前那位嫂子。是不會賺錢的。自然要弄得僵不可言。僵先生道。一家子人都會賺錢。那就好了。負擔就要輕許多呢。沈主席道。你瞧我們一家三個人。誰不會賺錢。誰肯喫死食。僵先生道。那是主席的福氣。沈主席道。快休題福氣兩個字。你要願意。怕不跟我一個樣子。阿金姐你是見過的人品也不差。他是個孤孀。無男無

女。就沒有好對頭。一年多還沒有嫁。你倘然合意。我就替你作媒。阿金姐在廠裏每個月也要賺到二十多塊錢呢。僵先生道。承蒙主席美意。但恐我書生福薄。配不上呢。沈主席笑道。不必客氣。這杯喜酒我是喝定了。

一日。工人俱樂部大門洞開。黨國旗交叉。羣賢畢至。少長咸集。僵先生與阿金姐舉行結婚禮也。禮節簡單。祇兩新人於婚書上簽名蓋印。證婚人證婚而已。禮畢。祇開一茶話會。道喜而散。僵先生始以有家而僵。繼以無家而僵。僵而不僵。不僵而僵。直到現在新家庭組織成功。始得真真打開僵局。

生春雲樓雜錄

(可大)



古今善哭者。杜默亦其一人。傳奇演默入項王廟大哭。非無因也。歐陽永叔六一集。石守道徂徠集。皆有贈杜默詩。永叔云。杜默東士秀。能吟鳳凰聲。作詩幾百篇。長歌仍短行。守道云。師雄二十二筆距。猶如鷹才格。自天來。辭華非學能。迴顧李賀輩。麤俗良可惜。玉田月蝕詩。猶欲相憑凌。師雄默字守道。又云。本朝八十年。文人爲多。石曼卿之詩。歐陽永叔之文辭。杜師雄之歌篇。豪於一代矣。其傾倒可想。鬼車一名九頭鳥。相傳此鳥本有十頭。後爲天狗嚙去一頭。故祇有

九頭。余初疑爲齊東野語。嗣見歐公集有詠鬼車云。凡鳥有一口。其鳴已啾啾。此鳥十頭有十口。口插一舌連一喉。一口出一聲。千聲百響更相酬。昔時周公居東周。厭聞此鳥憎若讎。夜呼庭氏率其屬。彎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發不能中。天遣天狗從空投。自從狗嚙一頭落。斷頸至今清血流云云。可知九頭鳥之說。由來舊矣。歐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自吳興

陸氏爾宋樓藏書東去以後。中國故籍。多存島國。爾先王大典藏夷。猶之句。不禁慨然。

宋初公卿好詠牡丹。王元之韓維。圭歐陽永叔韓持國皆然。至林和靖作梅花詩。東坡放翁諸人繼之。梅詩遂遍於天下。周茂叔云。自李唐來。世人皆愛牡丹。又曰。牡丹之愛。宜乎衆矣。似亦不無有所指也。林和靖深居雜詠自序云。諸葛孔明謝安石。畜經濟之才。雖結廬南陽。攜妓東山。未嘗不以平一字內。躋致生民爲意。鄙夫則不然。胸腹空海。譚然無所存置。但能行樵坐

釣外。寄心於小律詩。時或慶兵景。物。衡門情味。則例睨二君。而反有得色云云。此真遜世無悶之言。足抵韓退之盤谷一序。

孔常父清江集。有兒歸行。自序引許元珍云。昔澤州有里婦。愛其子而憎前室之子。欲逐之。未有計。乃於種麻時。熟其半。生其半。使二子分種。曰。麻生乃得歸。而誤以熟者與己子。久之所惡之子歸。而已子不返。往視之。則已化爲飛禽。啼曰兒歸。此可與姑惡作對。水仙花一名天葱。見韓持國陵陽集註。

今人治篆書者。或宗石鼓。或宗澤山。石鼓雖有蘇州昌黎東坡諸人之歌。然有疑是宇文周所遺。非姬周故物也。至澤山碑。則少陵詩中已云焚却。近讀王元之小畜集陽冰篆詩。有云澤山旣剝滅。石鼓又缺失。蘇子美亦云。周鼓衡山壞已久。元之生長宋初。其所聞見。自較歐陽永叔趙明誠爲確。其言云然。當可信也。

天寶中韋郇公謫守蘄州。時李鄴侯亦以處士放逐。至夜飲。聞鶉鴉。韋公泣下。李公曰。此鳥人以爲惡。其聲可聽。乃令坐客有不聞其聲。

者。罰以大杯。由是聽之不厭。此事亦見小畜集詩自註。唐人小說。搜錄。鄴侯遺事甚詳。似未及此。爰錄出之。

小畜集謫居感事一百六十韻。翻分得仙碁句。自註云。上嘗賜兩制碁勢圖。一曰對面千里。二曰獨飛天蛾。三曰海底取明珠。四曰妙算無窮。余不知碁。莫名其妙。我友王子晏。今之國手也。暇當質之。從來女子吟詩作字。吹竹彈絲。皆有妙手。獨善弈者甚鮮。王元之寄豐陽喻長官云。夜榻圍棋。祇孟光自註。謂喻好棋。與內子敵手。可謂

石女子之善弈者。惜未得其姓氏。

揚州有瓊花。人多知之。揚州有海仙花。則知之者鮮矣。據云。初得於海州山谷間。其枝長而花密。若錦帶然。其花未開如海棠。既開如木瓜。而繁麗嬌弱過之。一朵滿頭。冠不克荷。惜其不香而無子。此花舊名錦帶。王元之易爲海仙。賦詩所謂春憎窈窕教無子。天爲妖嬈不與香。又云。錦帶爲名。俚且俗。爲君呼作海仙花是也。焦山瘞鶴銘。或謂是逸少書。或謂是貞白書。蘇子美滄浪集。有丹陽子高得逸少瘞鶴銘於焦山之下。

及梁唐諸賢四石刻。共作一亭。以濟墨名之。因作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今存瘞鶴銘。可見子美亦以鶴銘爲右軍法書也。

河豚味美而有毒。食之不慎。輒不可治。梅聖俞嘗詠之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庖煎苟失所。入喉爲莫邪。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持向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云云。亦可謂形容盡至矣。宛陵集中有賦虱一首云。貧衣弊

易垢易垢少風難。羣處裳帶中。旅
升裘領端。藏跡詎可索。食血以自
安。人世猶俯仰。爾生何足觀。蟲豸
之中。蚊蠅皆有詠者。獨風無詠。此
創作也。宛陵尙有詠頭風詩。亦可
喜也。

龜古今罕詠之者。王介甫臨川集
有同王濬賢良賦龜得升字一首
長三百六十四言。元緒公故實持
據殆盡。此亦談龜典者所宜知也。
介甫又有和王樂道烘風詩。與梅
聖俞咏風異曲同工。

介甫喜集人名藥名爲詩。如老景
云。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繞屋

楮先生。蕭蕭何所直。每嫌柳渾清。
追恨李太白。多謝安石榴。向人紅
蕊拆。此詩所嵌景者。楮先生。蕭何
柳渾。李太白。謝安石。紅蕊。皆人名
也。又和微之勸酒云。赤車使者錦
帳郎。從容珂馬留開坊。紫芝眉宇
傾一坐。笑語但聞雞舌香。藥名勸
酒詩實好。陟釐爲我書數行。真珠
的礫鳴糟床。金鑿琥珀正可嘗。使
君子細看流光。莫惜覓舞衣淋浪。
獨醒至死誠可傷。歡喜易盡悲酸
早人間。沒藥能醫老。寄言歌管衆
少年。趁取烏頭未白前。此詩所嵌
赤車從容。紫芝難舌。真珠琥珀。使

君子沒藥。烏頭。皆藥名也。
韓昌黎石鼓歌云。辭嚴義密讀難
曉。字體不類隸與蝌。是昌黎未識
石鼓文也。蘇東坡石鼓歌云。我車
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鱣貫之柳。自
注云。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亦同。
又云。其魚維何。維鱣維鯉。何以貫
之。維楊與柳。惟此六句可讀。餘不
可通。是東坡亦僅識此六句十九
字也。至子由和東坡詩云。形雖不
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鱣。東坡
僅云鯉鱣。而子由乃云魴鱣。豈各
以所辨之字言之乎。然皆不如今
日石鼓專家考證之詳明也。

杭州有天竺寺。度州亦有天竺寺。皆見白樂天蘇東坡詩。

石曼卿死主芙蓉城。見於歐陽永

叔歸田錄。石曼卿生種桃李花。見

於蘇東坡詩注。注云。石曼卿嘗通

判海州。以山嶺高峻。人路不通。了

無花卉點綴。映照。使人以泥裹桃

李核爲彈。拋擲於山嶺之上。一二

歲間。花發滿山。爛如錦綉。此事甚

妙。後人不仿仿而行之也。

東坡集中。又有王子高遊芙蓉城

詩。按胡微之曾作王子高傳云。子

高。虞部員外郎路之次子。一夕。夢

仙人周瑤英道服而至。謂子高曰。

我居幽僻。君能往否。遂從之。但覺

其身飄然。須臾過一嶺。及一門。珍

禽佳木。清溜怪石。殿閣金碧相照。

遂與子高自東廂門入。循廊至一

殿。亭甚雄壯。下有三樓。相視而聳。

亦甚雄麗。廊間半開。周忽入。子高

少留。須臾。周與一女。郎至。周曰。三

山之事。悉乎。曰。雖已悉。奈情何。於

是拊掌而去。遂巡東廊之門。啓。有

女流道裝而出者百餘人。立於庭

下。須臾。殿上卷簾。有美丈夫一人

朝服憑几。而庭下之女。循次而上。

少頃。憑几者起。簾復下。諸女流亦

復不見。周遂命子高登東廂之樓。

云。夢之明日。周來。子高將語其夢。

周笑曰。芳卿之意。甚動人。子高曰。

何也。周曰。芙蓉城也。此文譎麗。頗

似唐賢小品。

今人皆知尹邢爲漢武帝時尹夫

人與邢婕妤。而不知爲尹喜與邢

和璞。見蘇詩注引老子西昇經語。

東坡集中有三朵花詩。自敘謂房

州有異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

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作詩。

皆神仙意。又能自寫真云云。三朵

花之名。甚新而異。可補神仙傳之

遺。

三蘇人皆知爲老泉東坡穎孺也。

東坡有遊淨居院詩。謂齊天保中

注。

君。此山仍合與君分。此與荆公所

僧思惠過此。見父老問其姓。曰蘇

彭剛直詩。彭郎奪得小姑回。為時

謂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

氏。又得大小蘇山之名。歎曰。吾師

傳誦。不知東坡已有肯與彭郎作

隨公者。有何異乎。

告我。遇三蘇則住。遂留結庵。而父

小姑之語。彭郎乃澎浪之誤。小姑

林和靖自言生平所不能者。惟着

老竟無有。蓋山神也。此三蘇之又

亦小孤之訛。

碁與擔囊。東坡亦云生平三不如

一說也。

東坡集中。屢以西湖與西子並稱。

人。着碁飲酒唱曲。

東坡中秋月詩。自注云。故人史生

如登介亭云。西湖真西子。杭州西

東家丘。孔子也。東丘盜跖也。見東

與余言。嘗見海賈云。中秋有月。則

湖云。欲把西湖比西子。答馬忠玉

坡詩注。

是歲珠多而圓。賈人以此候之。雖

云。祇有西湖似西子。穎州西湖云。

東坡餅筍詩。自引謂劉幾仲餞飲

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

西湖雖小亦西子。固不止淡粧濃

東坡中觴聞笙簫聲。杳杳若在雲

不同者。海賈所言。殆亦物理之相

抹一聯。膾炙人口也。

霄間。抑揚往反。粗中音節。徐而察

感歎。

荆公爭墩。知之者多。東坡爭山。知

之。則出於雙餅。水火相得。自然吟

淮南人相傳。禹以六月生。是日數

之者鮮。東坡有懷口令陳德任新

嘯。蓋食頃乃已。此引實從昌黎石

萬人會山上。見東坡遊塗山詩。自

作占山亭絕句云。我是膠西舊使

鼎聯句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聲

二句化出。

東坡謂筍為玉版長老。蓋戲劉器之也。

子虛別字子美。東坡詩中用之。不知者以為少陵滄浪誤矣。

宋時杭州吉祥寺牡丹。密州南禪

資福兩寺芍藥。皆稱盛絕。東坡詩

中嘗詠及之。今吉祥寺已鮮知者。

南禪資福不知更存否也。

少陵漫興詩。竹垞云。當是漫興之

誤。然不知其所本。頃讀東坡詩有

云。邇來子美瘦。正坐作詩苦。袖手

焚筆硯。清篇真漫興。始知竹垞乃

據此也。

元修菜本名巢菜。巢元修嗜之。遂

易今名。東坡有詩賦之。所謂彼美

君家菜者是也。

軟脚。病名。亦飲名。津逮稽疑云。子

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

軟脚局。人出錢三百千。

楊梅有紅白兩種。今所見者祇紅

楊梅。均見東坡詩。

東坡簡陳季常云。忽聞河東獅子

吼。拄杖手落心茫然。注者謂季常

妻柳氏悍妒。每季常設客。有聲妓

柳氏以杖擊照壁大呼。客為散去。

於是後人遂以懼內為季常癖。然

觀東坡歧亭詩云。家有紅頰兒。能

唱綠頭鴨。柳氏誠妒。安能畜紅頰

兒耶。且方山子傳云。妻子奴婢。靡

然有自得之色。此又悍者所能堪

乎。

芙蓉名拒霜。菊花亦名拒霜。東坡

詩。拒霜黃菊為誰開。

沈郎消瘦。今人皆知為沈約。然是

沈昭略事。昭略謂王約曰。汝是王

約耶。何乃肥而癯。約曰。汝沈昭略

耶。何乃瘦而狂。今人以昭略之姓

合王約之名。遂成沈約。惟沈約與

徐勉書。亦有老病百日。數圍革帶。

嘗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

分云云。但沈約此時。合云沈公。不

合云沈郎也。

三白酒名。亦雪名。古語要宜麥。見

三白。

梅雨。三月謂之迎梅。五月謂之送

梅。竝見東坡詩注。

東坡一詩換得兩尖圓。乃詠蠶餅

非詠蟹。

今人多以小兒初生。設筵款客。謂

之湯餅筵。實則凡是生日。皆可云

湯餅筵。唐明皇王后云。三郎獨不

記阿忠脫新紫半臂。換一斗麵。爲

生日湯餅耶。

西施沼吳以後。不知所終。杜牧之

杜秋娘詩。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

姬。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鷗夷。蘇東

坡范蠡詩。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

申公爲夏姬。却遣姑蘇有麋鹿。更

憐夫子得西施。皆以西施與夏姬

並論。

東坡竹枝歌。自敘謂竹枝歌本楚

聲。幽怨惻怛。若有所深悲者。豈亦

往昔之所見。有足怨者歟。夫傷二

妃而哀屈原。思懷王而憐項羽。此

亦楚人之意。相傳而然者。今人竹

枝。多作歡愉之詞。失本意矣。

琵琶可稱胡琴。東坡詩不及胡琴

四。琵琶四絃也。

東坡集中有夢回文二首。自敘謂

大雪始晴。夢人以雪水煮小團茶。

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爲作遇文

詩。覺而續之。其詩云。醅顏玉盃捧

纖纖。亂貼餘花唾碧衫。歌咽水雲

疑靜院。夢驚松雪落空巖。又云。空

花落盡酒傾缸。日上山融雪漲江。

紅焙淺甌新火活。龍團小碾鬪晴

窗。此皆東坡狡獪之作。近人樊雲

門時喜效之。

周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

石榴皮書其家東老庵之壁云。西

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

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

書。東坡和三首云。世俗何知貧是

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
佳客。不向黃公覓素書。符離道士
晨興際。華岳先生尸解餘。忽見黃
庭丹篆句。猶傳青紙小朱書。淒涼
雨露三年後。彷彿塵埃數字餘。至
用榴皮綠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
后山亦和兩首云。一杯領意不須
沽。六字持身已有餘。癡子未知天
上樂。先生今解世間書。隨世功名
非所望。稱家豐儉不求餘。青衫出
指論寄字。白髮挑燈寫細書。俱可
誦也。

注引法苑珠林云。唐趙文信暴死。
三日復蘇。自說閻羅王命引出庚
信。乃見一大龜。身一頭九。作人語
云。我爲生時好作文章。妄引佛經。
雜揉俗書。又誹謗佛法。故受此苦。
后山有徐清詩。又作穎師字序載
徐清事曰。吾里中少年。每歲首簪
飾箕帚。召紫姑以戲。一歲有神下
焉。曰吾蓬萊仙伯徐君也。觀此則
紫姑之戲。宋已盛行。特少年爲之。
非必少女耳。
牡丹爲花王。亦爲花后。后山詩注
引錢思公語曰。人謂牡丹花王。今
姚黃眞爲王。而魏紅乃后也。

梁山泊地名。曾見后山詩。所謂萬
古梁山泊是也。後人詩文或有用
之。不得斥爲小說家言也。
黃山谷詩云。惟思窮山去。抱犢長
兒孫。按抱犢山言人人殊。神仙傳
云。王烈入河東抱犢山。見一石室。
有素書兩卷。寰宇記云。解州壺關
縣有抱犢山。福地紀云。抱犢山在
上黨東南乙地。有石城。高十丈。有
草名王照。取其葉服之。二三日不
飢。山水志云。抱犢山北嶽佐命之
山也。後魏葛榮亂。百姓抱犢於山
上。因名。然此山皆山西之抱犢山。
非今山東臨城之抱犢山也。

東坡詩中誤用典故。如西子姓西。摸金校尉作摸金中郎之類。前人已條舉之。山谷詩中亦有誤用者。如秦西巴作秦巴西。烹雁作烹鵝之類。又月黑虎夔籬之夔字皆誤用也。

東坡赤壁賦。祇云。客有吹洞簫者。而山谷贈東坡詩。乃云赤壁風月。笛。又題東坡贊云。東坡之酒。赤壁之笛。疑皆簫之誤也。

韋應物詩云。安居同僧夏。山谷詩亦云。僧夏莫問途。僧夏今人絕鮮用之。

牡丹今人知有姚黃魏紫。而不知

有牛黃袁紫。荔支今人知有紅荔支。而不知有綠荔支。竝見山谷詩。高子勉國香詩序云。國香荆渚田

氏侍兒名也。黃太史自南溪召吏都副郎。留荊州。乞守當塗。待報所居。即此女子鄰也。太史偶見之。以爲幽閑姝美。目所未覩。後其家以嫁下俚貧民。因賦此詩以寓意。後數年。太史卒於嶺表。當時賓客雲散。此女既生二子矣。會荆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予置酒出之。掩抑困憊。無復故態。問話當時事。相與感歎。予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太史之志云云。山谷

一生少爲孝子。壯爲端士。晚爲直臣。而亦有此閒情之賦。宋廣平胡澹庵固不足奇也。

竹夫人名青奴。見山谷詩。湯婆子名鐵婆。見山谷詩注。

渾家郎罷。山谷詩中每雜用之。所謂渾家兒女笑山公。及莫隨郎罷三年語是也。然渾家本於史虛白郎罷本於顧况。

張文潛體肥。山谷詩云。雖肥如瓠。壺胸中殆不羸。又云。六月火雲蒸肉山。又云。形模彌勒一布袋。皆文潛體肥之證也。

文選潘安仁射雉賦序云。習媒醫

之事。註曰。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雞也。今人謂娼妓爲野雞。殆本於此。

木芙蓉亦稱木芙蓉。山谷詩。紅妝

滿院木芙蓉。

太和縣亦稱白下。山谷詩。顧予白

下邑。

王右丞亦稱王右轄。山谷詩。丹青

王右轄。

少陵贈曹霸云。將軍魏武之子孫。

山谷贈曹子方云。阿瞞文武如兕

虎。遠孫風氣猶斑斑。施之令人鮮

不瞑目。

南通張齋翁建梅歐閣。說者謂以

宛陵廬陵方蘭芳子倩也。余按山谷守當塗日有句云。歐舞梅歌君更酌。自註歐梅當日二妓也。齋翁所本殆在此歟。

山谷亦有藥名詩八首。一四海無

遠志。一溪甘遂心。牽牛避洗耳。臥

着桂枝陰。二前湖後湖水。初夏半

夏涼。夜闌鄉夢破。一雁度衡陽。三

千里及歸鴻。半天河影東。家人森

戶外。笑擁白頭翁。四天竺黃卷在

人中。白髮侵。客至獨掃榻。自然同

此心。五垂空青幕。六一排風開。

石友常思我。預知子能。七幽澗

泉石綠。閉門聞啄木。運柴胡奴歸。

車前挂生鹿。八雨如覆盆來。平地沒牛膝。回望無夷陵。天南星斗溼。九使君子百姓。請雨不旋覆。守田意飽滿。高壁挂龍骨。

司馬相如可簡稱如。張文潛詩。欲

爲滌巾潛。請學滌器如。

橘逾淮變枳。燕苔至南變菘。見文

潛詩。

俗言八月菲。佛開口。可知佛亦食

菲者。

鷺稱風標公子。風號跋扈將軍。並

見文潛詩。

文潛讀黃魯直詩云。不踐前人舊

行迹。獨驚斯世擅風流。二語寫盡

山谷詩妙

胡戡秀才效歐陽公集古作琉璃堂。晁无咎為作長歌。是亦古今一佳話也。

秦少游有贈陳季常詩云。侍童雙擢玉。鬢髮光可照。又云。鸞馬放阿樊。皆可為柳氏匪妒之證。

陳唐卿江湖長翁集。有識村翁語一首。自敘云。勸耕淨居村翁老而健。問其壽云。山居淡食乃爾。昔一村叟。一野僧。皆壽百二。守杜郎中史承相呼而致敬。厚設而歸。即逝。二人壽未必止此。厚味非野人所愛也。云云。此可為貪競小人之戒。

江湖長翁集。有房陵十首。多存土語。如巧避曰起避。力尋曰改尋。晨起霧久乃開曰滂朝。瀟水溉曰酉。得雨曰一拆雨。晨飲茶曰勝山嵐。又曰防三分瘴。麵不摻者曰皮子麵。稻待霜乃收曰飽霜。米。年日飲酒曰坐年。社日曰斂脯。戲曰頑羹曰骨在。賣枯竹供爨曰竹筴。村落所聚曰楓。

柳子厚鉛錒潭記。注者謂以形似鉛錒得名。沈睿選雲巢詩云。古木為鉛錒。土音正相參。似為鉛錒之別解也。

陶淵明自號五柳先生。徐仲車自

號兩柳翁

淮南畢萬術。螢火却馬。注云。取螢火裹以羊皮。置土中。馬見之鳴。却不敢行。又千金翼方。載務成子營火丸方。謂可却五兵之災。均見陳簡齋詩注。

玉泉子王元寶富厚。以錢文如其名。因呼錢為王老。簡齋詩。元無王老又何怨。此又孔方兄之別稱也。古今注。江東呼青魚為婢。鱸魚為童子。魚為土父。其說甚新。簡齋嘗有魚婢之句。黃墟有二義。一淮南子上契九天。下契黃。謂黃泉下墟土也。一世說

新語。過黃公酒壚下。謂黃姓酒壚也。

簡齊有跋外祖存誠子帖序云。張友正字義祖。自少學書。常居一小閣上。杜門不治他事。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嘗評其書爲本朝第一。號存誠子。今人論宋書者。每不能舉其名。可慨也。

張曲江有鐵像。在韶州。韶人相傳。明皇悔時所鑄。唐子西謫嶺南。有詩賦之。此中國鐵像之所昉也。昭君古今咏之甚多。大抵皆借昭君而答元帝延壽。獨周益公一首。有云。誰知漢天子。袂服自列屋。有

如公主親。尚許寫履屣。况乃嬪嬙。微未得當。獲鬻。議論雖迂。宗旨却正也。

朱文公詩。未須蘆葦蠶妖娥。自注云。小說有人中麥毒。夢紅裳娘子悲歌。有一丸蘆葦火吾宮之句。此與佛經所說。簷葦火不同。

文公有十二時辰詩云。夜聞空窻。留飢鼠。曉駕雲牛耕廢圃。時才虎。圈聽豪夸。舊業兔園嗟。齒君看。蟄龍臥三冬。頭角不與蛇爭雄。毀車殺馬罷馳逐。烹羊酹酒聊從容。手種猴桃垂架綠。養得鷓鴣鳴角。客來犬吠催煮茶。不用東家買

猪肉。此亦荆公藥名。山谷星宿之類也。

范致能石湖集巫山高詩。自序謂世傳瑤姬爲西王母女。嘗佐禹治水云云。其說甚新。

石湖嘗謂巴蜀人生蒜臭不可近。又謂嶠南人好食檳榔。合蠟灰扶留藤食之。輒昏然。已而醒快。三物合和。睡如臆血可厭。今巴蜀人多嗜薑芥。嗜葱蒜者。率直魯人。或亦風俗之小異也。

陸放翁劍南集。有歸州謁屈平祠詩。序謂祠在歸州東南五里歸鄉。蓋平所居。

放翁又有遊諸葛武侯讀書臺詩。結句云。高臺當日讀何書。殊新。又過鹿門關有謁龐士元祠詩。皆可存古也。

放翁沈家園絕句。本事人多知之。檢其集中。尚有聞姑惡五古一首。不啻爲沈園兩詩留一註脚。用亟錄之。以餉欲知放翁軼事者。詩云。女生藏深閨。未省窺牆藩。上車移所天。父母爲他門。妾身雖甚愚。亦知君姑尊。下床頭。雞鳴梳髻着襦裙。堂上奉酒掃廚中。饋盤殮。青青摘蔡莧。恨不美熊蹯。姑色稍不怡。衣袂沾淚痕。所冀妾生男。庶幾姑

弄孫。此意竟蹉跎。薄命來譏言。放棄不敢怨。所悲孤大恩。古路傍陂澤。微雨鬼火昏。君聽姑惡聲。無乃遺婦魂。

楊誠齋詩好用俗字。如溫飽能消底。種竹移花作麼生。語溪見了紫巖回。欠個山莊墮我傍。底麼了個。皆白話也。誠齋又屢用恰則。恰則猶言恰好。亦俗語也。上元夜粉米爲繭絲。書吉語置其中。以占一歲之福禍。謂之繭卜。見誠齋江湖集。誠齋詩。西湖瘦得如盆大。自注大

音情。可知大讀情由來已久。尤延之戲誠齋爲羊。誠齋戲延之爲螭。嘗賦詩云。儂愛山行君水遊。尊前風味獨宜秋。文戈入手玉無價。寶器羅胸金欲流。

誠齋有句云。小郎灘下大郎灘。伯仲分司水府關。誰爲行媒教作贅。小姑山與大姑山。此欲以小姑大姑嫁小郎大郎。奇已。又有句云。慈湖也會說媒妁。執柯教與五老約。東方一老羞妙齡。正似彭郎却老成。此欲以大姑匹五老。更奇。誠齋金山詩有云。初云謝靈運。愛山如愛命。撥取天台雁宕怪石頭。

疊作假山。立中流。又云王逸少。章
聖入神妙。天賜琉璃筆。格玉硯屏。
仍將大江作陶泓。余數游金山。不
聞是說。可見古跡逸者多矣。
宋制宮中打六更。誠齋詩。天上歸
來打六更。
誠齋有宿放牛亭。秦檜墳庵詩云。
函關只有一穰侯。瀛館甯無再帝
丘。天極八重心未死。台星三點折
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恐作移中
屬國羞。今日牛羊上丘隴。不知丞
相更噴不自注。丞相初節似蘇子
鄉。而晚謬。觀此則宋人之論秦檜
固多恕詞也。

誠齋東園開九徑。有詩紀之。九徑
者。江梅海棠桃李橘杏紅梅碧桃
芙蓉各植一徑。命曰三三徑。
薛士龍浪語集。有遊竹陵善卷洞
詩云。萬古英臺面。自注寺故祝英
臺宅。此又祝英臺一故實也。
士龍石門詩。狉獷應難致。自注狉
獷皆出石門山中。狉類猿而綠。獷
類狗而黃。蓋猴屬之大者。狉讀如
廣。殆所謂狼子也。獷字書音黃。土
八作去聲呼之。詩人多識於鳥獸
草木之名。信然。
士龍周將軍廟觀岳侯石像詩。自
注侯初下大理獄。吏執筆請辭。大

書其紙尾而吐之。曰汝觀今世鮮
有大臣繫獄而生者。趣具成案。吾
爲汝書。此事不第宋史所闕。抑且
各家筆記所佚。爰錄出之。
舊說海棠無香。惟昌州海棠有香。
樂圃有棠三本。其花亦香。乃知非
蜀棠獨香。香棠自有種耳。此見士
龍香棠詩序。
氏聖中韓魏公居所生憂。從其兄
琚守齊安。卽國寺西廡爲書堂。以
居。恆有二女子夜至。衣冠高古。容
裝麗甚。公恬不爲怪。及去。二女告
曰。妾非人也。亦非仙人鬼魅。遊處
再歲。而言不及亂。公德士也。行矣。

推此澤天下。此亦見士龍二女
 篇詩序。可補魏公軼事也。士龍又
 曰。走讀齊安記。屈原之死。二女孝
 慈。亦于此投江。故武昌郡人。以五
 月五日競渡。角黍迎神。舟上二女。
 非仙人鬼魅。豈靈均二子之精爽
 耶。屈原有女。其說亦新。
 長沙號小長安。見王南卿義豐集
 注。彭州號小成都。又號小洛陽。見
 汪大有水雲集詩。
 戴式之石屏集送張子孟云。不過
 神愁嶺。須經鬼哭山。自注。柳陽有
 有鬼哭山。桂陽有神愁嶺。
 李約作廣州漕時。請客遊藥湖。出

心事已同鷓鴣鳥。白眼界空逐雲山
 蒼。酒安能管興亡事。菊亦頗復時
 世妝。何似長歌明月裏。月明天闊
 地更長。此律句也。
 許太空云。山谷誦東坡我詩如曹
 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
 湖三江。十五國風無楚詩。蓋外之
 也云云。說殊新刻。山谷恐無是意
 也。
 律詩一句五字相同者。汪大有水
 雲集。杭州雜和林石田末首云。休
 休休休休。可云翻格。
 宋亡。宮人隨元師北上。分嫁北匠。
 汪水雲有時詠之。此亦亡國之慘

新龍佐尊。一意願盼。無暇與賓客
 語。戴式之有句云。手拍錦囊空得
 句。眼看檀板遇知音。李大怒。謂戴
 舟中有麻油。不投稅。拘留其船。戴
 又有句云。扁舟載明月。枉作賣油
 公。亦笑柄也。
 舊傳有客謁一士夫。題其刺曰。琴
 棋詩酒客。方巨山有詩嘲之。
 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催租敗
 興。竟不復續。方巨山曾續之云。滿
 城風雨近重陽。城脚誰家菊自黃。
 又是江南離別處。寒烟吹雁不成
 行。此絕句也。許太空亦續之云。滿
 城風雨近重陽。一舸烟波入醉鄉。

聞也。

從來詠奔者。皆詠圍奔。劉潛夫後村集有詠象奔一首。有云。屹然兩國立。限以大河界。遠砲勿虛發。士卒要精汰。昆陽以象奔。陳濤以車敗。匹馬郭令來。一士汲黯在。皆確切也。

香奩集。或云韓偓撰。或云和凝撰。後村有讀金變密記事云。小窗試讀金變記。始信香奩屬別人。蓋後村亦以香奩爲出曲子相公也。放翁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是宋時有說琵琶

記者。後村詩云。兒女相攜看市優。縱談楚漢割鴻溝。山河不暇爲渠惜。聽到虞姬直是愁。是宋時又有演霸王別姬者。

俗語謂多人聚集爲一窩蜂。後村詩云。民散未收蜂。一窩。自注建炎有盜名一窩蜂。句讀之讀。可叶徒谷切。見山谷詩。

跋

此余二十年前。讀宋詩時。隨筆所記。雖多刪說。亦間有新穎可喜。頃濟公復刊入月刊。屬余重校。當時所據之諸書。泰半皆不在手邊。遇有誤字。率就記憶所得正之。肌改之處。恐不少也。書此志歉。癸酉閏夏大可

吳梅村軼詩

(浩然)

吳梅村送遼左故人詩七律六首盛傳人口近武進董氏曾得吳氏家藏稿刊行則此題共八首第三首云傷心書斷玉關秋使者收鷹北海頭共事故人誰賜告別來諸將幾封侯風霜積裏真難受瘴癘天邊不易求莫信古稱卑濕地南中猶有逐臣愁

第五首云

貫索天邊動使星。赭衣羸馬夕陽亭。胥靡憔悴傷圖畫。巷伯牽連累汗青。滅死朔方誰考驗。徙家合浦竟飄零。故園無限東風柳。蘆管吹來不忍聽。

又梅村臨歿時賦金縷曲一闕哀悔淒涼世所傳誦今據董本則尚有絕句四章雖造語近俚然真情流露不啻剖抉心肝詩云

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應填補。總比鴻毛也不如。豈有才名比照隣。發狂惡疾總傷情。丈夫遭際須身受。留取軒渠付後生。胸中惡氣久漫漫。觸事難平任結蟠。魂夢怎消醫。怎識惟將痛苦付沈瀾。姦黨刊章謗告天。事成糜爛亦徒然。聖朝反坐無冤獄。縱死深恩荷保全。

阮邨八景

(隻園)

余居靜安寺路之哈同路。舊阮村也。村多阮姓。均以園圃樹藝爲生。乙卯丙辰間。余偶過此。尙覺茅瓦棘牆。雜以坏土也。愛僱園主羅而致之。填浜關路。慶市煥然。今十年矣。筆墨餘閒。挈小兒女往還其間。在甚囂塵上之上海。此地乃清涼世界也。略得八景。繫之以詩。

阮村步月

村左爲安南路。鬧市也。其北達福煦路。南達愛文義路。道平似

砥。可以安步。月明三五。皓魄瑩然。乘興一周。此間

可得不少佳趣。

梭鞋葵扇夜何其。領略清輝月一規。半是
豆棚瓜架地。有人團坐說盲詞。

徐匯兜風

福煦路西卽徐家匯路。摩托鳴
鳴。兜風者徹夜不絕。斜陽晚步。

清鷗自來。惟福煦路公共汽車。時須避讓耳。
獵獵輕車西復東。高樓微染夕陽紅。蟬聲
喧徧濃陰樹。涼入衰翁杖履中。

嘉樹庇道

哈同路左右爲靜安寺路孔道。
沿路種樹約一里許。夏間濃綠

如畫。勞働家每席地小憩。若身入其境。不覺鬚眉
俱綠矣。夕曛欲上時。每有少年新偶。聯臂徜徉。較
之摩托兜風。別有雅趣。

高於桐葉翠於槐。一里清陰倚石栽。豈特
晚間窺儷影。午風曾蔭喝人來。

名花餞園

靜安寺路。以愛儷園最鉅。園圍
短牆。上綴以籬。園外人皆得見
之。其園址包哈同路之左。直至福煦路。其右則西
摩路矣。余客園十三載。往能步行一周。繼則用車。
今並板橋石磴。欲下車時。亦恐蹉跌。殊負名園也。
福煦路有周家花園。亦極精雅。為四明周君湘雲
所有。

短牆曲折矮籬斜。萬紫千紅總是花。始信
近來腰脚弱。板橋石磴屢迴車。

古寺鐘聲

靜安寺距阮村僅百步。云係孫
吳赤烏年建。往時四月初廟市。
自泥城橋直達寺前。家具農具。鱗次櫛比。今則屆

期略為點綴而已。寺址佔賣略。蓋即寺前應天泉。
亦縮成一井。範以石欄。孰知此為天下第六泉哉。
寺僧又以斂產為事。徒供寺外人剝蝕。惟晨曦未
上時。猶聞蒲牢一吼。差可解嘲。

霜橫月落夜烏眠。一杵清聲破曉煙。遮莫
繁華談廟市。石欄尙計應天泉。

輕車鈴語

阮村前達小沙渡路哈同路赫
德路。電車孔道也。往來必曳鈴
為號。中華書局男女工人以千百計。朝暮必登車
行。連袂摩肩。攀扉而入。甚有因擁擠而鵠立者。若
福煦路之長途汽車。較為舒適。儘有青年作時世
粧者。顧盼生姿。皆華人也。然亦有西人伉儷。羸雜
其間。

紅男綠女步從容。記里鄰鄰問客蹤。戲把

漢書移一字。車如流水又如龍。

平沙試馬

福煦路東面屬公共租界。西即法租界也。中為甌脫。平沙一片。

用為試馬之場。每當旭日初昇。曉風乍煖。西人男女。並騎疾馳。往時歐婦多用坐鞍。今亦橫騎馬背矣。彼此互較速率。因而談笑。觀者亦羨其天真爛漫也。至公共汽車通行。路已改築。無復再觀此樂矣。

疏林碧影隔葱龍。淺露朝曦一點紅。妾貌如花郎似玉。雕鞍雙駛趁春風。

古井觀蝦

靜安寺前應天泉。稱為天下第六。往時一泓秋水。尙是方塘。今

已涸成一井矣。廚娘澣婦。每有汲纒取泉者。據寺僧云。泉中有蝦。兩鬚無芒。梁時某僧呪之。蝦能化

龍飛去。今其遺種。猶有存者。余於乙卯來滬。尙見其二。惟小如蝌蚪耳。

寒泉一掬任潏洄。綠女紅男集水隈。聞道高僧曾指點。此中亦有化龍材。



◎饒有仙氣之夢中詩

(淵淵)

舊文學家。以精神凝聚之關係。往往夢中得句。且往往有極精鍊之佳句。但多零章斷句。不成片段。間或有一二字。在似通非通之間。殊少整篇完善之作。白霞居士陳潛。號伯霞。弱冠遊宦關西。甚負能名。戊申後旅寄北平。日惟以詩書畫自娛。與易實父陳散原諸先生。互相唱和。不願更作政治生涯。今春來滬。訪余寓樓。接談頗歡。時相過從。一日忽至。息至入門。即大呼曰。我其死乎。急叩所以。則謂夢中得詩一律。饒有絕塵遺世之意。隨索筆錄示原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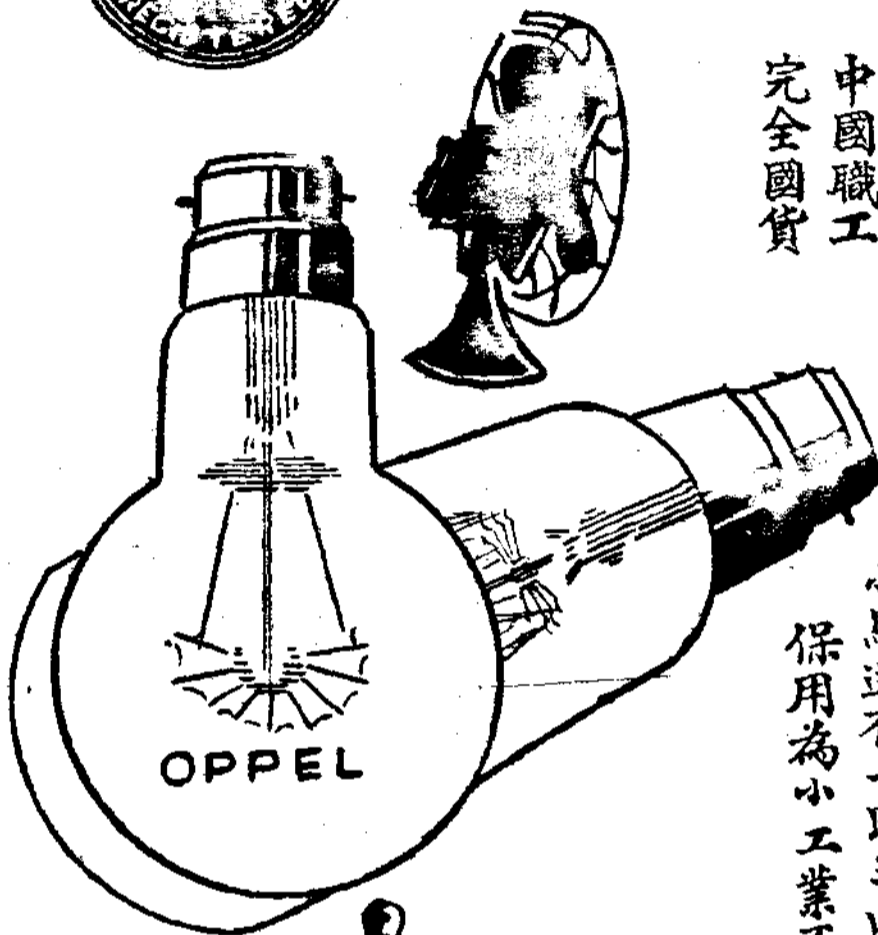
門外迢迢水一涯。水邊清影是梅花。生憎白髮催年老。死抱紅心到日斜。渺渺情波迴大地。茫茫浩劫付蟲沙。乾坤有盡情無盡。一笑仙人綠萼華。

余讀竟笑曰。此詩似傷時感世之作。或係君白天積想所致。惟首尾四句。頗有乩詩意味。是仙氣。非死徵也。居士爲之釋然。但夢中詩完善如此。卻不多見。因錄出之。亦海角談詩之鴻爪也。

亞浦耳



注意
中國資本
中國職工
完全國貨



中國亞浦耳電器製造廠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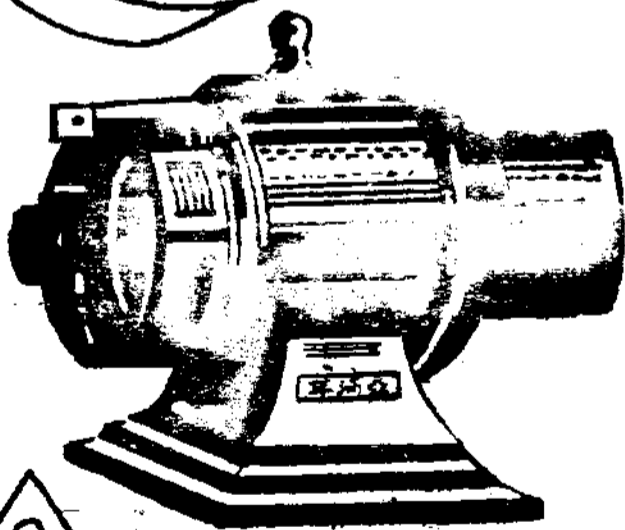
各種電燈泡省電光亮不傷目力

吊風扇柏風扇省電祛暑生涼

小馬達有一匹半匹及四分之一馬力包修

保用為小工業不可少之唯一利器

各電料行均有出售



雷報掛號
有線八八四
〇無線一八
八四〇英文
OPPEL

中國亞浦耳電器製造廠

總廠上海陽路六六號 電話三五三〇六
新廠上海桂陽路郵陽路(楊樹浦底)

白濁之症狀及治療法

(白濁起原及症狀)社會愈文明、患花柳病者愈衆多、實爲國民之險狀、然亦爲我醫藥界所急欲解決者▲
白濁一症、佔花柳病中之十分之六七、而爲最難根治者、其蔓延尤爲宏廣、能傳染、能遺傳、能絕嗣、能殘廢、能併發各種疾病、而不知致病之由▲白濁原因、俱由不潔之交媾、淋菌由尿道侵入、患過一次、仍易再染、初起尿道發熱、繼則有濃液洩出、排尿刺痛、熱癢難忍、日愈火旺盛、易舉而脹痛、男則尿道口紅腫、女則大陰脣紅熱、是謂急性、亦患此病之最痛苦時間、再進則急性變而爲慢性、淋毒亦因之深進後尿道、且痛苦亦緩和、而至於不知不覺、淋菌之形狀、淋菌形如腎狀、二菌間側相對、常時排列成雙、故命名雙球菌、一八九七年(奈塞耳氏發見)若以所淋之濃液以八百倍顯微鏡照之、即可顯見、此菌常居於白血球之內、及潛伏於鬆軟之後尿道海綿體組織中、故延至日久不易根治、絕非服藥及表面治療、可以全愈(白濁之併發症)白濁在初起急性時、受有痛苦、然延至日久痛苦減除、且所淋之濃液亦見滅、患者俱以爲此乃病愈之象、而不知內、外部淋菌、均在作祟、荷身體衰弱、即可併發下列各症(淋毒性舉丸炎、攝扶腺炎、關節炎、橫痃、尿道炎、膀胱炎等)一切泌尿器疾病)本醫師歷任各醫院專科主任、及上海南方醫院院長、歷十六年、治毒素以根本解決爲宗旨、故對於初起性白濁、小便刺痛、濁流厚黃、以最新式(透熱機)電療、德國(黃色素)靜脈注射、於二、三小時後、直達患部、即見撲滅淋菌作用、並與以滅疼痛消炎熱之尿道防腐劑內服、確可極速全愈。如係日久慢性白濁、時流時止、不覺痛苦、偶遇勞動、稍見增多、則用世界最新發明、唯一驚人聖藥(混合血清)注射法、並輔以電療、內服、及後尿道洗射等法、大約一星期後、以科學檢驗小便、保證完全斷根、此外如由白濁而發生之各種副症、皆可隨之極速治愈、對於生育、毫無障礙、且在診治時間、決無絲毫痛苦、▲本醫師爲欲治愈後、明療是否斷根起見、特約各衛生試驗所、免費檢驗、並可出立證書證明、完全斷根、

屠企華醫師謹啓

▲診所派克路(白克路北)梅福里電話三五〇三七▲診時上午九時至一時下午四時至八時▲診金一元二角▲拔號加倍

溫熱新解

(陸士諤)

仲景之法。至唐而一變。漢唐之法。至清而又一大變。清代自葉天士薛生白徐靈胎吳鞠通王孟英。大倡溫熱之說。而醫林風尚。羣喜輕清流動之品。道中相戒。不求有功。但期無過。麻黃桂枝柴胡細辛石膏大黃諸藥。談虎色變。羣不敢用。而人命之因此遷延坐誤者。歲不知凡幾。問其所以。則曰我宗吳鞠通溫病條辨法也。宗王孟英溫熱經緯法也。不知鞠通醫案。善用麻黃。孟英醫案。不廢辛溫。(孟英用辛溫藥有十力案之多。其用寒涼方則多誤治之證也。鞠通尤善用麻黃。吳王醫案上海世界書局均有刊本。)讀者自囫圇吞棗。未曾仔細辨認耳。致溫病條辨溫熱經緯兩書。吳王二氏爲慨彼時醫界不辨病症。不求病因。顛預施治。概以辛溫之藥

治溫病。不得已而作也。雖其書文多語病。不免瑕瑜互見。(溫病條辨余已爲之加評。世界書局有刊本)然名曰溫病。曰溫熱。亦見病不屬溫。症非見熱。卽不相宜。奈何因噎廢食。遇非溫之症。亦以此種方藥。潦草塞責乎。故歸咎吳王。吳王不任咎也。近人陸九芝著世補齋醫書。對於溫熱各家。抨擊不遺餘力。此種一偏之見。夫豈事理之平。

士諤研讀傷寒逾二十年。而於溫熱各家。亦未嘗偏廢。且於傷寒溫熱兩有所悟。此種一得之愚。已在醫學南針二集中。略吐其端。然贖者與人言。每高其聲。惟恐聽者不聞也。體其用心。亦屬良苦。故不辭喋喋。再強聒於此。

吳鞠通曰。凡病溫者。始於上焦。在手太陰。又曰太陰之爲病。脈不緩不緊而動數。或兩寸獨大。尺膚熱。頭痛。微

惡風寒。身熱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後熱甚者。名曰溫病。夫此種病症。何以知其必在手太陰經。手太陰經病之見症。果在何處。昔仲景之著傷寒也。曰太陰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以太陽脈上連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強。蓋必有太陽見症。始可名之曰太陽病。今手太陰經見症全無。而武斷之曰太陰病。果何所見而云然耶。攷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循臑內。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上廉入寸口。下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今缺盆既。不痛。臑臂內前廉又不強。何由知其病在手太陰經耶。太陰之脈不上頭。頭痛惡風寒。仍是太陽病。不能硬指爲太陰病。身熱自汗。口渴。係陽明經見症。不能硬指爲太陰也。惟咳之一症。可指爲肺病。然肺是肺。太陰是太

陰。何能并爲一談。太陰是肺之經。肺是太陰之藏。猶之車站與鐵路。雖聯通一氣。究竟是兩物。不能指車站卽爲鐵路也。此實吳書之大病。良由作者先存一跳出傷寒圈子之我見。有心苦爲分析。故有此弊。然其說理雖謬。而論證立方。則頗有合於病情。此則不可一筆抹煞者也。大抵傷寒之方。經藥居多。麻黃細辛柴胡附子。均經藥也。雖傷寒方未嘗有絡藥。如生薑桂枝之類。然絡藥其大宗也。溫熱之方。絡藥居多。薄荷荊芥青蒿桑葉。均絡藥也。雖溫熱方未嘗有經藥。如羌活獨活葱白之類。然絡藥其大宗也。漢唐之書。無不尙用經藥。清醫之書。無不尙用絡藥。傷寒溫熱兩家之書。旣被我一眼窺破。直抉其隱。則知是朱非亦者果非。因噎廢食者亦未嘗是也。

傷寒之病。病在六經之經。故仲景諸方。大半多係經藥。如麻黃桂枝葛根之爲太陽陽明經方。柴胡之爲少陽經方。桂枝之爲太陰經方。細辛附子之爲少陰經方。當歸四逆之爲厥陰經方。可以舉隅反三。溫熱之病。則病在六經之絡。故溫熱諸方。大半多係絡藥。如薄荷杏仁桑葉牛蒡連翹橘皮竹葉青蒿豆卷荊芥銀花鈎藤菖蒲。有一味不入絡脈者乎。脈之縱者曰經。橫者曰絡。病在經易傳。病在絡不易傳。蓋絡病橫走。終不比經病豎行之易傳也。既知藥之有經有絡。則病在絡者。自非經藥所能奏效。病在經者。自非絡藥所能見功。推之爲溫爲熱。爲風爲濕。在表在裏。無不然矣。夫然吾人治病。不必分傷寒溫熱。只消辨經病絡病。病而在經也。寒則與麻黃桂枝。熱則與麻杏石膏。寒症中見煩躁一熱症。卽有大青龍之石膏。溫瘧本是熱病。溫

瘧中但見骨節煩疼一寒症。卽有白虎加桂枝之溫藥。病而在絡也。熱則與桑葉菊花。寒則與防風蘇葉。寒之甚者。薑桂亦所不禁。熱之甚者。石膏寒水。正屬要需。或曰。子以經病絡病。分傷寒溫熱治法。果發前人所未發。闢新徑於榛莽。雖然。言之非艱。辨之維艱。經病絡病。果從何而辨認。

答曰。是不難辨。頭項強痛惡寒脈浮。此太陽經病也。若止頭痛惡寒脈浮。而項不強者。此病在太陽之絡。不在太陽之經。經藥卽非所宜。蓋太陽經脈上連風府。病在經者。頭項必痛。腰脊必強。有此症爲病在經。無此症爲病在絡。此乃是辨症之總訣。而用藥之要目也。目疼鼻乾不得臥。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脈尺寸俱長者。此陽明經病也。若止身熱汗出不惡寒。而無目疼鼻乾諸症。此病在陽明之絡。不在陽明之經。以陽明經脈夾

鼻絡於目也。口苦舌乾目眩。胸脅痛而耳聾。脈尺寸俱絃。寒熱往來。此少陽經病也。若止口苦舌乾目眩寒熱往來脈絃。而胸脅不痛。耳不聾者。此病在少陽之絡。不在少陽之經。以少陽之脈循脅絡於耳也。既能辨明病之在經在絡。又須細認是風是寒。如傷風用防風荆芥。感寒用蘇葉生薑。咳嗽用蘇子杏仁。挾濕用藿香佩蘭。挾痰用陳皮半夏。傷食用山查神麴。此猶是粗淺之言。同是風。須辨其風之爲寒爲熱。風寒宜防風蘇葉。風熱宜桑葉菊花。風熱之淺者。桑葉枇杷葉。風熱之深者。荆芥薄荷。同是咳嗽。有須桔梗川貝。有須浙貝杏仁。有須紫苑蘇子。有須旋覆款冬。蓋開肺宣肺柔絡之不同也。葉天士之論溫熱也。其言曰。傷寒多有變證。溫熱雖久。在一經不移。又曰。衛之後。方言氣。營之後。方言血。在衛汗之可也。到氣纔可清氣。入營猶可透熱。

轉氣入血。則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又曰。氣病有不傳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傷寒中少陽病也。彼則和解表裏之半。此則分消上下之勢。隨證變法。如近時杏樸苓等類。或如溫膽湯之走泄。因其仍在氣分。猶可望其戰汗之門戶。轉瘡之機括。卽葉氏之言。可以證明病之在絡不在經矣。傷寒多傳變溫熱。在一經不移者。病在經易傳。在絡不易傳也。衛之後言氣。營之後言血者。絡病由淺入深。故自衛而氣。自氣而營。自營而血也。邪在少陽。或用杏仁厚樸茯苓。或仿千金溫膽湯立方者。亦治其絡不治其經也。蓋治經之藥。非柴胡不可以此知之。

生先僵



(賢仲汪)



僵先生一僵再僵

中

國人向來有「對偶癖」的。所以蠟燭要點一對。棋竿要豎兩根。蠟燈要求成雙。先施公司對門要開永安公司。商務印書館隔壁要開中華書局。這些都是對偶的表現。

死

人的靈臺兩傍。何以定要用一對童男童女。其實死的是男人。祇要用一對童男。若是女人。就用一對童女。那方能符合男女有別的中國古禮。如果死的是年輕姨太太。也弄一個美麗小廝在棺材傍邊長期侍候着。就不怕他在陰間演一出有聲有色的來富唱山歌嗎。

據

說。活人並不是不想避免這嫌疑。只因向來的習慣。人類的配對。定要是兩個異性配在一起才能算「對」。兩個男性。好像兩個電燈泡。兩個女性。便像兩隻燈頭。因為鑲不攏筍頭。就不會落火。所以不能配對。廣汎的說一對人。不必注釋。就知道是一男一女。

一個栗子頂一個殼。一個男人配一個女。這是天公地道的事。因為中國人有對偶癖。凡逢不成對的男女。大家便要千方百計的替他們拉攏在一起。所以中國人最高

興牽絲攀藤替人家做媒。據說人生一世做成功了三個處女媒人。老來就能免還壽生。

士

諤先生大概也是想措還壽生的油。所以定要與僵先生做成功一個媒人。拉一個阿金姐出來配成一對。這是功德無量之事。不過奶奶經上又說：「誰要多事替寡婦做了媒。站在月光下往往瞧不見影子。」阿金姐是寡婦。士諤先生在步月的時候。不知可曾留心看看自己的尊影。

僵

先生在春天會請瞎子算過一個命。說他今年秋天應有貴人提拔。自從與夫人離婚以後。弄得家破人亡。早已將瞎先生的話忘記了。現在遇見了沈家裏。既有優送。復獲嬌妻。可說是人財兩得。僵先生至此才知道瞎子的話確有奇驗。沈家裏難道還不能算是貴人嗎。家裏不過一個工匠罷了。僵先生與他同居時。也不過拿他當了家裏邵家裏等一律看待。誰想他

沈

竟會平步登天。僵先生羨慕之餘。更教他以後不敢再看輕短打朋友。

僵

先生此時纔確信勞工神聖的真理。他恨不得也剝却這件撈什子的長衫。祇是一時還不能犧牲小學教員的薪水。便想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領得了工會津貼以後。就去做了一套國貨呢的中山裝。混在長衫階級裏。不能算他穿短打。混在穿短衣的工人隊裏。也不能說他是長衫先生。這是一種中立性的服裝。好像是蝙蝠一樣。介乎飛禽走獸之間。正可以表示他現在腳踏工學兩界的地位。看見了武裝同志也能舉起手來行個革命的敬禮。因為這是最時髦而且最革命的裝束。

舊

僵太太是一個舊女子的典型。雖認識幾個字。思想未免太落伍了。阿金姐却完全不同。她沒有進過學堂念書。却天天非看報紙不可。她能提起筆來親自簽名。她能將總理遺囑背得滾瓜爛熟。她能在會議席上

站起身來發表意見。她能發表革命的談話。就是與僵先生討論家務。也能將各種新名詞運行得頭頭是道。僵先生吃慣了鹹肉豆腐湯。忽然換換口味。吃一盆宵夜館裏的咖喱雞飯。自覺別有風味。

阿

金姐對僵先生提議道。「中國女權之所以不發達。就因為女子經濟不能獨立。女子非倚靠男子生活不可。男女怎麼能夠平等呢。我與你要做一對模範夫妻。你我的經濟權都要宣佈獨立。你不能侵犯我的自由。我也不來侵犯你的。」

僵

先生聽了這幾句話。真佩服得五體投地。心想從前的夫妻齟齬。都是為金錢而起。現在她反要求我經濟獨立。分明是不要我養活她的意思。娶了老婆不要我養。確是天下最便宜不過的事。但是心裏反而有些過意不去。便對她說道。「我做了你的丈夫。應有贍養妻子的義務。因為我是忝為一家之主。你是我的家屬。贍家

是我應盡之職。」

阿

金姐佛然不悅道。「你還未脫封建思想。你要做我的家主。還要強迫我做你的家屬。這是帝國主義的口氣。我就不懂什麼主與屬。只知道我與你一樣。大家都是有獨立主權的人。請你以後休要侮蔑我的人格。」

僵

先生再要說拿錢養她的話。真變了不識相嘴。心裏却非常佩服阿金姐的見識高人一等。同時也就覺得她動不動就有一篇大道理講出來。不像舊妻子那樣容易對付。

他

們的家庭組織在一個統樓面上。將樓面隔成三間。僵先生佔據前房。阿金姐住在後樓。中間還留一間公共起居室。家裏不用開伙。僵先生午飯在學堂裏吃。晚餐由工會供給。阿金姐也從不在家裏吃飯。因為她是工會裏的重要份子。每天酬應很忙。

他

們結了婚以後。爲什麼還要分房睡呢。這當然也是阿金姐要這樣辦的。據說她與前夫感情異常惡劣。推究其原因。就爲了夫妻太親近的緣故。牙齒與舌頭太接近。一個不留神。牙齒就會咬痛舌頭。我們要保持新婚之愛。就要節省愛情。留着慢慢地咀嚼。不要一口氣吃傷了。以後便覺得淡而無味。

這

幾句話可謂說到了僵先生的癥結。他與前妻本來也是極恩愛的。皆爲不捨得離開一步。大家都覺得膩味了。夫婦間才會發生裂痕。所以僵先生雖是十分愛着阿金姐。但是不得不抑制他的情愛。

每

夜僵先生在工會裏辦完公事回家。阿金姐總是不在房裏。他只得獨自在起居室裏等着她。有時候閱着學生的課卷。如無課卷。便取一冊小說書消遣。一兩個鐘頭以後。阿金姐回來了。陪他在起居室裏談幾分鐘話。到臨別之時。僵先生笑嘻嘻地問道。「我愛。今晚我

們能夠合作嗎？」

又要腐化了嗎？

你

的態度太強硬了。我們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非將他打倒不可。

的逆跡尙未暴露。明天再下討伐令罷。

他

金姐說一聲「向左轉。」便獨自回房去睡覺。碰的將房門一關。那是今夜的僵先生只能強硬到底了。

阿

果阿金姐說「向右轉。」則僵先生就能有腐化的機會。所謂腐化。就是使他的強硬態度。軟化得像豆腐一樣。

如

轉右轉。全憑阿金姐作主。僵先生絕對不能勉強。有一次僵先生要強迫她向右轉。她毅然作色道。

左

「你想拿我當玩具嗎？」僵先生就不敢冒大不韙了。但是阿金姐有時要向右轉起來。僵先生就無法拒絕。

有

一日。僵先生因爲白天的工作太辛苦。等不及阿金姐回來就先睡了。她喝得醉醺醺地回家。硬把他拉了起來。好像唱了一齣賣油郎受吐。恰巧明天她的廠裏歇工。而他却恰逢年考加緊工作。想早些休息。她因爲喝了幾杯酒。大爲高興。向他提出向右轉的要求。他稍露倦意。她便悻然怒道。

我

是一個有靈性的人。並不是風車。向左向右轉都要隨你的便。我難得向右轉一次。你就同我豎扭。從今往後。我要實行分共了。永遠不與你合作。將來看誰先屈服。

不

必等將來。現在我就表示屈服了罷！僵先生靦顏向阿金姐道歉。阿金姐此夜竟大搭架子。屢次要倔氣出門去。僵先生做好做歹。陪了許多小心。總於向

右轉了一次。才將她哄快活了。

阿

金姐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條件。她對僵先生說是爲預防他非法向右轉起見。不得她的允許。不准他侵入她的臥室。他若有事。只能在房門上篤篤篤的敲三下。她不說進來。他只好打回票。所謂向右轉。就是轉到僵先生的前房去。據說外國夫妻都是這樣的。阿金姐原來是採用的歐美制。

阿

金姐的交游很廣。常常帶朋友到家裏來。關緊了房門密談。絕對不許僵先生去竊聽。據說這也是外國規矩。竊聽別人的祕密與偷拆私信一樣。都是不道德。而且是犯刑法的行爲。僵先生有一次見她帶了一個年輕小夥子來。也是關緊了房門切切私語。他心裏未免有些疑惑。忍不住去偷聽一下。恰被她在門縫裏張見。便開出門來將他極嚴厲的教訓了一頓。下次他再也不敢犯法了。

阿

金姐一開口。就教僵先生尊重她的人格。嚇得他笑話都不敢對她說一句。因為男人調戲女人。就是侮辱女人的人格。反之。如果女人調戲男人。那就法律無明文規定了。所以只許阿金姐強迫僵先生向右轉。不許僵先生偶而腐化。

阿

金姐嫁後。不到三月。肚子就膨脹起來。而且進步極速。到了第二年的新年過後。她就不能工作了。她連連的埋怨僵先生道：『都是你害我的。常常的要向右轉。現在轉出是非來了。使我不能工作。破壞我的經濟獨立精神。教我如何生活呢？』

僵

先生安慰她道：『在生產期內。所有你的生活費。完全由我擔負。』

阿

金姐又不悅道：『你終不脫資本家的口氣。你想看帝國主義的樣。向我實行經濟侵掠。想借此侵犯我的自主權嗎？』

依

你便怎樣呢？

女

工在生產期內。資本家不但不能扣除工資。還該貼補我們的醫藥費。因為女人養孩子是為國家盡義務。廠主應當盡量的幫助我們。但是現在的資本家都是自私自利的。他們決不肯幫助我們。我現在已聯合了多數懷孕的女工。向廠方要求產期津貼。不達目的。誓不干休。只要我們盡力奮鬥。終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在我不會得到廠方的產期補助費以前。只能暫時向你借款維持生活。你要聽明白了。這是借款。將來要還你的。如果你要提出損害我主權的條件。我寧可去借外債。

我

願將我所有的金錢。全部無條件的借給你。

僵

先生在這半年中。積了六十塊錢。居然在銀行裏立了個儲蓄存摺。他就將這存摺交給了阿金姐。

阿 金姐嫁後六個月。就養了一個孩子出來。僵先生覺得奇怪。阿金姐却說是前夫的遺腹子。但是沈家裏會對僵先生說過。阿金姐的前夫一年前已經去世了。她守過了週年才改嫁的。

阿 金姐在醫院裏生產。前後耗費共計一百六七十元。僵先生少不得到各處去借了債來。再放款給阿金姐。房錢又欠了兩個月。能典質的衣服又都送入押當存箱。他又恢復了從前的窘態。但在阿金姐面前却不敢吐露。他怕被她罵帝國主義的走狗。

阿 金姐因拿不到廠方分文津貼。身體稍稍復原。便走出醫院來奔走運動。廠方絕對不理睬她。她氣極了。便在工會裏召集大會。提議罷工游行示威。女工們一時興奮。大家舉手讚成。明日就實行罷工。

阿 金姐奔走罷工運動。把新生的孩子托付給僵先生撫養。他對於抱小孩子原有相當經驗。但是這

新生嬰孩非乳不活。張開了嘴啼哭。怎麼也哄不快活。他拿了幾件夏季的衫褲去換了一罐代乳粉回來。慢慢的灌給嬰孩喝着。所有的尿布都染污了堆置在室隅。阿金姐如果再不回家。就要發生尿布荒。

阿 金姐深夜歸來。要僵先生做一篇罷工宣言。限一小時內交卷。另外還要寫五百張罷工標語。三十面罷工標旗。明日清晨要拿出去游行請願的。僵先生奉命唯謹。將孩子給阿金姐暫時抱着。立刻磨墨伸紙。寫好一張宣言草稿。交人拿去排印。又到工會裏去取了兩大瓶墨汁。打開一大卷白紙。一張張的寫標語。直寫到東方發白。只寫好不到一百張。

僵 先生寫得頭昏眼花。手痠腰痛。剛抽着了一支烟。坐着實了想休息一會。阿金姐已一骨碌爬起身來。臉也不洗。對僵先生匆匆說道。『恐怕有人破壞我們的罷工運動。我要率領着糾察隊到工廠門口去監視他』

們。

孩

子在床上啼哭。她也不顧。瑟瑟飛奔下樓去了。僵先生聽孩子哭得悽慘。心裏着實不忍。一手抱

着孩子。一手揮動如椽之筆。想在到學堂以前。完成全部

標語。

僵

先生又寫了十餘張。孩子在他手裏兀自哭得不停。他想着這定是飢餓了。調好了一杯代乳粉。一

手抱了孩子。一手提着一把鋼鐘吊子。親自到老虎竈上

去泡水。那地方在租界西區。市面很是冷落。老虎竈離開

他住的房屋有大半條馬路。他剛走到灶前。就聽見小茶

館裏有人紛紛議論。說是工會被巡捕封掉了。還捉去了

好幾個人。

僵

先生聽了一怔。正想向人去打聽詳情。忽見三四輛大汽車在門前馳過。車上坐的盡是巡捕包探。

車到僵先生住的衙堂門口。戛然停止。車中人一齊跳下。

蜂擁到衙裏去。小茶館裏的人也有許多湧過去看熱鬧

的。大家又紛紛議論。說是衙堂裏有共產黨機關。是工會

裏捉進去的人咬出來的。僵先生心裏別的一跳。

僵

先生不敢冒險回家。就在小茶館裏泡了一碗老虎湯聽他們談論。方知道今晨有女工到工廠裏

去上工。被罷工糾察隊阻止。雙方衝突起來。打傷了幾個

女工。廠方打電話去報告捕房。來了許多巡捕。把女工一

齊捉去。同時又到工會裏去捉人。因為工會是主持罷工

的總機關。捉去的幾個男人都是共產黨。

看

熱鬧的人又趕回來報信道。『那條弄堂裏。破了一個共產黨機關。搜出幾百張共產黨標語。黨員

却逃得一個不剩。只把那二房東老太婆捉了去。也算她

觸霉頭。』

話

猶未畢。那幾輛汽車又在門前經過。僵先生臉向裏坐着。將孩子藏在懷裏。偷眼向外一瞟。只見車

裏露出一角墨瀟未乾的標語。正是昨夜阿金姐教自己親筆寫的。

第

二批瞧熱鬧人又來報告。說是共產黨機關內已有包探守着。坐候黨人回來。他們預備捉死蟹了。

僵

先生聽得汗毛直豎。此地萬分危險。不宜久留。便乘着衆人忙亂之時。假裝在門口瞧熱鬧。一步步走遠。轉了一個灣。便跳上一輛黃包車。價也不講。教車夫飛馳而去。幸喜他近來已不大穿中山裝。否則只怕就難免引起路人的注意。

他

坐在車上。一摸身邊還有八隻角子。十幾個銅元。懷裏的孩子餓得極叫。他越發慌亂。一顆心像車輪似的旋轉。事到如今。學堂裏當然不敢再去。自投羅網。想出門去避風頭。身上沒有盤費。想去暫住小客棧。抱了一個未滿月的嬰孩。又要引起人的懷疑。左右不是。弄得他竟跳不下黃包車來。

僵

先生的黃包車一直拉到楊樹浦。還不會想出念頭。僵先生此次却真個僵得轉不過灣來了。不知大慈大悲的陸士諤先生還能救他出險嗎。



嘗膽廬偶談

(膽廬)

女孩兒家一讀紅樓夢。便迷信男係泥做女係水做二語。凡非己所愛之男子。輒薄之曰臭男子。偶閱堅瓠集云。某地有女香草。甚繁。婦女佩之則香聞數里。男子佩之則發奇臭。昔海上有丈夫拾得此草。嫌其臭。棄之。旋有女子拾去。其人跡之香甚。欲奪之。女子疾走。其人之逐不及。乃止。故曰。欲知女子強。轉臭得成香。一按此則所載頗奇。果有此草。則臭男子之稱。非虛語矣。然而野卉中又有一種臭花娘草。適與女香草相反。男子果臭乎。女子果香乎。此問題正未易解決也。

上海東方飯店

公共租界跑馬廳五馬路轉角

(房間清潔定價便宜可稱上海獨一)

(地點) 交通便利

(房間) 高爽空氣

(設備) 精美完全

(飲食) 晝夜備齊

(定價) 比眾便宜

(書場) 供客消遣

(車站輪埠汽車接客可以一概免費)

全	部	客	房	三	百	餘	間
單床房間	雙床房間	二元二角起	洋台房間	二元六角起	浴室房間	四元五角起	
▲娛樂消遣	大房間內裝	設收音喇叭	收聽各種播	音便客娛樂	本店附設書	場座位舒適	聘請名家彈
							詞供客消遣

電報掛號(有線)七〇五〇

電話自九二二七〇起廿根線

本特設播音台業奉交通部電信局頒給許可證

波長二百九十四公尺週率〇二〇- 啓羅週波

明史孤本
建文失國記

(錄節鶴季金)

燕王棣稱兵犯闕。建文披剃出亡。棣既躡大寶。而孤臣懷忠。隨亡走荒服者若干輩。故下詔搜捕急。帝四處流離。備嘗艱苦。然當時對出亡後事。無人敢言。帝亦自祕行藏。正史不載。野史未收。卒致千秋大恨。泯滅失傳。可慨已夫。今

今得山陽頤志齋所存之史翰林仲彬(侍讀學士吳江人)致身錄。詳述當時隨亡事。計十有八條。條加詳記。讀之令人酸鼻。雖字迹稍有剝落。而大體未損。是蓋海內之孤本。非但有裨於歷史。亦使後之人知所警惕也。余既抄成一冊。茲復自燕兵入京。建文出亡起。略譯述於下。

帝聞金川門失守。大內火起。長吁東西走。欲自殉。翰林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皇帝升遐時。有篋遺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俄而昇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鐵。帝見而大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賢。一名應能。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且有朱書詔曰。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出。薄暮可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即爲上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見牒。有應能。亦祝髮。願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佩牒。在殿凡五十六人。痛哭仆地。俱矢隨亡。帝以人多爲慮。相勸止。御史曾鳳詔即自刎以報君。帝麾諸臣。大慟引去。餘九人

從至鬼門。牛景先以鐵棒啓之。若不用力而瓦解者。出鬼門而一舟鱗岸以待。十人登舟。舟人頓首。帝問曰。汝何人。何爲至此。對曰。臣神樂觀道士。卽皇上賜名王昇者。昨夢太祖高皇帝緋衣南嚮。御奉天門。令兩校尉縛臣。詔臣曰。明日午時。可於後湖鑿大舟。至鬼門外伺候。謹勿洩。後福末期。不然難逃陰殞。臣是以知陛下之來也。今晚可憩息觀中。徐議行止。逮至觀。已薄暮。楊應龍葉希賢等十三人至。共二十二人。爲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翰林院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四川參政蔡運兩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陽人。編修程濟朝邑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灌黃岩人。所鎮撫牛景先沅江人。王資楊應龍劉紳俱杞縣人。翰林院待詔

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何洲海州人。侍讀學士史仲彬吳江人。上曰。今後但師弟稱呼。不拘禮法。諸臣泣諾。廖平曰。隨行人不必多。亦不可多。就中無家室累。并有膂力足捍衛者。多不過六人。餘俱遙爲應援。師曰。良是。於是環坐於地。享道士夜殮。酌定近侍不離者三人。比丘楊應龍葉希賢道人程濟。而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馮灌郭節宋和趙天泰王之臣牛景先。師曰。吾今往滇南依平西侯。仲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定居恐有不測。不若往來名勝。東西南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家可給。卽駐錫於茲。似爲安妥。師曰。良是。於是舉七家。爲廖平王良鄭洽郭節王資梁良玉史仲彬。夜分師病。足度不能行。微明。牛景先與仲彬至中和橋。謀所以載者。忽見一艇來。聞聲爲吾鄉人。急叩之。乃仲彬家所遣。以偵彬凶吉者也。亟迎師。且至

彬家同載八人。餘俱散走。逾月始至吳江之黃溪。(仲彬家)奉師居所居之西偏曰清遠軒。師爲改題曰水月觀。篆文書。(今匾額尙存)閱三日。諸弟子至彬家相聚。五日。師命各歸省。

新皇帝卽位之九日。徧籍在任諸臣逸去者四百六十人。卽日削籍。八月。禮部行文各省。吳江縣丞聚到彬家追奪。且曰。建文帝聞在君家。彬曰無也。微哂而去。明且師同兩比丘一道人入雲南。餘俱星散。約來年三月集襄陽廖平家。

癸未正月二十日。爲襄陽之行。三月初三日。至廖平家。牛景先已先在。閱六日。馮灌自雲南來。言師向留雲南永嘉寺。亦甚安適。明年來遊天台。今年無煩往來矣。月終東歸。

先是牛景先忽來言師將至矣。及甲申八月初九日。天

將暝。師突至忠孝堂。拜畢。至重慶堂。而楊程葉亦至。酒半。師曰。我明晨當卽去。彬惶悚曰。弟子俟久矣。卽有不肅。師當見原。本意多留師幾月。奈何明晨之云乎。師泣曰。彼方覓我而圖我。昨於四安道上。見冠蓋來者。瞪目看視。此人我曾識之。彼必有以奏也。東南遠臣。屈指數汝家。我去政爲汝計。相對而慟。視師衣履敝甚。固留三日。命家人製之。師服用棉紬。計十六件。楊程葉用棉布。計三十六件。白金十兩爲資。十三日侵晨。彬隨師爲杭州天台雁宕之行。會馮灌宋和金焦。言諸友將至。然終未見。計遊六十二日。時天已寒。師欲返雲南。固却諸人而去。

丁亥正月。遣童往海州。請何洲同到雲南。三月終洲始到黃溪。彬攜一童。三人皆道士飾。行二月。至連州訪郭節。適故翰林簡討程亨在。相持痛哭。曰。師近來在重慶

大竹口慶里。有杜景賢築室與居。吾四人同往候之。留二日。遂行。至所謂口慶里。師不在。杜亦不在。時朝廷偵師。嚴有胡漢鄭和往來。雲貴間。彬等夜則同宿。日則分行。相與行乞於市者。旬有六日。一日彬於市房暫憩。有道人熟視曰。汝在耶。彬視之。程濟也。急叩師。程曰。已築庵白龍山深處。去此不遠。兩人泪下如雨。不敢出一聲。比晚同諸人步往。時七月十八日也。月色皎然。上下山坂。逶迤曲折。約十八九里而庵在焉。天已微曙矣。叩扉而出者。爲楊應能。旋拜師榻前。師形容枯槁。顏色憔悴。蓋夏日患痢。因有戒嚴。不能時時出山供膳。狼狽至此。相對而慟。隨問曰。汝等帶得方物爲我嘗否。各爲獻。彬獨攜一童。而所獻豐。况當年職居禁近。如師所嗜好。若金華火肉。淡菜。金山魚膾。筍。鯪。鵝。豆。肉。鬆。六味。見之大喜。卽命熟火肉。啓牀頭尊酒。啖之。曰。不嘗此三年矣。謂

於彬家嘗後無之也。居一月。郭與程以事請行。彬亦以請師曰。汝遠來。固當久留。因問汝子年幾何矣。曰十六歲矣。曰能辨事否。曰尙在書堂。曰欲爲官乎。曰必不敢。相與唏噓久之。自後屢請屢留。竟延至明年三月。行之日。師痛哭失聲。囑曰。今後勿再來。道路阻修。一難。關津盤詰。二難。况我安居。不必慮也。彬叩首領命而行。自南遊後。嘗有以奸黨告者。雖獲宥於上官。而心常揣懼。十餘年來。無日無滇南之思。至是禁稍寬。遂於庚子中秋。攜一价往。始至南康蔡運家。既至襄陽廖平家。王之臣家。復至連州郭節家。俱已物故矣。遂至雲南。循白龍山庵故道。了不見所爲庵者。山旁有民居。詢一老嫗。則曰。曩官來已毀矣。問僧徒。則曰。不知所之。暗中流淚。默禱曰。彬不遠萬里而來。得一面師。死且瞑目。否則得一音耗。於心亦安。自是凡值寺院。靡不拜禱。循遊數月。

一日在鶴慶。忽一比丘指曰。汝尋師耶。彬愕然。比丘曰。固忘我耶。彬曰。汝師何名。曰。文大師也。亟問所在。曰。在隨之去。三日得至師所。師兀坐一室。見之大喜。庵在平陽。其後深林密樹。不下數里。爲浪穹（縣名屬大理府）轄地。先時楊興葉所募建者。甫落成而兩人已故。卽葬之。於是師命舉所餽獻之。呼童沽酒。是夕歡飲甚樂。前此戚容愁氣。殆消融矣。留連彌月。師遣歸。

甲辰秋七月。洪熙改元。八月十三日。再往雲南。九月二十二日。入湖廣界。投宿旅店。主人曰。內有兩道人。可與俱。彬入。見一道人。對牀上。睨之。師也。伺其覺。師喜曰。來此何爲。曰。來訪師。師欲何往。曰。亦訪汝等。彬問道路。狀師曰。近來健飯。精爽倍常。明日卽偕下江南。十一日抵家。至之日。具酒饋於重慶堂。彬有從叔祖弘者。忽直入至堂上。彬不得已。亦興坐。問師何來。彬未及答。卽趨

出招彬曰。此建文皇帝也。彬曰。非也。弘曰。我曾於東室見之。當我籍沒時。非是我無所死矣。活命恩主也。彬不得已。以實告。弘卽稽首堂下。涕泣問向來狀。師曰。虧幾個隨亡的人。給我衣。給我食。周旋夷險之間。二十年來。戰戰兢兢。復大慟。慟已。徐曰。今想可老終矣。居數日。師作天台之行。弘從之。明年復來。擬往祥符貴池。彬送之江上。偶有洪熙升遐之聞。師顧曰。吾心放下矣。今後多可往來。想關津不若昔之有意我也。且喜且悲。止程濟從。仲彬等觀渡而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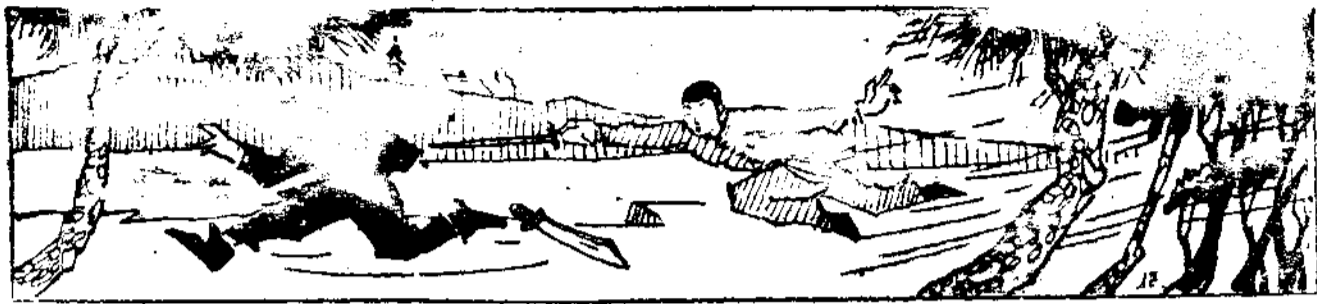
史公仲彬所記。盡於是。而其子晟（字原弼）復議跋於後。先述史公爲從亡事。遭仇家訟。凡一十七次。竟以此死。死之前三日。晟往獄中。史公曰。我死矣。卽不望若遠行。倘來時得謹事衣食。周給我。瞑目矣。致身錄十八條。存之以志一生之概。切戒子孫。毋輕示人。

雖今皇帝寬仁長厚。此節事自不可知。慮有赤族之禍。子孫言及此者。以不孝論。時宣德二年丁未三月初七日也。明年晟訟冤於按台。置仇於死。直至九年甲寅四月。晟之子名珩（字桂軒）婦凌氏。患產凡四日。家人惶惑無措。適老僕密言前道人在外迎之。入方稽首於地。而耳微聞已產男矣。師即為命名曰文。隨晟具衣十件。并行糧。為師作會稽之遊。程濟從。後師從未來過。不知所之。師時有製作。旋作旋毀。止存二詩一詞。附錄於後。

玉蟾飛入水晶宮。萬頃琉璃破曉風。口就雲歸不知處。斷山零落有無中。

畫鷁高飛江水漲。老漁急口夕陽斜。秋來客子動歸興。船到吳江即是家。

又添得一亭清絕。剛占斷水光多處。巧依林樾。漠漠雲烟。春晝雨寥寥。天地秋宵月更冰。盡玉鑑暑官風。寒宜雪。膠菴口口依缺。垂虹左波濤。截正三高堂畔。舊口今別口。但漁翁垂釣好。謾將柳子新吟。揭信登臨佳興。屬彭宣能揮發。（題為三過吳江惟原詞紙磨字剝難辨。疑有訛字）



論單鞭

(陳志進)
(向愷然)

甲子春。余方爲世界書局輯紅雜誌。陳君志進以書抵余。囑轉致向君愷然。討論太極拳中之單鞭一手。蓋當是時有某書賈者。發行國技大觀一書。貿然列向君名。醜詆單鞭無實用。陳君乃作不平鳴。迨魚雁數往返。始悉國技大觀一書。非向君所輯。然則向君之受此夾七氣。非向君始料所及也。豈不冤哉。

癸酉秋仲編者識

(一) 陳志進致向愷然書

愷然先生。我讀了你的大作。很是佩服。又知道先生也喜歡拳術。更有同好。惟國技大觀之作。以內容言之。似不足稱爲大觀也。當不免名不副實之譏。且對於太極拳。尤不免門外漢之議論。恐爲識者所笑。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何必強不知爲知。作一知半解之

言。而貽笑大方。僕二十年來。直隸。山東。河南。以至江浙之地。所見所聞。比較言之。拳術之善。莫善於太極拳矣。不傷人而能擊人於數丈以外。倒亦可。不倒亦可。惟在擊之者主宰。其他之拳。未能如此也。蓋太極拳者。練至柔。以至至剛。且爲內剛非外剛。故人之見者。幾不知爲拳術家。而知其暴躁之氣。亦消納於至柔之中。至於防



論 單 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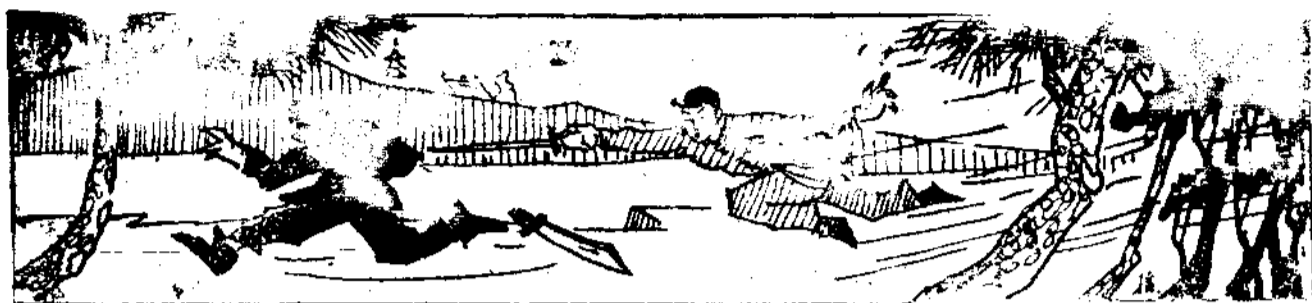
禦之法。更莫善於太極拳矣。而君所知者。只爲單鞭。可云陋矣。蓋用拳之道。與用藥無二。藥無論貴賤。貴於用得其當。拳亦如之。單鞭自有單鞭之用。不能因太極拳有單鞭。遂以爲其他手法亦單鞭之類。則誤矣。中國拳術之不發達。由於學之者。學此而輕彼。學彼而輕此。未窺門徑。卽露輕視之態。略知梗概。未究深奧。輒議論其短長。多見其不知量也。一藝相傳。歷久存在。必有可存之價值。惟在學之者。善於融通耳。外家拳術。習之得法。卽內家。內家拳術。習之不得法。卽外家。內外之分。在乎一心之運用。功夫深則近道。更不必斤斤計較也。孫祿堂之太極拳。學非純粹的。雜有形意。八卦在內。許禹生亦然。太極拳者。專門之拳術也。豈淺嘗者所能知其旨趣。極而言之。無有止境。學到老學不了。工夫深

二

一日。則趣味濃。一日。蓋有大道存焉。盲瞽之論。狂狷之言。先生如以爲有可採者。不妨研究而討論之。不讓細流。滄海成其大。不遺拳石。泰山成其高。學問之道亦然。未知先生以爲然否。

(二) 向愷然復陳志進書

志進先生足下。從金鋼鑽報中得 讀惠書。實深駭怪。鄙人服膺太極拳非一日矣。太極拳之玄妙。豈僅 尊論所能盡。其不可思議之程度。直使善狀物者。無可形容。鄙人嘗謂練太極拳者。果能充一蠅不能落。一鳥不令飛之理。卽克魯伯四二珊之利炮。猶無奈之何。鄙人何嘗以輕視之態論太極拳乎。尊論所云。不知究竟何所根據。鄙人對於單鞭手法。不但國技大觀中。未有論斷。平生實未嘗有一字道及。足下罵人安得如此魯莽。至國技大觀。名實是否相副。



足下果曾讀其書。察其書末列名之處。當知完全與鄙人無涉。不應冒昧以此相誦。人與人相處。應有相當禮節。拳術家待人接物。尤宜以謙讓爲先。鄙人與足下素昧生平。卽議論太極拳。有非是之處。要非有意攻訐個人。足下果非存心輕侮鄙人。何妨平心靜氣。以研究學術之態度。相與討論。若意存不屑。或欲借此名立。則立論亦當有所本。安得捕風捉影。架詞誣蔑如此。苟非狂人。則必目不識丁之儉。供人嗾使者。足下豈其人哉。鄙人今本惡聲必反之義。草此奉答。尙願足下專從國技大觀中就拙作切實加以考查。是否有論單鞭之語。再放厥詞。未爲晚也。否則蜀日粵雪之下。吠聲盈野。鄙人則安得一一以理喻之。

(二) 陳志進復向愷然書

愷然先生大鑒。昨由友人寄來金鋼鑽報二張。始悉先生因志之一信。大發雷霆。破口謾罵。惟志之心。實未嘗有得罪先生之意。不過辭氣之間。稍爲質直耳。而先生以爲惡聲。先生未免識淺量狹。至於先生此次覆函。謂「果能充一蠅不能落。一鳥不令飛之理。卽克魯伯四二環之利砲。猶無奈之何。」此更無理之言。夫蠅鳥豈能與克魯伯相比。義和團身避槍砲。已騰笑各國。爲有識者所齒冷。先生高明之人。乃出此無意識之言。先生之信。又云「鄙人對於單鞭手法。不但國技大觀中未有論斷。平生實未嘗一字道及。」國技大觀拳術傳薪錄中有云「形意太極八卦等拳。在北方盛行一時。北方之拳術。無不言形意太極者。然能得其三昧者絕少。練形意太極不到成功之候。與人角。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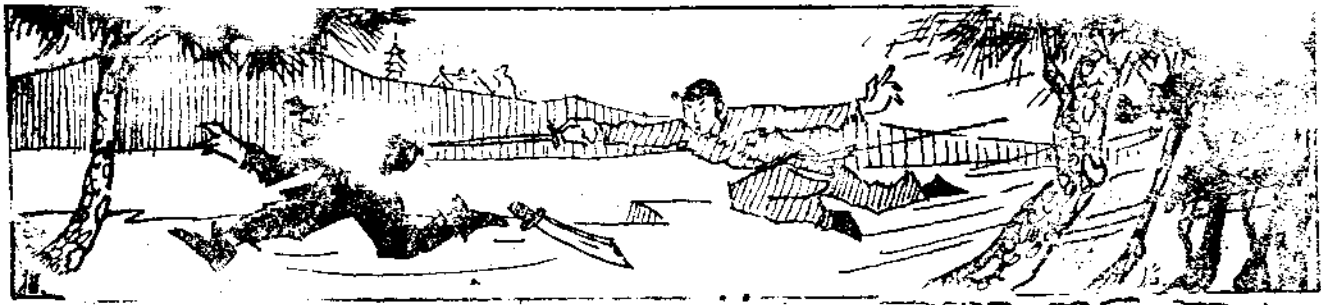


論 單 鞭

無一手可用。單鞭長手之拳。非至爐火純青。於平燥濕之度。不能言與人角也。『此一段先生自覽是否先生尊著。抑他人假先生之名乎。至於與人角之能不能。惟在對手之程度如何耳。爐火純青豈獨太極為然。各種拳術何莫不然。詳察先生之語。更知先生為門外漢。服膺太極者。想徒震其名。強不知以為知。欺騙未嘗學問之人。無人質問。則自以為學問高。見識廣。有人質問。則以謾罵了事。先生可知隻手不能遮盡天下人之目。謾罵亦不足威服人。有理豈在謾罵。無理者惟有謾罵而已。先生函中又云『足下果曾讀其書。察其書末列名之處。當知完全與鄙人無涉。』志察書末列名。乃著作人陳向二君。素昧平生。因此一度之筆戰。乃成莫逆交。湖南主持國術分館教授事。倘重讀當年討論單鞭數書。悻悻之色。溢於言表。必且啞然自笑也。

四

向愷然。陳鐵生。唐豪。盧煒昌等。先生何所見而云完全無涉。先生以著作饗國人。蓋自負有先覺之責任。非獨為金錢驅使也。據先生自述。在長沙時亦曾提倡拳術。志讀書未通。學藝不廣。與目不識丁者相去一間耳。不過以先生學問見識。乃亦學無知婦孺下流社會謾罵之故態。志乃無名下士。呼牛呼馬。於我並無稍損。先生不慮貽大雅之譏乎。且志之信。實未有登報之意。亦無借此立名之心。乃與先生作個人討論。為將來面領教言作一先導。乃先生憤憤然拒人於千里之外。志因不知先生通信之處。乃託某君轉交。詎某君竟登之報端。先生以志為借此立名。真冤矣哉。陳志進頓首。四月廿七日。



劍客

(施濟羣)

乙丑夏。陳君志進。應致柔拳社陳微明先生之招。來滬襄助社務。屢顧我廬。抵掌高談。議論風發。余於拳藝爲門外漢。因以世間有無劍客爲詢。陳君曰。有。惟有緣者始能相晤耳。余曰。然則先生曾遇之否。曰。遇之。乃爲我述二事。

王顯齋

陳微明先生。練太極拳臻化境矣。惟不諳劍術。然亦心嚮往之。嘗聞朋儕言。北京有王顯齋者。任事於陸軍武備局。劍俠也。因蓄意往訪之。風塵僕僕。千里不辭。既抵。識王於寓邸。王以白乾餉客。自飲亦豪甚。陳見其拘拘與常人無異。然不敢以劍術問也。遂辭出一日。飲於酒樓。王與數友俱。酒酣。衆曰。今日良朋相敘。樂甚。惜無熊掌下酒。憾事也。王曰。得熊掌易。惟熟之爲難耳。衆俱現猶豫色。蓋時已戌末。更鼓動矣。將安從購熊掌邪。王語畢。起身語客曰。請少坐。遂去。衆復飲酒。縱談瑣事。約一小時許。忽見王端坐座中。不審何時來也。桌隅塊然一袱。撥之。熊腿一肘。鮮血猶殷。視袱。則樺樹葉也。樺樹產於長白山中。然則王豈已於一小時頃。往返長白山。殺却野熊。而取其掌。



以返耶。

梁海濱

有梁海濱者。習太極拳。已窺堂奧矣。一日遊於市。忽有一客。迎面突如。梁覺其人極面熟。而不能舉其名。猶豫間。客已含笑語之曰。子夙根甚深。盍從余習劍術。梁聞之喜。惘惘隨其後。抵一所。客出一劍授之。修三尺許。寒光森然。耀雙目。梁驚喜下拜。客曰。我靜養先生也。今茲所授。若勤練毋怠。他日有成。當再授若以運用之術。梁自是昕夕苦鍊。雙丸梭擲。忽忽已八易寒暖。劍亦短漸。幾不盈咫。陳君志進嘗見之。湛然若新發於硯者。今梁年逾知命。自言兒女塵緣。早已安頓。子然一身。萍飄靡定。惟馬齒徒增。不知何日得遇吾師。爲可憾耳。今夏訪圓虛道人於武昌路。忽聞耳畔有人語之曰。速歸。余方遲汝於寓所。梁聆其聲。宛然靜養先生也。急辭道人歸。時梁方寓於湖州會館。梁返。拂拭几案。正襟危坐。偶闔目。忽見師已端坐對面。語之曰。速赴武當山。若劍成矣。梁唯唯。而默念寓樓之下。適駐奉軍。爾時浙孫尙未興兵。所駐者卽邢士廉部。朋儕過訪。多留難。何吾師之來。不聞報耶。靜養先生小坐卽去。梁送及門。先生正之曰。弗客氣。隨以手闔門。梁欲一窺其如何去也。急啓扉。扉闢。先生蹤跡已杳。樓下刁斗森嚴。荷戈之士。憧憧來往。若無符節。卽館中司事。亦難越雷池一步矣。梁悵望有頃。廢然入室。乃於丹桂飄香之候。束裝赴武當云。

純淨及含幾怪

康福多

一月瓶裝

純淨含幾怪售價一律
本埠每瓶售二元一角

▲純淨康福多，凡男女老幼一切虛弱衰弱及氣機各症，服之均有大效。
▲幾怪康福多，即在純淨康福多中，再加幾阿蘇怪阿寇二藥，故更可為治療一切的肺病之特效。

總發行所

上海淡水路一九九
正德大藥廠

本外埠各大藥房均售



製藥原班人才：經驗豐富
根據原方配製：成分準足

三個難題解決了

- (一) 購買欲：摩登入時乎
- (二) 驗配欲：明察秋毫乎
- (三) 修理欲：變舊如新乎

請君携此廣告至南京路大陸商場
對面二一二號(電話九三〇九二)

華德鐘表眼鏡總行來

不但就可解決且能保君有意想不到的滿意

實險保腎固精丸

主治說明

身體虛弱 腎關不固 有夢遺精 無夢滑精 四肢疲乏 腰骨酸痛 耳鳴眼花 神昏志頹 肝火熾盛 夜不安眠 飲食乏味 日晡潮熱

以上諸症服此丸自能到病除也

定價每瓶一元

上海為登街愛華製藥社發行

本埠外埠各藥房及百貨商店均有經售



速服

傷風咳嗽丸

||

滑稽短篇

笑痕

(逸小王)



史小姐在上海某大學讀書的時候犯了一個悉心研究的毛病。眉毛如何能使牠細而且長。該留多少根數。才夠分佈到多少尺寸。胭脂和鉛粉的成分。每天都有紀錄。第一天塗上去的成績如何。第二天塗上去的成績如何。總得對着鏡子。自己下嚴格的批評。她老是怕塗得太重了。人家會叫她妖怪。太輕了。人家又會尊她一聲小孤孀。她也不敢多吃飯。吃得把肚子撐大了一。則和兩個乳峯象形了。骨牌上的么二式。怪難看的。再則怕將來出閣以後。裝了飯裝不得孩子。裝了孩子裝不得飯。她又不肯穿十分高跟的皮鞋。這理由起先沒肯告訴人家。後來經人調查。才知她穿了高跟鞋。走過南京路。不知怎麼一來。把高跟兒陷在電車軌道裏。一時提不起來。電車又直開過來。那車頭上的迴光燈。已經和她聳起的曲綫美。形如接吻。她好不着慌。幸虧那開電車的。也是個惜玉憐香的好人。非但沒罵她是豬糞。並且停了車。抓住她胳膊窩往上一提。才出險。因此她知難而退。不甚敢穿十分高跟的皮鞋了。還有一層道理。她是對她一個最知己的女友說的。說是一位名醫告訴她。多穿了高跟鞋。骨盤會歪的。將來準是個難產。她對於難產不難產。還在其次。怕就怕以一個歪骨盤的女子。要找一個歪骨盤的丈夫。倒是件難事。因此對於高跟鞋減少了興趣。諸如此類。她無不悉心研究。某大學是開風氣之先的。老早就男女同學。據說。男女同學還不能說有百利而無一

弊。只能說。有百利而有一弊。這一弊。就是往往有許多學生。害着失眠症。史小姐也是害失眠症的人。白天她是悉心研究着自己。晚上就去悉心研究他人。她研究的結果。只有兩三位仁兄。堪以繼續研究下去。一位是鍾學兄。一位是閔學兄。鍾學兄是外國文好。閔學兄是中國文好。史小姐還不會忘却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所以斗胆下了兩句斷語。外國文固然要好。中國文也該好。於是她方才佩服孟子這本書的偉大。因為孟子裏有這麼兩句「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她把這兩句。編成了詩句子。放在嘴上念。又編成五線譜。放在鋼琴上。丁東丁東的叫。叫的像瘋狂了一般。

施小姐在校裏。漸漸的有了皇后之目。她暗暗喊着「糟糕伊買司」。因為她聽見。皇帝於皇后之外。可以有許多妃子。不會聽見說。皇后於皇帝之外。有許多準皇帝。沒法奈何。只得耐着心兒再說。後來她舉行了一次愛情測驗。

她在屋子裏隨便向屋外運動場上的仁兄們招招手。喜得那些仁兄們忘却跨了門檻。一個個跌進來。那門檻宛如一座電網。觸着的便都倒也倒也。她又在樓下隨便向樓上的仁兄們眨眨眼。可笑那些仁兄們。再也不肯一步。一步從樓梯上走下來。也不肯三步改作兩步。從樓梯上滾下來。都翻身抱着梯子的扶欄。往下一瀉千里瀉下來。倒像一個個是救火會裏出身。早已學會了這一套。她知道革命雖然尚未成功。這愛情測驗却早已成功。便開始向鍾學兄和閔學兄攻擊前進。鍾閔兩位。先後匹馬單槍。都跌入她的陷坑裏。

於是她把悉心研究打扮的心情。蛻化到悉心研究寫信。寫信的工夫。須在稱謂上出色。這是盡人皆知的。她把我的愛人。我的皇帝。我的天使。我的小命根。我的大亨。我的最老的朋友。我的吃人的老虎。我的太上老君。你的小妹。你的皇后。你的鳥巢。你的最美麗的住宅。你的救命王。

洪憲時代。項城曾封副總統黎元洪爲武義親王。京師人士揣摩風氣。亦冊喜奎爲武監親王。其意本在調侃項城。然喜奎得此聲譽益隆。至皆王之而不名。其後南方有所謂文監親王。琴監親王者。皆視喜奎爲先例也。已而項城敗黃陂。繼臨淮將軍。跋扈飛揚。以喜奎之拒婚也。銜之特甚。揚言欲俟喜奎之出。竊負而逃。喜奎聞之。倉卒遁去。居天津某租界。蓋將軍雖橫。而於外人則素恭順。故恃以爲護身符也。惟喜奎經此波折。備嘗憂患。不能無落花無主之感。會有參謀部科員崔承熾者。少年多情。一見傾心。遂委身焉。然論者謂喜奎曾拒臨淮將軍。而獨垂青崔某。蛾眉詭譎。在所不免。有謂喜奎實嫁曹錕。而號歸崔某者。亦有謂曹錕與崔某有某種密約者。旬日之間。張揚已遍。實則喜奎自嫁崔某。而曹錕亦適納一劉姓姬人。以是之故。遂訛傳耳。其後崔竟以此事落職。閒居天津。喜奎從之。之死靡佗。觀於肖儉君之通信。始知五步之內。必有芳草。喜

奎喜奎。固不負崔郎也。（年前新聞報快活林。曾刊喜奎祝髮爲尼一書。詞旨悲惻。讀者傷之。殆亦出於破壞者之手乎。）

有劉少少者。與黃遠庸丁佛言號爲京師三大記者。對於喜奎。傾倒最甚。喜奎登臺。靡弗往觀。厥後喜奎避地天津。少少悵然如有所失。其摯友某。滑稽家也。自謂有奇計能致喜奎。少少欣然請教。其人教以散布流言。謂喜奎已於某日玉殞。喜奎聞之。果大惶惑。遣人問計於某。某夷然曰。是易易耳。且來京師。漏臉數天。則海外之謠。不攻自破矣。喜奎從之。復來京師。少少喜甚。謂某君曰。子真我之良平也。其後某君舉以語人。無不笑少少之癡。而佩某君之狡也。不敏久不見喜奎。亦久不見少少。不知喜奎下嫁崔某之時。少少作何感想。又不知喜奎殉身崔某之時。少少作何光景。嗟嗟。崔郎已死。劉郎老。薄命桃花信可憐。其喜誰奎之謂乎。

三年以後。鍾學兄學成歸國。非但帶一張簇新的來路貨畢業文憑回來。並且還帶了一位國貨太太回來。提起這位太太。却是此馬來頭大。某要人是她小姊妹的結髮丈夫。某名士是她的表兄。某聞人是她的乾爹。某公又是她從前的跳舞朋友。這樣一來。鍾學兄夫以妻貴。眨眨眼便變了鍾部長。更兼他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把伺候女人的手段。略加修改。移來用在交際邦人士身上。不消一年。又變了一個極紅的紅人。史小姐既然不是瞎子。也不是聾子。當然知道鍾部長近來的一切。所以特地趕到京城裏。借了一家離開政治中心區域較遠的飯店住下。忙翻看電話簿。打了一個電話到部長室。聽差聽着電話裏是女人聲音。就不敢拿出衙門裏的氣派來。因為前幾天。另外一位部長小姐。約鍾部長赴宴。給那聽差一陣吆喝。把電話筒掛了起來。第二天。那小姐見了鍾部長。便不厭不厭。直把他往冰窖子裏一推。鍾部長託了兩個蝦兵蟹將一

打聽打聽出原來受了聽差一掛之氣。鍾部長回到部長室裏。罵那聽差道。前天太太打電話來。怎麼你這樣大膽。竟然在電話裏攆起駕來。那聽差把身體站的像一枝筆。垂下雙手回道。前天太太沒有打電話來。鍾部長把桌子一拍。拍的那水盂墨盒一齊跳起有二三寸高。罵道。凡是女人打來的電話。你都得當她是太太。那聽差碰過這樣一個釘子。所以現在聽了史小姐的電話。便恭恭敬敬上去回道。部長是太太來的電話。鍾部長點點頭。那聽差便把電話轉接到部長的辦公桌子上。鍾部長一拿起電話筒。接連嘆了兩聲哈囉。那史小姐逼尖了三年以前的喉嚨。說道。我是你的妹妹。你的愛人。你的惟一的妻子。接連是幾十聲各各不同的巧笑。聽的那鍾部長魄散魂飛。那邊史小姐請他上飯店裏去。鍾部長問明了地點號數。也笑着應允了。放下電話筒。心想聽說蜜司史已經不是蜜司了。她嫁的還是我從前的一個情

敢。我不睬他罷。但是說不睬他。却是那耳朵作怪。那笑聲只像還在耳朵裏嗡嗡響着。終於脚不自主。出了部長室。終於口不自主。吩咐了汽車夫到某某飯店。終於目不自主。找到史小姐住的房間。推門進去。又趕緊把門堵住了。這也有個緣故。只因往日在學校裏。史小姐和鍾部長的情份不比等閒。倘然沒有閔學兄在旁。史小姐會老遠的跑過來。張着雙手。弔在鍾部長脖子裏。同時兩脚離地。接吻起來。就如同雞吃蟲一般。但是這股來勢。却是十分兇猛。鍾部長要不把兩隻脚跟立定。準會給史小姐撲翻在地。變成折半又折半的四仰八叉。如今相別有三年之久。史小姐要向自己表示親熱。少不得要來這一套。鍾部長預先把門堵住。可以讓自己肩背靠在門上。那麼隨你撲上來也好。跳上來也好。有了靠山。便不至於倒地。果然果然。史小姐見了鍾部長。恰和孩提時見着外祖母一樣的快樂。飛也似的投入鍾部長懷中。陶醉了有十分

鐘模樣。鍾部長把她放下來道。閔太太。你好。史小姐聽他這樣稱呼。好像是調侃了他。笑道。你也罵起我來了。我不準你叫閔太太。我如何嫁那姓閔的。說起來都是你害了我。誰叫你給我種下孽種。你是跑到外國去了。天高皇帝遠。除了嫁他。是讓他給你料理身後之事。你倒還怨我咧。鍾部長道。怎麼你來信沒有提過這話。史小姐道。做甚麼告訴你。告訴了你。你不能安心求學。而且這種事。男女大家應該擔一些責任。快樂不是一方面的。這些道理。我十分明白。我不能爲了這點點小事。誣賴人呀。鍾部長道。孩子呢。生了麼。我看看。像我不像。史小姐笑的直睡在鍾部長的懷裏。只是不肯說。鍾部長滿腹懷疑。問爲什麼不說。史小姐道。我沒有嫁人。只知道世界上的男人。一個人是一個人的樣子。嫁了他。才知道是一個樣子的。他和你一般的。不肯饒人。一個月後。孩子經不起震動……

史小姐還怕鍾部長不信任。笑道。你看我這肚子。是不是

半過孩子的。鍾部長約略看了看。依然把春秋大義來責備史小姐。說是肚子雖然沒裝過孩子。而而而……史小姐道。聽說你娶了太太。你把娶太太的理由告訴我。鍾部長這才沒有話說。賴在牀上半響。吐出一句話來道。我們只算拉個直罷。

經過一番必然的途徑以後。兩人都唱了讚美詩。史小姐讚美鍾部長能夠保持原有紀錄。鍾部長讚美她肚子和又又成正比。掉一句文。叫做遂為朋友如初。一而再。再而三。史小姐住到三天以上。便向鍾部長上一張口頭呈文道。你是貴為部長。是一個大員。我還是平民階級。你這樣不棄葑菲和我相交。不是辱沒了你嗎。你倘然能弄一名官太太給我充當。豈非於我於你兩得其宜。不勝屏營待命之至。鍾部長道。你的意思。是想要給老閱求一個官。可以可以。

於是史小姐帶了一個官的靈魂。即所謂任命狀者。回到

上海。見了她丈夫。連聲稱為閱監督。閱監督大喜之下。立刻準備坐了輪船去上任。在百忙之中。又趕緊奔入綉房裏。想慰勞慰勞這位官太太。未免更做出文武不擋崑亂俱全有些急不待緩的樣子。史小姐道。且慢。你這個監督是那裏來的。閱監督道。是鍾部長委的。史小姐笑道。非也。非也。閱監督道。是太太給我的。史小姐笑道。非也。非也。閱監督道。那麼究竟是那裏來的。呢。史小姐用手一指道。此處非別。乃是產生官吏之所。製造官吏之場。任用官吏之路。薦舉官吏之門。你別聽是個小小的所在。實乃大大的機關。你能三不知亂來的嗎。閱監督聽他夫人身上安設機關。便不敢亂闖。只得鞠躬如也。告退。忙着登程。登程之際。啓請太太一同上任。史小姐道。官是你做的。官太太無任之必要。你每月來打聽打聽官中的消息就是了。閱監督一算。官是幾個錢一斤。太太是幾個錢一斤。二者不可得兼。甯取官。便上任去訖。

鍾部長常常因為公事而來上海。會晤史小姐。當然也是公事之一。所以史小姐住的場所。號稱公館。有一天。合當是出事之秋。鍾部長正和史小姐辦着一件有如飲食一樣重要的公事。閱監督突然從任上回來。兩個天字出頭的朋友會面了。史小姐重新給他們介紹。這是從前的鍾學兄。這是從前的閱學兄。這是現任的鍾部長。這是現任的閱監督。兩位究竟都是政界中人。不比穿藍布短衫褲的朋友。一言不合。會拔刀相見。到底彬彬有禮的寒暄了一陣。事後。閱監督很宛轉的向史小姐說道。這似乎是我的家。鍾部長似乎不能隨便到來。便來了。似乎不能隨便闖入房裏。便入房。似乎不能隨便坐在牀上。便坐下。似乎不能隨便要求你坐在他……史小姐很爽快的答道。你這話不必向我說。似乎該向他當面說。閱監督便笑而不言。而鍾部長也於事後向史小姐說道。他怎麼忘了。我是他的上司。我駐節的所在。他怎麼通報也不通報。大胆闖

進來。他怎麼不向部裏請假。竟擅自離職。他怎麼不向部裏來見我。竟到家裏來見我。他做了官。怎麼還是戀戀不捨。忘不掉家。這種人。怎麼能做官。史小姐道。你跟我說做甚麼。你不會行一紙公文告訴他。官是該怎麼做的。鍾部長也笑而不言。

鍾部長回到部裏。閱監督回到任上。不多幾天。全中國部屬的各機關。全接到了一個部令。主要的一句話。便是不准擅離職守。附帶的幾句話。便是如果因公離職。應該先行請假。還要得上令許可。方準離職。如果擅自離職。記過。罰俸。懲戒。撤任。查辦。差不多門門有彩。視情節之輕重而定。這個雷厲風行的命令。除了閱監督略知一二外。全中國部屬各機關。都不懂部長何以忽然有此一道部令。據侍候史小姐洗澡的小老媽傳說。近來她主子的屁股上。時常發現了笑痕。

清血解毒 聖藥

六六六

士蘭哈 服內

行發房藥大和太

目價
每瓶
大洋一元七角五分
各大藥房均有經售

上海四馬路

"Cable Address"
DR AGON

ESTABLISHED 1890

Telephones
63340, 93348, 93346

司公限有房藥英華海上

THE SHANGHAI DISPENSARY, LTD.

WHOLESALE DRUGGISTS & MANUFACTURING CHEMISTS

464 NANKING ROAD, SHANGHAI

Complete Stock of Drugs, Chemicals, Proprietary Medicines, Perfumery and Toilet Specialties, Hospital Supplies, Surgical Instruments and Photo Supplies.

Requisitions, large or small, expeditiously and carefully executed at lowest market rates.

本藥房專辦歐美名廠一切上等醫藥用品化學原料衛生材料并照相器具無不完備定價克已外埠函購郵寄妥速如蒙光顧無任歡迎

號九四三三九, 八四三三九, 〇四三三九話電

號四六四路京南海上



劉喜奎

(水春)

民初。劉喜奎演藝京師。蜚聲紅氍毹上。石榴裙下。顛倒萬人。後嫁參謀部科員崔承熾。息影津沽。飲享唱隨之樂。民十二。肖愴自天津致函鑽報編輯部云。『劉喜奎嫁崔承熾後。蟄居天津英界。伉儷甚睦。外間一切風傳。盡屬子虛。記者於去年在北京德國醫院中。猶及見之。其人已略環肥。不類歌舞紅氍毹上時矣。日前崔承熾患病甚重。醫藥無靈。遽爾謝世。喜奎立時服阿芙蓉。盡節而死。侍者未能察覺。故不及施救。若喜奎者。可以愧一般婦女之不重貞節者矣。』云云。僕聞之。亦為不怡者。累日。友人春水記其事甚悉。刊如下。

編者識

我國劇界。不重生角。重旦角。自梅蘭芳始。不重男角。重女角。自劉喜奎始。然梅近年聲譽鵲起。幾成世界之人物。而劉則一度下嫁。謠詠繁興。竟至殉其所天以死。蓋亦有幸。不幸焉。不敏生平不解戲學。惟嘗及見喜奎盛時。日月不居。滄桑頓易。念佳人兮不再。感吾生之行休。爰取當日見聞。聞拉雜記之。或亦菊部之掌故也。

前清京師本無女伶。民國元年。趙知庵長內務。始弛其禁。一時津滬名角。漸有北首燕路者。個中翹楚。推金鋼鑽小香水張小仙小蘭英諸人。然爾時猶爲男角全盛時代。譚貝勒老鄉親劉跛子汪伶隱皆健在。每一登場。萬人空巷。捧坤角。僅屬少數之新聞記者及大學生耳。民國三年。喜奎來京。始之以哭尸之捧場。繼之以辯帥之求婚。於是劉喜奎之名。幾欲徹八埏。而蜚九天。喜奎扮相清麗。歌喉宛轉。初出演時。多爲秦腔。後稍編排新茶花黑籍冤魂等劇。此等劇本。雖在滬上已經腐舊不堪。而在北京固猶新穎。

可喜。於是京師驚新之士。莫不舍彼就此。爭先恐後。猶記一夕。譚貝勒在某園登臺。賣座只及喜奎之半。戲畢。譚喟然謂某君曰。咱們梨園。其陰盛陽衰乎。亦足見其魔力之偉矣。惟喜奎豔名既盛。厄運亦多。陸軍部某科員。以五十元買一乖乖（即接吻）笑話流傳。通國皆知。而某鉅公之三公子。尤有虎視眈眈之勢。喜奎懼爲孫一清之續。（孫一清亦女伶。樊山實甫皆激賞之。一夕忽被嵬崙奴盜去。道路喧傳。某三所爲也。）乃募拳師數輩。爲之保鑣。每赴劇場。輒見雄糾糾氣昂昂者。挾之而去。其戒備之嚴如是。歐戰事起。日本突以二十五條迫我承認。當哀的美頓至京之日。京師謠言。一日數起。或云袁總統主戰。或云段總長主戰。或云某國佔中東路。或云某國斷津浦綫。京師人士風鶴皆驚。然不敏是夕過中和園。車水馬龍。不減曩昔。車中爲誦狄平子國是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叫天兒之句。幾欲易叫天爲喜奎矣。

菩薩。你的丈人的女兒。你的未來的兒子的親娘。這一大批親蜜的稱呼。都成了她筆下的妙文。鍾學兄和閔學兄。誰都不肯落後。成了二龍搶珠式的局面。

但是史小姐翻一翻中國法律。一個女子能嫁一個丈夫。聽說西藏青海等處。才可以一女兼蓄數夫。而法律書却又沒有這樣明白規定。當時恨不得借着考察政治經濟。爲名帶了兩個愛人。奔往西藏青海去。史小姐正在爲難。可巧鍾學兄弄到了一名官費。派往美國留學。鍾學兄知道美人固然可貴。但是美國尤其可貴。不能不洒淚而別。臨行。史小姐送他上船。恨不得便鑽在鍾學兄褲襠裏。一同美國去。虧得閔學兄勸了回來。俗語說的好。日親日近。日遠日疎。老鍾雖然有過三四封信。從千山萬水之外寄來。不過寄來的僅僅是一封信。信在飢渴時。不能當牠飯吃。有時便懶得去答覆。以此一年之後。史小姐的臉。依然是沉魚落雁。而史小姐寄往美國的信。却魚沉雁杳了。這

時閔學兄且喜冤家離眼前。似乎史小姐這人。是他向內政部註過冊。屬於他專利的。

二年以後。不但史小姐和閔學兄的愛情。從成熟期入於爛熟期。便是史小姐的肚腸角落。也到了爛熟期。第一個警告。是月經驟然停止。第二個警告。是寒冬臘月想吃青梅子。第三個警告。是像有一位孫行者鑽進了肚子裏。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搗亂。一日三餐。大規模的嘔吐。從前史小姐讀書時代。每有不適。讓鍾閔兩兄。無論那一位來一回神鍼灸。便舒適異常。這一次。可算不然。史小姐恐慌起來。爲防患未然起見。趕快和閔學兄舉行婚禮。當時大大的熱鬧了一下。除鍾學兄遠在外國留學。不能把喜酒從郵政局寄往外國請用之外。其餘舊日的親友。一概駕臨。那班親友。望着史小姐的天生麗質。和史小姐備的羊羔美酒。這一頓。就雙料的饒涎欲滴。認爲是畢生一個大的紀念。



長背心之發明者

(健碧斑紅館主)

海上女子裝束。朝興夕革。變化萬端。為全國女界宗仰。而其發明創造之人。在昔日大率為娼妓女學生。以迨妖姬蕩婦之流。今自電影潮流。澎湃中土。有所謂女明星者出。競以服飾炫燿。而羣遂奉為時裝發明家矣。某歲夏秋間。盛行長馬甲式。甚新穎別致。殊耐人飽看。蓋創自黎明。世人猶多未知。創作之功。未可沒也。茲由吾友沈延哲君。覓得明暉致美娥一函。足為吾此語證。爰製版刊之。復錄其辭如下。

「美娥。我的新衣早就做好了。一件長背心。一件薄紗旗袍。背心罩在旗袍上。又好看。又大方。這是我新發明的。別人還沒穿過。你願意來參觀嗎。晚上我一定在家中等你。我們還可以一塊到Luis (上海大戲院) 去上課。今夜開演新片 Nero (羅馬宮闈秘史) 是羅馬歷史中的故事。這課程很要緊啊。早安。明暉。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

今者明暉情海歸槎。飽經世變。讀吾此文。不知作何感想也。

16, May, 1925

美娥:

我的新衣早就做好了，
一件長背心，一件薄紗旗袍，
背心罩在旗袍上，又好看，又
大方。這是我新發明的，別人
還沒有穿過。你願意來參觀
嗎？晚上我一定在家中等你，
我們還可以一塊到Luis去上
課，今夜開演新片Nero，是
羅馬歷史中的故事，這課程
很要緊！ 早安！

明暉

人言可畏

(程瞻廬)



昭慶寺僧

吾邑王德孚前輩。嘗以事至武林。寓昭慶寺僧寮。某夕。見窗外一老翁。泥首月光下。向德孚乞助。詢以何事。老翁曰。第求明日坐僧房外廂。勿他去。當悉底蘊。德孚諾之。時值暮春。四方男女來寺瞻禮者。數以千百計。明日。德孚坐僧外廂。至午無所異。心頗疑怪。移時。有五六人自外至。詢僧曰。昨日汪家娘子來寺瞻禮否。僧曰。無之。諸人曰。此事至怪。汪家娘子。昨挈二婢。云來寺瞻禮。何至今未歸也。僧曰。何不詢之親友。諸人曰。徧詢矣。殊無蹤跡。不在蘭若。將焉在。言訖。遽分東西。搜僧室。僧有窘態。亟屬德孚他去。德孚堅坐不之應。諸人搜至內廂。則一少婦二雛婢在焉。遂縛僧及婦。鳴於官。科僧重罪。杖婦及婦夫。以爲縱令婦女入寺者戒。是夕。德孚又見前老翁。叩頭謝曰。某實非人。婦之先翁也。痛婦頽家聲。故求君久坐。不令乘間竄逸。今婦已離異。某憤洩矣。言訖。遂不見。

岳州書生

錢塘劉琅喜作汗漫游。道經岳州。舍於逆旅。以匝月爲期。將飽覽名勝。供遊記資料。與一書生同舍。貌殊清明。有瀟灑出塵之想。琅與接談。不甚酬答。第搖首言俗兒俗兒。一日午後。書生被酒高臥。琅亦就藤榻攤飯。有頃。見書生吐氣一縷。盤曲而上。可四五尺。上結一球。作淺紅色。漸大如斗。忽而舒瓣若紅藕花。中現人影。長尺許。或被燕尾服。佩嘉禾章。或白纓高齒。腰懸九獅軍刀。復有粉白黛綠者。數輩。捧爐香。執巾櫛。侍立於旁。琅心異。起坐諦視之。瞬略一轉。乃是儒者相。科頭箕踞。一奚童抱琴隨之。琅愈怪。趨起近審之。又幻爲一老僧相。頂樓笠。曳竹杖。髯飄飄然。貌絕肖書生。不覺失聲。護階諸像俱隨聲以滅。書生欠伸起。攢眉言俗兒不解事。擾乃公清興。琅益心異其人。向夕伺之。書生竟不返。不知何往矣。琅念異人失之交臂。遂大懷喪。往來山水佳處。輒物色其人。不復遇。旣而琅倦歸。過南昌。

日將暮。鱗舟滕王閣下。拾級登臨。思擴眼界。見先有一人倚檻看夕照。就視之。則向日逆旅中書生也。喜極。遽捉其臂曰。君果岳州書生耶。書生大笑曰。俗兒復作惡矣。語訖欲行。琅不釋。謂有道幸臨小舟。俾聆教益。書生曰。誰耐煩。蜷伏篷窗下。無已。姑偕君往酒樓買醉。琅曰。如命。於是同登酒家樓。對飲甫三四巡。書生已不勝杯酌。枕檻而睡。琅擎盃獨飲。徐視動靜。俄而書生吐氣如前。紅球舒瓣。現美人相六七輩。雲鬢霧鬢。飄飄若仙。琅竊念此娟娟者得佐我觴。當復大樂。纔一動念。便見書生欣然上立。引臂撥琅笑謂此間大有勝處。琅不覺隨之上。恍忽入一宮闕。重樓複殿。富麗無以復加。高筵旣設。衆美人吹絲弄竹。殷勤勸酒。琅大喜入席。引玉觥將飲。衆美人秋波送媚。琅若喪魂魄。忽失手觥碎。一驚而寤。則身猶在滕王閣上。不見書生。且不見酒家樓。所遇殆如夢境。乃悵然返舟。惟有一輪明月。伴此孤艇而已。

鍊師畏怪

遜清光緒時。玄妙觀有蔡鍊師者。妄言欺人。以符呪術炫世。謂能治鬼怪。人皆敬信之。延請幾無虛日。一日設醮夜歸。經張士誠廢基。邂逅一巨人。長可十餘丈。負牆而立。目眩眩如火球。鍊師倉皇無措。繞道而逸。巨人追益急。相距益近。鍊師窘。大呼救人。居民啓戶出視。則鍊師已仆地。氣不絕者如縷。灌救乃蘇。扶掖歸廟中。病浹旬而愈。於是市中喧個。謂捉鬼之蔡鍊師。今者竟爲鬼捉。一時傳爲笑柄。

透視鏡

陽羨書生緣事至洛下。滯留旅邸。值春雨初霽。躡屐訪酒肆。見市中小兒持鬚鏡求售。視之。晶綠色。問其直。殊不昂。生因購之。置篋衍。未嘗一用。迨自洛下歸。偶從燈下與妻嫂戲。辨五色絲。忽憶前鏡。取而架於鼻。視五色絲各具異彩。回顧妻嫂。徧體無寸縷。若今之模特兒。一一表襮其曲線之美。視他人及婢媼皆然。因寶其鏡。諡之曰透視。祕

不告妻嫂也。明日朗晝。架鏡出遊。見途中少者。老者。妍者。媼者。燕瘦者。環肥者。都一一作華清出水狀。毫髮畢露。詫爲大觀。自是佩之不去身。一日值競渡。兩岸粉黛如雲。獵豔少年。評頭品足。僅皮相耳。生有此鏡。獨具隻眼。彼美臍有痣。彼美髀有疤。洞觀及微。靡不悉覩。且所過門巷。牆壁輒洞若玻璃。身行道。上而目光所及。達於室內。類一無障蔽者。生有橘中癖。時至鄰翁家對弈。弈罷。與翁共飲。某夕。生醉歸。翁檢點酒器。失一銀盞。疑侍婢所匿。因撻婢。婢不堪其苦。乘夜逸。出門惘惘。巷有賣餅媼。適啓扉出。見婢踽踽獨行。呼問之。婢泣語之故。媼挽婢入室。匿已臥榻後。與子私議。將賺以作婦。翁家既失婢。偵騎四出。殊無蹤跡。生請翁自告奮勇。曰。翁飲吾酒。吾助翁物色之。旦夕必可得。翁喜而諾。生因架鏡游閭閻。過巷口。月光透壁。見婢伏媼臥後板床下。復過城內。見銀盞在質庫中。因密語翁。翁卽遣人破媼壁。果得婢。更就質庫求盞。亦得之。翁大喜。驚

爲神。設盛筵款之。酌酒起爲壽。且曰。珠還合浦。君之力也。果操何術以得之。生笑曰。吾能排空御氣。上天入地。求之。徧乃僅得之耳。翁殊不疑其有他。咄咄稱怪而已。自是里巷有逃人。輒倩生物色。恆十得八九。生之名乃大著。獲酬無算。無何。生有事出門。匆促忘携鏡。留置案側。其嫂偶見之。取以眼試。時門外適過軍隊。嫂見赴赴者排隊而行。無非倮蟲二千。且纍纍都如繫樞。厥狀至醜。返視己身。衣服渺如也。不覺大駭。謂鏡不祥。摘而投於石。作片片碎。且加蹴踏。鏡乃如粉屑。生至半途。忽憶失鏡。至息奔歸。眼鏡已粉碎矣。陡失巨寶。如喪考妣。懊惱垂泣。幾以身殉云。

陳希夷

方蒞生曾以奇夢告余。殊可深味。擢之以實吾筆記。蒞生曰。余嘗夢至一山。見一道士。衲衣戴笠。自稱希夷子。煮泉長松下。飄飄有仙意。詢余曰。生自何來。余曰。自人間來。希夷曰。來何所見。余曰。無所見也。所見者僅鬼耳。希夷曰。人

間何故有鬼。余曰。他日悉皆鬼耳。希夷以松枝劃地。豁然而開。命余視之。見地下憧憧往來。鬼可千萬。希夷曰。生視此何也。余曰。皆人也。希夷曰。地下何故皆人。余曰。地下諸鬼。前日曾皆爲人耳。希夷曰。生自視何也。余曰。亦今日未死之鬼。他日已死之人也。希夷曰。生自人間來。可向人間去矣。余曰。人間至無味。可暫一往耳。小子請久居山中。此間樂不思蜀矣。希夷曰。山中猶人間也。吾亦今日之鬼。前日之人耳。余拜曰。先生在山中。雖鬼猶人。若彼在人間者。雖人已鬼矣。希夷笑曰。生且作人去。但勿墮入鬼道。斯可矣。余再欲有問。絲廠汽笛大鳴。夢遽然醒。

戲改唐詩

(韋駟)

某軍人之妾。年已徐娘矣。而夙有雞皮三少之稱。與一滑頭小白臉。號通侯者。有私。卿卿我我。結不解緣。往往借鴛鴦社。爲雲雨巫山之地。對其家人。則藉口至其手帕姊妹處。有滑稽者。戲改唐詩以贈之曰。一軍人蕩婦。不知愁。一輛包車赴楚樓。不是託詞尋姊妹。那能日日會通侯。

春 憶 語

天奈何予人以情。更奈何我人獨不能太上者。嗟夫。媧皇鍊石。莫補情天。雖然愛生於嗔。嗔則無所不飾。緣飾著愛。天下鮮有真可愛者矣。矧雕心鑠質之文人。一經描摹。更覺麻姑幻譜。歷歷如在心頭。武林某女士。姓氏不傳。予少即同里。閉然末由達微波。親芳澤也。已未之冬。復解芹於湖上。始是繭絲重縛。不可言喻。迨予小劫歸去。女士已命薄桃花。自此滿庭風月。誰與收拾。碧水綠波。亦隨君苗之硯而俱焚矣。願憔悴風塵。紅繭纒愁。追溯影事。有不忍付諸湮沒者。拉雜記之。

女士浙產。錢塘蘇小。本是鄉親。與余家爲戚串。家於湖上。亂鴛鼓簧。綠水環繞。猶憶一日。予方荷篋自校歸。見女士伏几而笑。與予不作一語。几傍置毛筆畫一頁。林木叢雜。寒鴉點點。仿米南宮筆法。虎虎有生氣。詢之。則彼人手筆也。乃絮絮問短長。予戲以孺子可教相答。蓋予對於斯道。固屬門外。后強予題句。顧予又不善作字。爲女士故。一破成例。即塗叢林寒鴉四字。書成。自慚弗佳。徒爲美頁之玷。而女士轉曰。書之佳不佳。非所知也。特出自君手。不佳亦佳。噫。女士匪不嫻書法。其道斯語者。愛予深矣。及今思之。猶爲惘然。

女士如出水芙蓉。不善雕飾。當春楊柳。風流自得。阿母恆太息曰。韶年穉齒。素服淡粧。雅則雅矣。

春 牕 憶 語

終非所宜也。庚申之春。女士適應母校之召。以十週紀念會。飾演新劇。是日劇目彷彿爲家庭恩怨記。女士起某富翁之女公子。幕啓。壁月流輝。朝霞麗彩。珠襦玉立。豔若天人。時武林猶未失守。僚姬子嘉四如夫人。油壁雙車。挾家人翩然來遊。覘而嘻曰。彼奇服曠世。似天上安琪兒者。匪平生不善雕飾之某女士乎。蓋夫人亦深知女士之秉性。而道斯語者。所以語家人耳。而予與女士相處四年。見其新粧炫服。亦祇此一朝而已。金翠叢殘。羅襟香餘。不禁爲之隕涕。

女士雅喜植花。尤善栽菊。謂雋永如讀六朝人小品文字。花時嘗羅列盆盎。竟日相對。幾忘寢食。所植諸花。深得隨園菊譜之闕。卽名園中。亦不能望其項背。花獨肥而強。色亦清麗可愛。某歲忽得青蓮色一盆。因益喜。強予詠之。願予平生不敢言詩。乃汗顏遜謝之。

女士嘗謂予曰。人生百年。魂夢居半。憂病居半。襤褸廢老之日。又居半。所可謂一生者。不啻僅十三年耳。矧我儕蒲柳之質。卽四五句。恐猶未可必也。古人云。一月歡娛得四五六日。今茲并此四五六日之歡樂。亦將無之矣。予不覺頷首曰。斯言信然。

女士輒以不諳音韻爲憾。予授以毛詩。苦不能領悟。迺易以天真閣。旦夕曼詠。獨愛讀意中人云。萬樹天桃百轉鶯。意中別有最傾城。神機縹緲身難到。心地空靈目已成。水月鏡花獨可戀。衣香

春牕憶語

人影總多情。掃除倚翠。假紅念。消受相思過一生。予曰。此豔體詩也。易流纖巧。不足學。迺更易以學詩初步。漸有悟入。越日語予曰。近讀此書。乃知尋常言語。無不可以入詩者。予亟首肯所說。蕙質。紈心。獨秀。江東女士之不壽。或卽以此遺忌邪。

蒲觴醉后。起居於女士之耳廂。女士素體荏弱。無旬日不病。藥鑪茶鐺。唯以韻語自遣。玉溪無題。還珠有淚。尤好以紅牙按拍。曼聲歌得人憐。館主人嗟生前怨和孽一闋。霜猿泣夜。杜宇啼紅。盃匪熟諳女士之身世者。不審其傷心人。別有懷抱也。

女士小疾新痊。菱花自鏡。予微笑謂之曰。色貌如女士。卽蓬頭荆衣。亦足傾城。彼水晶簾底看梳頭者。猶不免落第二乘色相也。女士亦笑曰。君誠唐突我矣。昔號國夫人。西施紅拂。纔克當此。我真不足道耳。新粧既竟。女士興緻頗豪。強予出遊。予以彼病體新痊。不可撼風。迺遜謝之。而女士經此掃興。頗爲不悅。予亦爲之弗安。乃相偕賣車。小憩湖上。碧水漣漪。飄飄有遺世獨立之意。女士喟曰。不圖輒紅十里中。僅有此一片乾淨土。予不禁感慨係之。竟無一語可以慰女士。由今思之。更覺惘然。

女士好月。尤最愛雨。嘗曰。畫青蓮謂月之氣靜。而不知雨之聲更靜。剪燭垂簾。細聽小雨。澹花落

春 牕 憶 語

處百念俱忘。聆到無聲處。輒以纖手緊握于手。或以指上螺紋。驗人巧拙。予左手間僅有一螺。而戲驗女士。亦僅一螺也。脂痕粉印。傳以爲奇。女士亦笑曰。此真可謂巧合矣。

女士之室。凡三椽。中供古佛無算。每當清晨。輒至焚香。予既下榻耳廡。所設熏鑪茶鐺。靡不精好。花朝月夕。時展縹緗。欄前葉底。把書共讀。切磋之樂。莫逾於斯。女士愛閱唐宋稗官雜曲。以及當代說部。而尤推重周瘦鵑君之言情說愛。次爲何海鳴君之娼門作品。然強半皆爲予所引授。女士賦性敏慧。每閱一過。輒能深印不忘。今茲諸書狼籍。廬舍無人。舊地傷心。猶不知雜花細艸。一如前時否。追憶影塵。彌爲悵惘。

一日女士爲予潔冰盤。供雪糕。涼沁肺腑。予以碧玻璃杯盛清露饋之。又一日女士新汲泉水。迺和以香蕉汁。雜以薑縷。予索飲之。女士忽不之許。曰。君體在弱。恐因冷摻疾耳。嗟夫。女士雖愛予。而憐予體之弱。第當今僻居於此軟紅十里中。不特無地可以消暑。卽欲求得一勺甘泉。以洗此問。腸俗氣。亦不可得耳。

予舊作雜憶詩十二首。纏綿悵惘。所記悉屬予與女士事也。今稿已散佚。僅憶一律云。情到無聊淺愈深。暫抽書傳卜佳音。古人絕少癡於我。舉世誰能諒此心。一自病軀親藥石。終虛俊眼盼泥

春 牕 憶 語

金臨印配後天緣改。鸞鳳參差直到今。蓋其時予已離女士而養疴滬濱矣。芳草天涯。今古同慨。女士喜繪牡丹。而下筆頗自矜重。活色生香。宛入南田之幃。時同里張寄仙許瘦梅黃花奴諸友善。日輒數四過從。予寓評花品彙。彌日弗倦。既而許死黃去。寄仙亦不忍阿母依閭之望。遽歸閩。閩朋故星散。至爲掃興。而女士亦以鹽米瑣屑。棄置筆墨。予有紈扇一枚。猶爲女士及諸人合繪之筆。滿湘意態。不改當年。吉光片羽。珍貯篋中。偶而寓目。不勝賓朋零落之感。

女士每與予靜坐室中。細品名香。沉水香俗。宮香近媿。悉非我所取。沉香有堅緻而厥紋橫者。謂之橫隔沉。其香特妙。清夜小室。玉幃四垂。以文火薰之。使不見烟。則室中皆如風過伽楠。露沃薔薇。久蒸衾枕間。和以肌香。甜豔乃不可名狀。歷三四日。香仍凝然。女士愛此。與第三生命等。嘗以之碎而成末。以丁肌諸香合搗之。製成小丸。寒日手鐮間。置一兩粒。則芬馥益脾。有梅梨之味。噫。年來般戀此味。此境恆打曉鐘。猶未吞服。迴憶當時撥盡寒鑪。斜倚薰籠。不啻處身衆香深處。今女士與香氣俱散矣。安得小丸一粒。起死人而肉白骨哉。

室中晚香玉數盆。亦女士之愛物也。培植甚茂。花時瓊瑛玉朵。透芬攢馥。女士於酒醒人靜時。恆坐水晶簾底。細細領略。香晚益清。得未曾有。今則風苗露枝。不知尙在塵世否乎。

彭 半 蘭

春 憶 語

大底狸奴性柔。與女子天賦性情。遙相吻合。是以閨中恆愛豢畜。以爲不二良伴。女士閨中。亦嘗豢雪兒一頭。伶俐活潑。玉雪可愛。予至輒繞膝宛轉不去。女士酒后。酷愛擁之懷中。喃喃作諸語。予嘗有句曰。解事雪狸都愛你。眠香須在卿懷裏。女士頹然曰。君殆唐突矣。何以卿目我。予亟泥首謝過。迨女士逝后。雪兒繞柩悲鳴。夜臥茵次。吁嗟夫。物猶如是。予何以堪。

女士善飲。唯不設觴政。問爲猜枚。負者擊腕爲罰。顧予拙于猜度。屢爲輒北。比至興闌。予腕心必紅痕宛然。飲各隨量。不喜搏戰。雖強之。亦不稍吐聲。春筍纖指。弗肯輕露。醉后輒角彩尋歡。繼以諢嘲。雖然。不及于私耳。噫。紅鏡影裏。偷磨薄鬢。此情此景。睽已兩易星霜。韶華奔馳。所思不見。惦念及斯。感慨係之。

壬戌清和晦日。女士送予至火車站。蓋予睽隔荆楚。雲已兩載。久客臥雨。懷家正劇。滿擬於此次假期。買棹言旋。而女士堅欲隨行。予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舍。顧予心地亦爲女士所軟化。乃矇視汽車。轉轉而去。轉與之信步湖濱。以紓積懷。是日。女士衣碧玻璃紗衫。薄如蟬翼。潔比雪豔。以退紅小背心爲襯。碧紗透朱。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乃偕登瓜皮。豪遊水鄉。時四五龍舟。方衝波激盪而上。湖上遊艇。奚止數十百艘。獨尾予艇。指爲神仙。凡予所至。則龍舟亦爭赴。迴環數匝不

春牕憶語

去奇而詢之。則駕舟者皆予母校之員役也。迺相與周旋。取得櫻珠數升。與女士共啖之。幾不辨其爲櫻爲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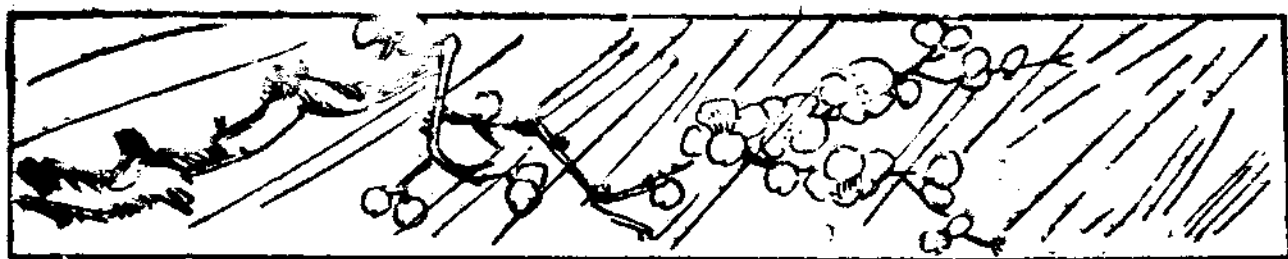
女士於吟詠之外。兼工刺繡。出類拔萃。愛翻花樣。嘗爲予繡枕函。畫梅一枝。玉姿縱橫。以硃砂玫瑰。珊瑚白玉。五色繡之。刺時女士嫌太疎寂。擬用一方印押角。詢予曰。清賞兩字何如。可則扶君起。爲我補篆。蓋此時予方臥病耳廂。近旬日矣。迺就枕畔書之。手腕戰戰。大類蚯蚓。予欲棄之。重書而女士堅弗從。亂以語曰。我嘗爲朋輩繡詩囊。畫幀有作兩白鷺。一青蓮花者。題曰路路清廉。今擬爲君刺一白鷺。以木芙蓉代水芙蓉。取一路榮華意。或嫌俗否。予曰。雅俗共賞。固佳作也。后以事不果作。今枕函淚痕斑斑。汚此梅姿矣。嗟夫。

秋月正佳。女士偕雛鬢負琴。縱舟湖濱。時予值小病新痊。比悉女士已去。迺買瓜皮跡之。相遇於斷橋之下。女士方操琴作長相思曲。幽揚悽惻。予亟披襟而聆。斯時六橋九溪。盡浸於月明之中。琤琮亂鳴。幾不知爲天籟聲環佩聲也。乃移舟至橋下。相借近萬松嶺。越葛嶺。因叩四聖庵門。蓋庵尼故相識也。坐次爲折池中新蓮。製羹以進。色翠香清。足沁肺腑。其與世味腥膻。何止天壤之別。庵外有古碑一方。爲王麟宗公所書。碑背適予前歲題詩之處。已爲蠹衣剝蝕。無復字跡。欲重

書之。苦無管城子。遂搗琴太息而歸。

女士嘗畜綠鸚鵡一頭。號曰綠姐。喚之輒應。所語詩句說白。爲女士所親授。亡何。女士既物化。綠姐之飲啄亦失所時。卻恆呼女士名。聲哀而促。蓋已漸形憔悴矣。吁。綠姐有知。今亦憶及教詩人否。

八月中。予接家中電函。謂嚴父疾篤。危在旦夕。予不禁涕隕。整裝欲歸。惟念前次與女士分袂之苦。故擬不爲女士知曉。以愴彼心。又念余一旦過歸。女士之苦念怨譴。必且十倍於余。則余又安忍不告。噫。離別之苦。今古一轍。女士既已洞悉。迺泣語予曰。君宜速就道。以慰老父廬注。我當然此一瓣心香。默禱吉人早占弗藥。願他日一紙書來。報告平安爾。予亟謝之。卽搭夜快車歸省。女士送予至站。幾番叮嚀。絮絮至於輪動時。始揭帕別去。予既抵鄉井。則阿父物化矣。慈親暨弟妹諸人。方頓足號闕於室中。生離死別。疼迺刻骨。不圖余因偶感風寒。乃致攫疾。纏綿床褥。苦不能起。阿母既痛父喪。復憂予疴。予懷至爲不甯。弗獲已。恆強展笑顏。以紓母胸。夜半輒夢見女士。或爲予修指甲。或數落花。不一而足。夢中見女士丰姿。似較前麗潤也。



社會
小說

雨中花

吳門程瞻廬著

第三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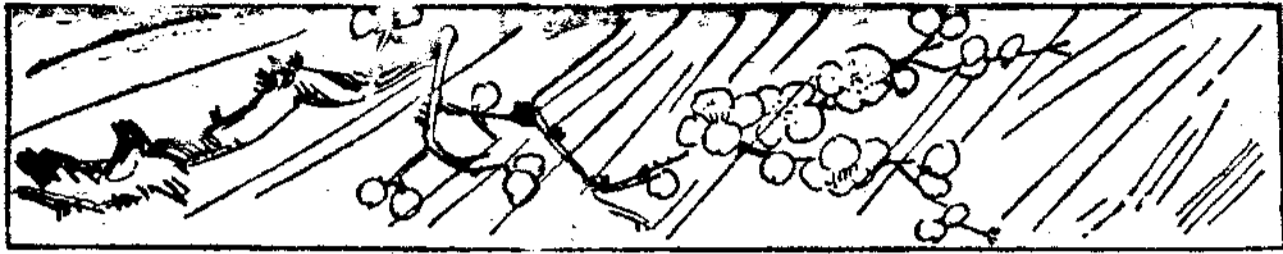
紅薔薇羞上老人頭

青蘆葫來訪嬌桂面

話說魏老先生見阿妹拉着阿三。要向開明女學校裏。和儒齋大開交涉。慌得不成模樣。忙喚道。快請回來。要錢好說。這一聲呼喚。卻把兄妹倆的腳步喚住了。從來只說非錢不行。他們倆卻是非錢不止。聽得不給身價銀。便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聽得有錢好說。便止乎其所不得。真可把孟子的話。變換幾個字。叫做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孔兄也。話休枝節。且說老先生把兄妹喚住了。磋商這筆賠款問題。王氏卻說一個錢都不許給。由他們到學校裏去吵鬧。也好使天殺的得些教訓。二嫂嫂卻把王氏拉至一旁。湊着耳朵。輕輕的說道。你別把這事弄糟了。他們說得出。做得出。真個鬧到女學校裏。把姑夫的飯碗鬧掉了。你也要受着影響。再有一說。男子家的身體。空閑不得。姑夫的飯碗鬧掉了。他怎肯安安穩穩的在家裏坐。要是在外面尋花問柳。偷鷄摸狗。這叫做皇帝老子爛膀。愈加（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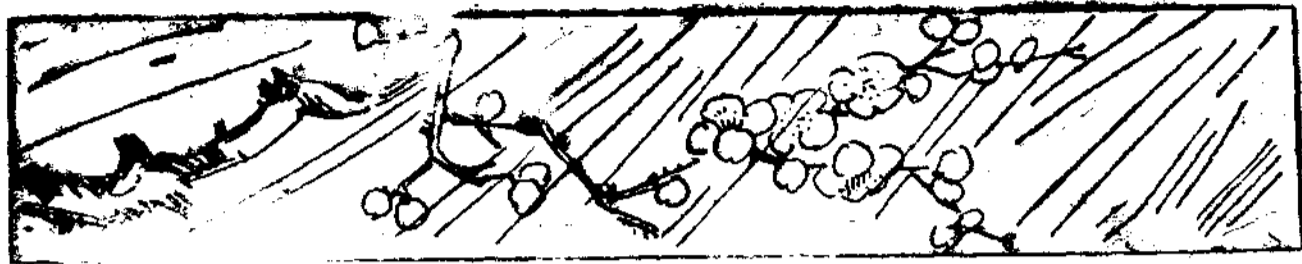
脚)不好了。我勸你還是由着老頭兒拿出幾個晦氣錢。把這兩個人遣發了。你喫一次虧。學一次乖。以後管住姑夫。不放他在外面喫酒。除卻上課。只在家裏坐。那便沒事了。王氏聽了嫂子的話。便陪着他到房裏坐。細細的商量管束男子的方法。外面老先生和阿三磋商多時。破費了五十塊錢。兄妹倆方才沒話說。受了錢。自回家裏。二嫂嫂見一天風雲。都已吹散。坐了一回。也便辭別回家。到了晚間。儒齋從學校裏課畢回來。卻被王氏千刀副萬刀割的百般毒罵。罵到深夜。還沒。有停嘴。儒齋只是高拱手低作揖的百般賠罪。王氏依舊不肯息怒。罵一聲天殺的。別在這兒假惺惺。誰希罕你的鼠子打拱。猴子作揖。儒齋沒奈何。只得扒在地板上。撲通撲通的搗這大蒜頭。(那麼該叫做狗子磕頭了)王氏的醋意。方才略略平復。(鷄鷄肉可療妬。大蒜頭可解醋)老先生的臥房。和兒媳的臥房。只隔得一個中間。王氏毒罵丈夫。老先生句句聽清。不由的心頭疼痛。聽得一聲千刀副。宛比是剮他的肉。聽得一聲萬刀割。宛比是割他的皮。後來儒齋在地板上磕頭。儒齋自己不覺得痛。老先生躺在牀上。不住的在那兒揉胸。若不是禮教束縛。便



要闖入媳婦房裏。拚着磕破老頭皮。替兒子效力贖罪。直到對面房裏。罵聲斷絕。老先生方才透了一口氣。放心入夢。到了來朝。又被儒齋拉到書房裏。喃喃啞啞的向老子責備。說昨兒的事。只要你老人家一口承認了。便沒有晚間的吵鬧。老先生道。他不向你吵鬧。便要向我吵鬧。這事如何承認得。儒齋道。吵鬧也不打緊。只要你提出『不孝有二無後爲大』的大題目。他自沒有話說。老先生皺着眉道。你怎麼只叫我去做難人。你有這個大題目。儘可自向媳婦說。卻不該都推在我身上。儒齋正色道。這是我的一片孝心。你怎麼不明白呢。孝子之事親也。過則歸己。善則歸親。禮記上原是這般說。這個綿延宗祧的大題目。出於我口。便是善則歸己。出於你口。才是善則歸親。我如何敢掠美呢。老先生聽了。又被聖經賢傳。塞住了嘴。氣得沒話說。……離着魏老先生的住宅。約莫二三里路。其間有一家住宅。卻另換了一種空氣。原來家庭裏面的空氣。挨家沿戶。處處變換。別說隔着二三里路。便是隔着一堵牆。一層板。其間的空氣。也是絕不相類。別說隔着一堵牆。一層板。便是同在一屋子裏居住。其間的空氣。也是絕不相類。在下說了這幾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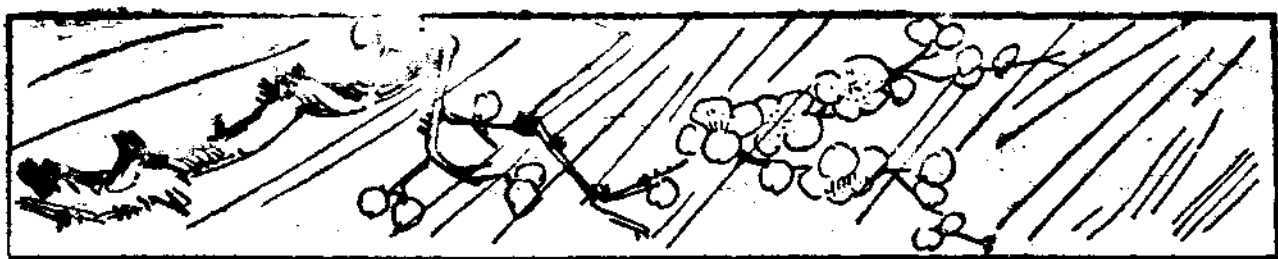
閑話。這枝筆便跳出了魏姓的家庭。另換一家來寫寫。且說潔淨無塵的空氣裏面。傳着一種很輕圓很柔和的聲調。聲聲只喚着琪哥哥。那時側廂裏坐着一個中年婦人。靠着玻璃窗。正在那兒做活計。聽得呼喚。便道。寶英。你喚琪生做甚。琪生到姑母那兒去了。那婦人嘴裏說時。手裏的針線。都不曾停。但聽得對照的側廂門。閉的開了。一陣很輕鬆的步履聲。從東側廂傳到西側廂。步履一停。便有一位三五年紀的女郎。站在那婦人身旁。嬌滴滴的喚着一聲媽媽。你怎麼又把琪哥哥差遣出門了。趁着今朝星期日。兄妹都在家裏。我有幾個算學問題。要琪哥哥指點。恰才聽得琪哥哥在這兒。怎麼一會子又走了。說時。背兒靠在窗檻上。等候他媽媽回答。他媽媽雖然忙着做活計。可是女兒走近了身旁。不由的停放針線。瞧了女兒一眼。但見寶英的粉頰上面。烘染得和蘋菓一般紅。便道。寶英。你也忒煞用功了。星期放假。便休息一天。也不打緊。你只躲在廂房裏。儘着功夫做算學。方才我吩咐琪生去接姑母回家。論理你也該聽得。你把心思都用在算學裏。外面說話。一句兒沒有入耳。哥哥走了。你還在那兒喚哥哥。好妮子。你休息一會。



子吧。你向鏡兒裏去瞧瞧。面上紅紅的。都升了火了。做學生的果然要用功。可是用功過了份。我也不放心。寶英聽着。果在抽屜裏取出一面小鏡。照了一照自己的容龐。放下鏡兒。便道媽媽。這不相干。今年四月裏天氣。和五月裏差不多。這是熱的關係。面上才覺紅紅的。和用功沒相干。他媽媽道。無論怎麼樣。今兒不許再做算學。你讀一回國文也好。唱幾套歌曲也好。念幾句哀皮西提也好。何苦定要悶悶的做那算學。你有甚麼難解之處。明兒上課問先生。也不爲遲。何苦忙在這一朝。況且你的算學成績是很好的。上學期還考着一百分。你忙着做甚。寶英笑了一笑。蘋菓般的臉上。起着兩個小渦兒。低着頭兒。手弄着衣角。發出『七分是媚三分是嗔』的聲調道。媽媽怎麼不許我做算學。我不答應。我一定要做的。上學期雖然考着一百分。這學期考得少了。便要惹人家恥笑。你教我去問先生。先生教我的是小數和利息。我都明白。不須再問。我預備的。都是下半年的功課。不能去問先生。問了要惹先生嗔怪。說我不依着教授的順序。他媽媽大笑道。寶英。你可癡了。沒怪你姑母說你是個女書獃子咧。下半年的功課。你預備他做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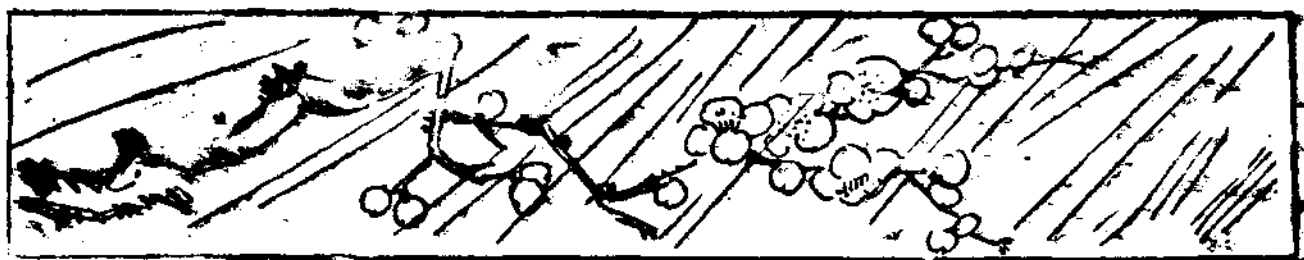
妮子。你可知算學是很拆心思的。說時。把寶英摟在懷裏。說你聽了娘的話。休息一會子吧。寶英道。媽媽。不許我做算學。我也不許媽媽做活計。你鎮日坐着縫這套衣服。也是妨礙衛生的。他媽媽道。這是你哥哥的夏衣夏袴。他暑假回來時。須得替換。怎好放下不做。寶英笑道。現在離着暑假。還有一個多月。你忙着做甚。怎麼頭都不抬。身都不起。一些兒不知休息。我見了也不放心。寶英套着他媽媽的論調。把他媽媽說得沒話回答。可是他媽媽雖然沒話說。心窩裏卻異常舒展。不比魏老先生被兒子塞住了嘴。心窩裏有說不出的苦痛。（縮合上文）停了一會子。他媽媽道。我便聽着你的話。和你到園子裏去走走。當下娘女倆同出了側廂。轉到後面。穿過廚房。卻見王媽正在那兒煮黃魚。主婦便吩咐道。王媽。鍋子裏多加些醬油。少放些醋。你姑太太是不喜吃醋的。王媽笑說道。姑太太不喜吃醋。他的家裏。卻有一個專喜吃醋的人。三瓶四瓶倒下肚。一些兒不嫌着酸。寶英聽了很詫異。問着他媽媽道。王媽道的是誰。他媽媽笑了一陣。便道。王媽在那兒說瘋話咧。寶英卻也想出了這個人來。含着笑不再多問。（縮合上文。俱在有意無



意若卽若離之間）穿過廚房後面便是一個園子。很是寬廣。中間隔着籬巴。畫分爲二。一半是晾衣服的所在。一半是栽着幾種花卉。也有過了花時的。也有恰才開放的。粉牆上牽着的薔薇花。一片深紅。開得正盛。寶英道。媽媽。我去採一朵薔薇。替你插髻。他媽媽道。我已不是戴花的年紀了。好花羞上老人頭。我雖算不得老人。卻也是四旬年紀了。插上花朵。教人見了也肉麻。（與五旬年紀。頭戴薔薇之二嫂嫂。無意關合）豈不委屈了這朵好花。不如留他在枝上。免得他害羞吧。寶英笑了一笑。便不去採。陪着他媽媽在廊下散步。覺得心曠神怡。說不出的快活。暗想家庭之樂。勝於友朋之樂。校中姊妹。逢着星期日。往往結伴閒遊。怎及我陪着媽媽在園子裏散步的快樂。況且爹爹又是出門了。媽媽在家裏是很寂寞的。一月只有四個星期日。我和哥哥在家裏陪媽媽。似這金子般的光陰。我怎肯輕易放過。不陪着媽媽閑走。（孺慕之忱。迸露紙上）想到這兒。不知不覺。竟唱起快樂的歌調來。他媽媽聽着女兒的歌聲。當然滿懷歡樂。可是歡樂中間。卻又想起着杏珍小姑。怎麼這般命苦。嫁夫不過一年。早做了寡鵠。又沒有一男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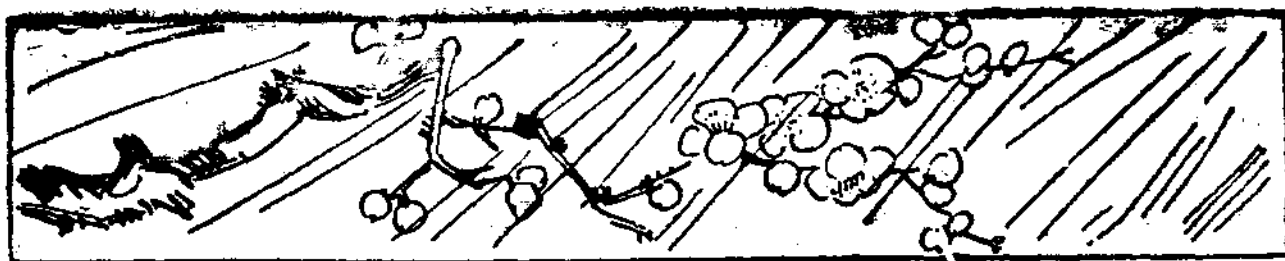
女（純用點逗之筆）他的做人是很好的。不該有這般遭遇。看來是天道無知。寶英見媽媽呆想出神。便問媽媽想甚麼。他媽媽道。我想起你的姑母。膝下無男。無女。委實可憐。我接他來家。他總不肯多住。寶英道。這一會子他該多住幾個月了。爹爹來信上說。『杏妹境况很可憐。他如來家。當竭力勸伊多住。或半年。或數月。多不打緊。免得在人家受盡閑氣。』媽媽不妨把這信給姑母看。姑母看這分上。當然可以多住幾月。我和哥哥上學校去。有姑母伴着母親。我們也放心得多咧。他媽媽點着頭兒。表示贊許。在這當兒。聽得一陣扯動門鈴的聲響。寶英忙道。敢是琪哥哥陪着姑母來了。說時。便急匆匆的去應門。一壁走。一壁還問着扯鈴的是誰。門外不答應。只是不住手的扯那鉛繩。扯得繩上的銅鈴。康零零的響個不絕。寶英暗喚一聲阿呀。鉛繩都要扯斷了。料想扯鈴的決不是琪哥哥。敢怕是一個雙子。肚裏戀時。脚步兒已到了第二重門。門後的鉛繩。依然是一抽一放的亂動。寶英怒喚道。你是誰。到那一家去。才聽得門外有一個少年男子的聲音道。這兒是姓范麼。寶英道。你到范姓來找那一個。（原來寶英姓范。却從門外人口



中點出章法別致。門外少年道：請開了門講話。寶英沒法，閉的把門開放了。才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學校青年，瘦長的面部，架了一副克羅克眼鏡，雙目炯炯，只在玻璃裏面打轉。把寶英看一個飽。寶英道：「你來找誰呢？」那少年才慢慢的問道：「琪生兄可在府上？」嘴裏這般說，兩道眼光只在寶英的面上注射。寶英道：「不在家。你找他做甚？」那少年却看得呆了，只不做聲。寶英又是好笑，又是惱怒，却聽得他媽媽從裏面出來，也問着來人是誰。寶英借此卸身，便道：「我不認識是誰。媽媽自己去問他。」說罷，便向裏走，暗自懊悔。早知是這麼一個人，我便不高興去開門，停了一會子，他媽媽也進來了，笑說：「這個人倒也詫異，他來找琪生，又不說出爲着甚麼事，向他要名片，他說沒帶來，問他姓名，他又不肯說，只說停一會再來。」寶英道：「看他模樣兒，像是個學生，可是哥哥的同學裏面，却沒見有這人來過。」他媽媽道：「待你哥哥回來，我問他一聲，便知這人是誰。原來這人雖沒有給我名片，可是耳朵後面有大大的一塊青記，却是天然的名片。我只問你哥哥，這耳朵後面有青記的是誰……」說到這兒，鉛繩上的銅鈴，又響個不住。寶英詫異道：「敢是這個



人又來了。我不去開門。王媽去。他媽媽便喚着王媽去開門。王媽恰才煮魚完畢。便答應着去開門。去不多時。却喚將進來道。姑太太來了。慌得母女倆都到外面去迎接。那時姑太太已進了門。是個三十左右的寡婦。打扮得很是樸素。這人誰便是魏老先生的寡媳范氏。原來范氏的哥哥敦甫。在山東督軍署裏充當祕書。家眷留在蘇州。並沒帶去。范氏的嫂子俞氏。和着兩個兒女。男的喚琪生。女的喚寶英。都住在城裏學士街。范氏的夫家魏姓。却住在胥門城外。相隔有兩三里路。范氏素性節儉。每回娘家。只是步行。不肯坐車坐轎。又不肯在娘家久住。一來知道儒齋夫婦。不善侍奉老人。公公要茶要水。都是自己在家裏伺候。我若久住在娘家。公公便不免要受那兒媳的虐待。二來。我是范姓嫁出的女兒。爹爹媽媽又沒了。我若長住在哥嫂那邊。心裏終有些不安。哥哥嫂嫂待我好。便住個一年半載。也沒打緊。可是我的性子。甯可在夫家吃苦。不願倚傍着哥哥嫂嫂度那安逸日子。有此兩層原因。范氏每回娘家。總不會住滿一個月。話既表明。却說俞氏見了小姑的面。便道。妹妹。我候了你長久了。琪兒可陪着同來。范氏笑道。他要



陪着我走。我却不要他陪。城內城外。相隔不上三里路。我又是常來常往的。難道怕我迷了路不成。况且琪生是練慣體操的。運動會八百碼賽跑。常考着第一。他和我同走。麻煩了他。又苦了我。他把脚步兒儘量的放慢。我卻還要把脚步兒儘量的加快。放慢的慢得肚腸都要磨細。加快的快的脚跟都要踏破。這不是麻煩了他。又苦了我。這幾句話。說得娘女倆都笑了。隔了一會子。琪生也回來了。寶英道。琪哥哥。你是賽跑會裏的健將。怎麼姑母來了多時。你恰才走到。琪生笑道。妹妹。我爲着這期青鶴雜誌。早已出版。特地趕到觀前去。誰料白跑一趟。各家書肆中已購買一空了。寶英也笑道。哥哥要看青鶴雜誌。誰料青鶴沒有來。來了一隻青雅。見了好生惹厭。琪生呆看着寶英。覺得莫名其妙。俞氏笑向兒子道。你又上了寶英的當了。他在那兒說俏皮話呢。我來告訴你。方才你沒有回來時。有個十六七歲的學生來找你。瘦長臉兒。架着大圓眼鏡。耳朵背後有一大塊青記。直達頭頸。這個人是你的同學麼。琪生道。是我的同學。他的渾名。叫做青頸葫蘆。他和我感情平常。素沒來往。他來訪我做甚。范氏在旁忙問道。這個少年姓甚名誰。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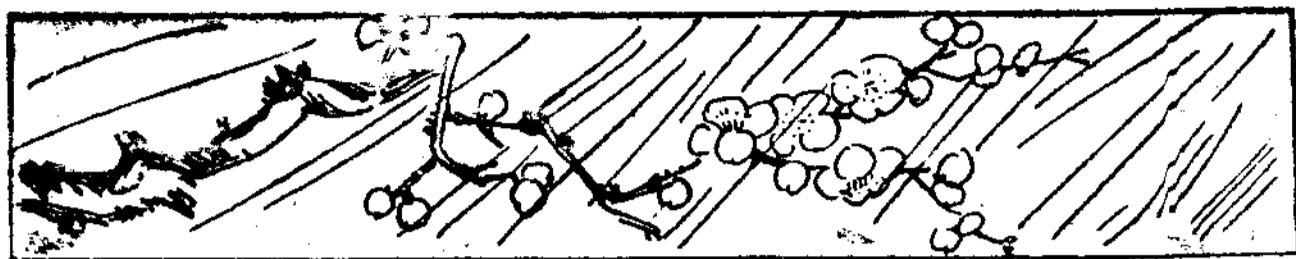


非是……：下半句尙沒說出。琪生忙搶着答應道。他正是儒齋老伯的令郎士賢。
（原來是魏士賢似這般失魂落魄的模樣。很有些家學淵源。）范氏猛想起一樁
事。笑向他嫂子俞氏道。嫂嫂。我來告訴你一樁怪事。俞氏忙問什麼事。范氏瞧了
寶英一眼。便道。說來話長。停一會再講罷。這叫做。

話到口邊。還縮住。

依然一個悶葫蘆。

欲知後事。且欲下文。



社會
小說

雨中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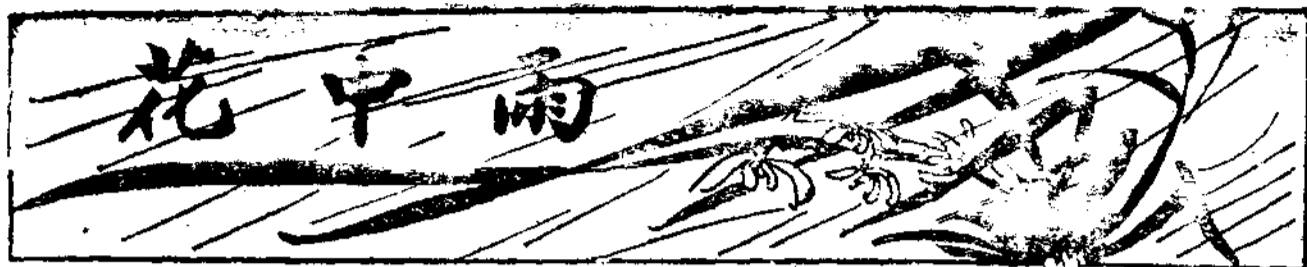
吳門程瞻廬著

第四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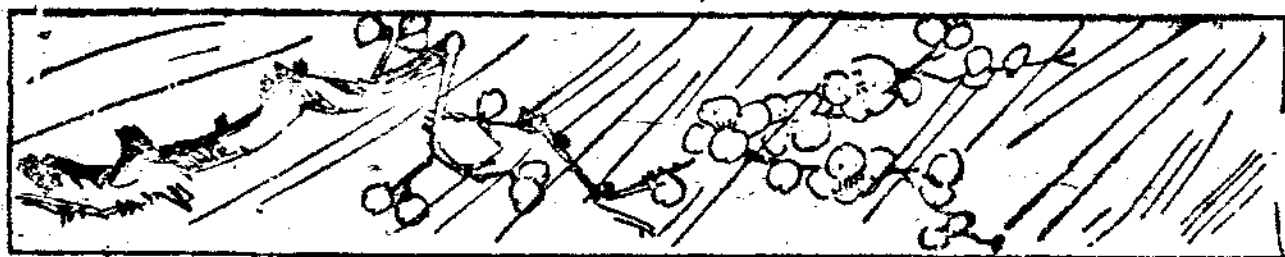
怪郵片癡兒祈幸福

破草鞋鄉愚拜尊神

話說范氏吞吞吐吐。欲語又止。俞氏瞧出了情形。料想這話不便當着女兒講。便不向小姑盤問。寶英心裏也瞧科了六七分。暗想這青頸葫蘆。很有些兒怪氣。他和哥哥沒來往。爲甚麼來訪哥哥。爲甚麼見了我的面。只是相面先生般的向人呆看。敢怕他不懷着好意。姑母吞吞吐吐。不把這樁怪事。老實宣布。怎教人不氣悶。（爲了青葫蘆。變做悶葫蘆）當下屋裏幾個人。談了些閑話。王媽搬出飯來。俞氏和琪生寶英。陪着范氏吃飯。俞氏談起丈夫有信來。教我接你回家。住個一年半載。免得在那兒飽受閑氣。范氏歎了一口氣道。老天派我在那兒受閑氣。教我也沒法躲避。近來他們的笑話。越鬧越多了。俗語說得好。若要家不和。一討個小老婆。爲了這個小老婆。竟鬧得天翻地覆。耳朵裏不得清淨。俞氏道。聽說儒齋在妻子面前賭咒。說永遠不敢討小了。怎麼又討起小來。范氏道。他的賭咒。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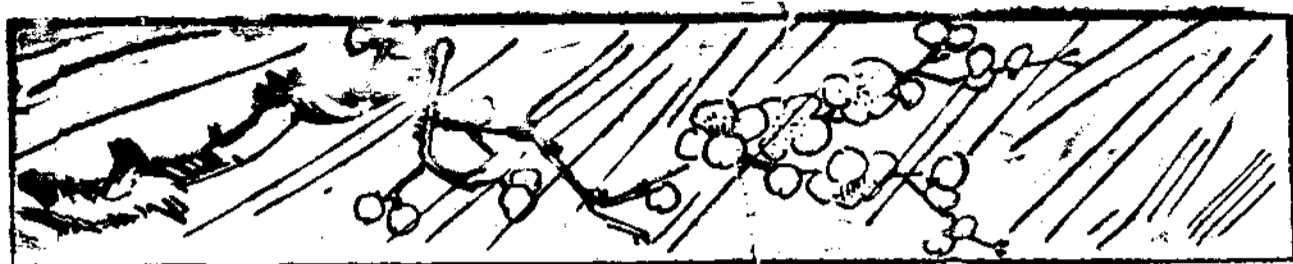
以當得真麼。這教做狗和糞坑賭咒。俞氏正含着一口飯。聽了這個比喻。笑得飯都噴了出來。便道。妹妹是個老實人。怎麼也會說這巧話。范氏笑道。這句話也是我從潑婦那兒學來的。潑婦天天罵着他男子。說從此以後。你的賭咒我可不信了。只算是狗和糞坑賭咒。俞氏道。他爲甚麼要這般罵呢。范氏道。上回鬧的笑話。嫂嫂已知道了。這回鬧的笑話。比上回更厲害。上回討的小老婆。並未進門。這回却進了門。潑婦見了。怎不鬧個天翻地覆呢。俞氏停着筷子。動問情由。范氏道。吃罷了飯。細細講給嫂嫂知曉。沒多一會子。四人飯罷了。王媽搬去碗碟。送過臉水。揩抹案子。范氏便把那天潑婦吃醋的事。從頭細講。怎麼潑婦扭打丈夫。怎麼儒齋撞倒了晾衣架。怎麼公公受了冤枉。怎麼阿三嘴裏。說出真話。怎麼儒齋在張公館裏踏翻了泔腳盆。這一席話。聽得屋裏幾個人。個個發笑。王媽也忘却揩抹桌子。手握着抹布。扯開了嘴。似乎有甚麼東西到嘴一般。(百忙中夾寫王媽)衆人笑了一陣。范氏叮囑寶英道。好姪女。你別把這事向同學姊妹講。這和儒齋的飯碗。大有關係。寶英笑道。姑母放心。姪女素性不喜管人家的閑事。況且這



魏先生……話沒說完。門鈴又響個不住。寶英忙道：哥哥去看是誰。敢是這青頸葫蘆又來了。琪生三脚兩步趕將出去。沒多一會子重又入內。手持着一張明信片。一壁走。一壁看。一壁還喚着怪事。寶英迎將上去。看哥哥手裏的明信片。只見上寫着「君要得無上的福利麼。君可預備明信片九紙。將這張明信片上的話（便是我寄給君的）照樣抄寫九份。分寄與君的親戚朋友。須在二十四小時內寄去。上面不可具名。且不可錯過時刻。那麼九天以內。君可得異常美滿的幸福。要是下面具了名。或者錯過了二十四小時。那便無效了。此法乃美國某將軍傳授。百試百靈。萬試萬驗。祈福者白。」寶英笑道：這真算是滿紙荒唐咧。那兒來的一個瘋子。寄給你這一紙瘋片。俞氏也向兒子要了這張信片和范氏同看。都揣摸不出是甚麼道理。惟有連呼奇怪。王媽喜管閑文也來問長問短。俞氏便把信片上的話一一講給他聽。王媽笑得吃吃的道：恭喜少爺。有這天大的喜事。會從半空裏掉下來。這是難逢難遇的好機會。快快不要錯過了。我便替少爺買明信片去。九張明信片。攏總不過幾毛錢。却可以買這一份大福氣。再要便宜也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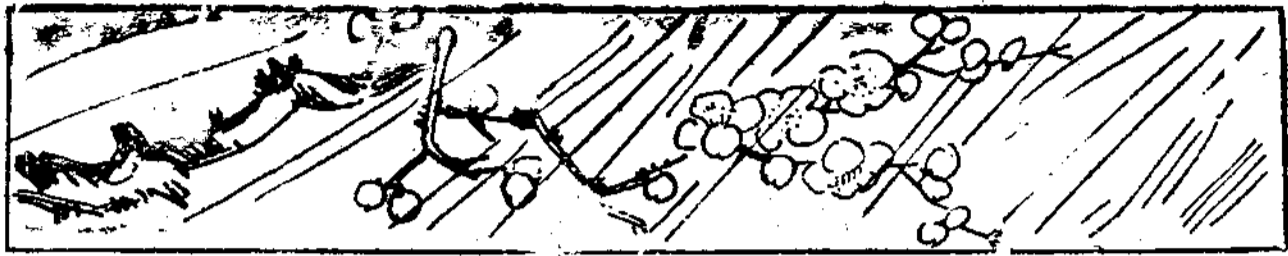
說時。伸着手向琪生討錢買明信片。琪生笑道。癡婆子。別想昏了心。天下那有這般的便宜事。王媽道。好少爺。不是這般說。福氣上門來。那有推出的道理。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可惜這張明信片。不是寄給我的。要是幾給我的。……說到這兒。王媽忽喚道。阿呀不好了。捉捉捉。（狡獪之筆）衆人吃了一驚。子細看時。原來是一隻野貓。銜着半條黃魚。直向外邊竄去。王媽追上去擒捉。兩腳動物和四腳動物賽跑。當然是野貓佔了優勝。連竄帶躍。早跳上了屋檐。把這半條黃魚。吃得津津有味。王媽只撐着兩隻眼睛。向這野貓呆看。嘴裏一疊聲的死貓賊貓。罵個不絕。可惜野貓不來理會。（笑罵由他笑罵。黃魚我自喫之。今之肉食者。大半皆野貓也。一歎）原來王媽把殘肴搬至廚下。準備送過臉水。揩過桌子。便向廚下去喫飯。只爲管着閑文。多講了幾句話。好好的半條黃魚。倒喫那野貓享了優先權。惹得琪生拍手大笑道。王媽王媽。你癩蝦蟆想吃天鵝肉。那知天鵝肉沒有飛到你嘴裏。你嘴裏的黃魚。却飛到了屋檐上面。當下大家笑了一陣。王媽自去喫飯。琪生寶英都到廂房裏去看書。俞氏趁這當兒。便拉着范氏到自己房裏。輕



輕的問道。妹妹。你方才說的怪事。端的是甚麼。范氏悄悄的說道。方才琪生姪兒說的想吃天鵝肉。一些也不錯。這件事也叫做想吃天鵝肉。原來士賢這孩子。讀書不肯用心。在育才師範學校裏讀了三年書。倒有兩年。是留級。他的心思。不求早早畢業。却求早早做親。他的學問很平常。他的眼光却老練。他竟看中了寶英姪女。攬撥他媽媽。強派我來說親。這不是叫做癩蝦蟆想吃天鵝肉麼。俞氏笑了一笑。不說甚麼。范氏又道。這潑婦和我做了妯娌。我尙且喫不了他的虧。他的媳婦是容易做的麼。分明送到毒蛇窠裏去過活。尖刀山上去度日子了。別說士賢這孩子。算不得佳子弟。便是一表人才。超羣出衆。我也不敢來做媒。俞氏連連點頭道。正是這般說。誰家女兒到他手下做媳婦。真個是死日到了。妹妹。你可曾回絕他。范氏道。我當時便回絕他。說寶英的年紀還輕。哥哥嫂嫂不肯把他早許人。他說。你不曾去說。怎曉得你哥哥嫂嫂不答應。這件事你卻推託不得。好歹總要出一把力。拉攏這兩姓姻緣。况且你又沒孩子。琪生頂着兩房香煙。做我的媳婦。便是做你的媳婦。你把姪女兒做媳婦。一重親變做兩重親。再好也沒有。我又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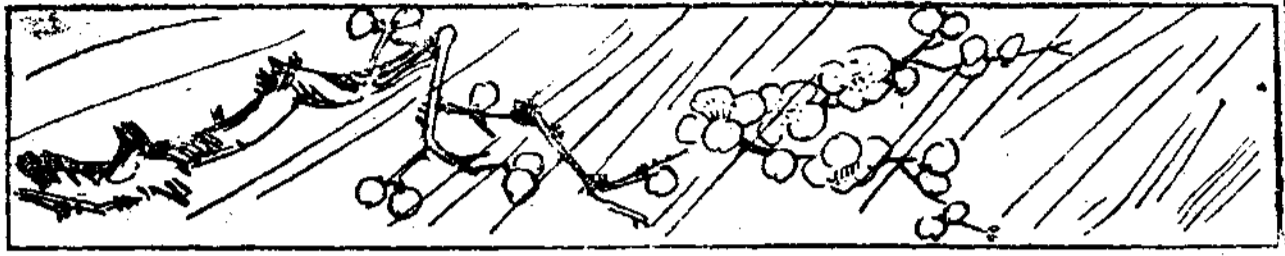
疼愛小輩的。素性和氣。一定百般的愛憐你姪女。只怕踏破鐵鞋。再也覓不到我這般的好婆婆。俞氏聽到這兒。便道。我要嘔咧。說時。便假打着惡心。恰巧寶英走來。忙道。媽媽做甚麼。俞氏把話掩飾道。我今天多喫了些油膩。把不住要打惡心。寶英道。我替媽媽倒一杯茶。解解油膩。說時。真個倒茶。倒惹得姑嫂二人。都在房裏暗暗好笑。（瑣事如畫）話休瑣屑。且說這突如其來的祈福片。不但琪生接到這一份。明天琪生到了學校。同學們三三五五。都在那兒議論這張祈福片。原來同學裏面。接到這張祈福片的。十人中居其六七。便是這個青頸葫蘆魏士賢。昨天早晨。也接着同式的一張祈福片。他正癡想着寶英做他的妻子。瞧見片上有一九天以內。可得美滿的幸福。一句話。把不住心頭勃勃的亂跳。他暗暗說道。看來這樁好事。很有成就的希望。美滿幸福。便是把寶英來做妻子。他在清晨接到了這祈張福片。別說不會錯過二十四點鐘的寄信時刻。他竟在二十四分鐘以內。照式的鈔了九份。胡亂寫了九個親朋的名姓住址。急匆匆的跑到郵筒所在。一片片把來投入郵筒裏面。他暗喚着好了好了。一片片的信片投入。自有



一片片的幸福飛來。這可愛的寶英。恰是中國名詞中的玉天仙。西國名詞中的安琪兒。我還記得去年開明女學校裏開游藝會。寶英在講臺上唱歌。這般柔和婉轉的歌調。常在我腦海裏盤旋。一輩子不會忘掉。只是我和寶英的學校相離很遠。輕易不得會面。倒是我家老的狠有些眼福。他在女學校裏充當國文教員。天天和寶英會面。多麼的好福分。他不過是個前清秀才。只懂得幾句爛八股。一切教授方法。都是個門外漢。不比我們師範生。懂得教育學。教育史。教育原理。佩服佩服。要是我來代着老的去做女學校教員。一切教授方法。比他好得多咧。（佩服佩服）士賢一路胡思亂想。不知不覺的已進了城門。猛然想起着趁今朝星期日。不如闖到范姓家裏。假意去訪琪生。可能和這玉天仙安琪兒般的女郎相會一面。要是我果有這美滿的幸福。此去不會會見琪生。卻會見了寶英。那便遂了我的心願。果然事有湊巧。士賢去拉那范姓的門鈴。偏偏寶英出來應門。他一見了寶英的面。六瓣心花。立時怒放。潑淒一聲。（此何聲也。誰聞之耶）魂靈兒早飛到了九霄雲外。比及寶英問其他話時。他的魂靈兒還沒有從雲端落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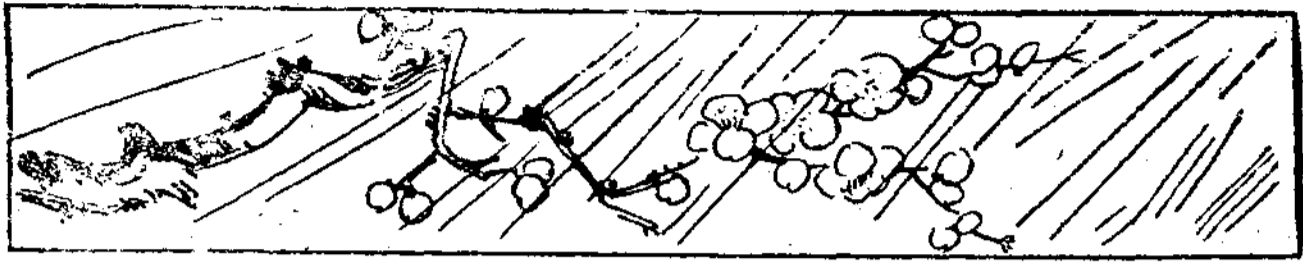
因此只是呆看。並沒回答。直到俞氏出來。寶英進去。他方才回復了原狀。敷衍了幾句話。轉身便走。回到家裏。便在探豔日記簿（五字新穎）裏。寫了幾行字。留作紀念。甚麼叫做探豔日記簿。這是少年探豔團裏的一種祕本。品頭評足。量肥較瘠。細細的下一番研究工夫。誰說士賢不肯用心讀書。（回映范氏語趣絕）他在教育學教育史教育原理以外。還能研究到探豔學探豔史探豔原理。要算是兼程並進。很肯用功的少年了。太史公道得好。『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他在探豔日記簿上。寫的甚麼。在下的淺見寡聞。也只索略而不詳。不去研究了。（雖屬嬉笑怒罵之詞。却也可作少年針砭）他又知道他嬸母范氏已回娘家。多分是替他去執柯。益發暗暗稱奇。這張天外飛來的祈福片。簡直是會親的符籙。但願在九天以內。早早的說合了親事。將來結婚時節。便要把這張祈福片。裝着金邊。配着玻璃鏡架。和結婚證書在一起兒張掛。他胡思亂想了一天。到了來朝上學校。卻見有許多人聚在一處。紛紛的議論這張祈福片。多數的論調。都說似這般的怪信片。只索見怪不怪。置諸不睬。誰有閒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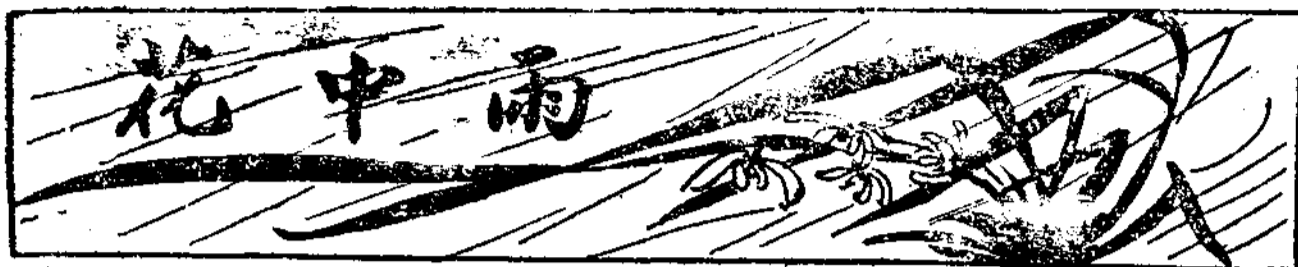
抄寫九份。去寄甚麼親戚朋友。他又暗暗的歡喜。原來大家不知其中的妙用。惟
有自己如法泡製。早得了美滿幸福的預兆。然而同學們問他可曾接到這張祈
福片。他總回說沒有。他想這般很神祕很奇妙的祈福片。說破了恐怕不靈。待到
親事成就了。再向衆人宣布。也不爲遲。琪生見了他。便說你昨天光顧。我恰不在
家裏。失於迎迓。士賢道。我昨天並沒到府。只怕你錯記了。琪生笑道。這真奇了。昨
天家母說起有人來找我。是個瘦長臉兒。架着大圓眼鏡。耳朵背後有一大塊青
記。這不是你是誰。士賢強辯道。或者另有一個同面貌的人。也未可知。說時。覺得
面上烘烘的熱。便搭越着走了。（面上之紅。與耳後之青。恰恰相映。）從此士賢
天天上課。這顆心早不在腔子裏。也不知教員跳上講臺。講些甚麼。他只希望星
期六回到家裏。見了他媽媽。便聽得開端第一句道。孩子你好造化。范家的親事。
早一說便成了也。那便謝天謝地。謝吾祖宗……士賢爲着一張祈福片。只落得
魂夢癡倒。每日三餐。都打了一個對折。（倒便宜了廚房。）畢竟這張祈福片。是
誰人發起的。其間含着何種作用。經着許多大偵探家。竭力偵探。依舊是莫明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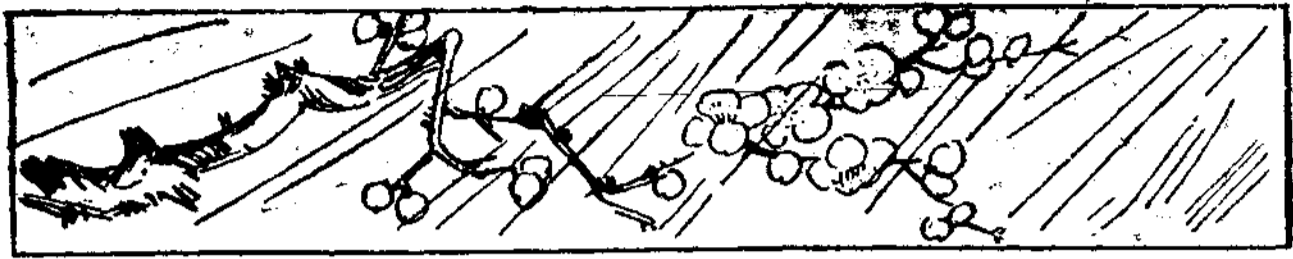
相。但曉得初時發現這種怪信片的。是在湖廣一帶。後來越傳越廣。北平也有了。江南一帶也有了。單就蘇州而論。接到這種怪信片的。教育界居多數。各機關次之。各商店又次之。推原其故。大約團體中人。接到了這種怪信片。人人都有好奇心。管他是禍是福。便依樣葫蘆的寫了九張信片。分寄與九個同志。只爲團體越大的所在。交友也是越廣。這種怪信片的宣傳。當然越見效力了。似這般的宣傳。一人傳九。九人傳八十一。照此推算。合該沒個了期。可是不到旬日。這種怪信片頓然絕迹。有人說是官廳取締的緣故。有人說是郵局限止的緣故。這事和本書沒有甚麼關係。不煩細表。話說社會上最大的惡魔。莫大於謠言。輕輕一張祈福片。作俑的人。未必含有甚麼深意。或者出於一時遊戲。也未可知。然而遊戲性質的謠言。也有不思議的魔力。往往爲着一句戲言。弄假成真。竟哄騙了古往今來的多少人物。諸位如不信。但看離着蘇州城十餘里的鄉間。有一座草鞋將軍廟。蓋造得多麼氣概。進廟燒香的善男信女。多麼熱鬧。（借此過渡。）原來這個所在。喚做七家村。七家兩個字。不過說說罷了。按着現在的戶口記算。至少也有七百



七十家。幾灣流水。三五小橋。風景到也不俗。鄉村人家。無非是一門兩闕。規模淺狹。卻這座草鞋將軍廟。再也覓不到一所高堂大廈。這座廟臨河建築。門前一片廣場。直達河濱。豎着兩根巍巍的棋杆。三間門面。很是高大。一帶水磨方磚。砌盤格的牆垣。居中兩扇朱漆大門。釘着黃澄澄的銅環。門額上七個斗大般的金字。叫做「敕建草鞋將軍廟」。兩旁也有朱漆的側門。也有金字門額。東側門叫做出將。西側門叫做入相。（嗟乎。一草鞋也。而有出將入相之本領。此草鞋之所以不可一世也。）門前來往的人。見了這很氣概的門面。誰不揣度這裏面供奉的一位尊神。定是從前赫赫有名的一位大人物。呵呵。那便錯了。裏面供奉的。怎說是赫赫有名的一位大人物。卻是骯髒不堪的一隻破草鞋。（大人物與破草鞋。實一邱之貉耳。奚怪焉。）記得三十年前。有一位熟悉鄉土歷史的老先生。把這草鞋將軍的故事。講給我聽。委實有些好笑。他說。七家村地方。自經洪楊之變。全村人家。燒燬一空。只有一棵大榆樹。不曾歷劫。還是難前的舊物。比及大難既平。逃奔在外的村民。漸漸扶老攜幼。來歸舊土。到了村間。再也覓不到一椽半屋。



可以抵禦風雨。但見東阡西陌。都變做一片荆榛。北舍南鄰。只留着幾堆瓦礫。大家沒奈何。只得搭起幾處草屋。暫時安身。漸漸墾闢荒田。做個餬口之計。他們都是虎口餘生。得在草屋子裏。度這苦惱日子。已是萬千之幸。只希望從此安穩。穩。再也不要起甚麼干戈之變。一天。他們在大榆樹下。坐着休息。偶然抬頭。猛見最高的枝兒上面。挂着一隻骯髒不堪的破草鞋。大有居高臨下睥睨一切之概。（嗟乎。今之居高臨下睥睨一切者。皆破草鞋類也。）大家見了納罕。互相盤問。這隻草鞋是誰拋上枝頭的。大家都說沒有拋。便益發奇怪起來。就中有一個慣說笑話的。便道。既然沒有人拋上。又沒有外人經過這兒。多分這隻草鞋是神仙的化身。躲在樹枝上。要享受一方的香花供奉。大家聽了。有信有不信。可是就中又有一個吃素念佛的老婆子。聽了這話。腦筋上便深深的刻了一個痕子。到了夜間。便得一夢。夢見一位金盔金甲的尊神。說我便是大榆樹上的草鞋將軍。上天派我到此。保佑你們一方安甯。婆子醒後。講給衆人知曉。衆人聽了。個個吐舌。一窩蜂的趕到大榆樹下。向着這隻破草鞋連連磕頭。便是這個說笑話的鄉民。



自己也奇怪着自己的說話。我昨天不過隨意說幾句笑話。原來不是笑話。竟是草鞋將軍附在我身上。討這一方的香花供奉。從此以後。大榆樹下便蓋了幾間草屋。供奉這隻破草鞋。後來風聲所播。哄動了四鄉八鎮。善男信女。紛紛前來佈施。便有這座金碧輝煌的廟宇。高高建起。這隻草鞋業已燬爛。另塑一位金盔金甲的尊神。算是草鞋的化身。廟宇落成的一天。四鄉八鎮。都來參拜。卻有一個趕驢子的阿金。偶從這兒經過。問悉情由。便不禁拍手大笑。說前五年我趕着驢子。也從這兒經過。脚中草鞋踏破了。便把來拋上大榆樹的高枝兒。你們供奉的尊神。卻是我脚下的破草鞋。衆人聽了。怎肯相信。只當做猥言污語。褻瀆了神明。便一疊聲的喝起打來。若不是趕驢子的跑得脚快。險些兒捱受了一頓毒打……以上的說話。都是老先生講給我聽的。要算是迷信史中的一種趣談了。人家都說鄉愚沒受過教育。因此鬧出這般笑話。然而受過教育的青年學子。還不免迷信這張祈福片。那些不識字的鄉愚。可以無須苛責了。話休絮絮。且說這座草鞋將軍廟。自前清同治初年。直到現在。足足經過六十餘度的春秋。香火一天一天



雨中花 第四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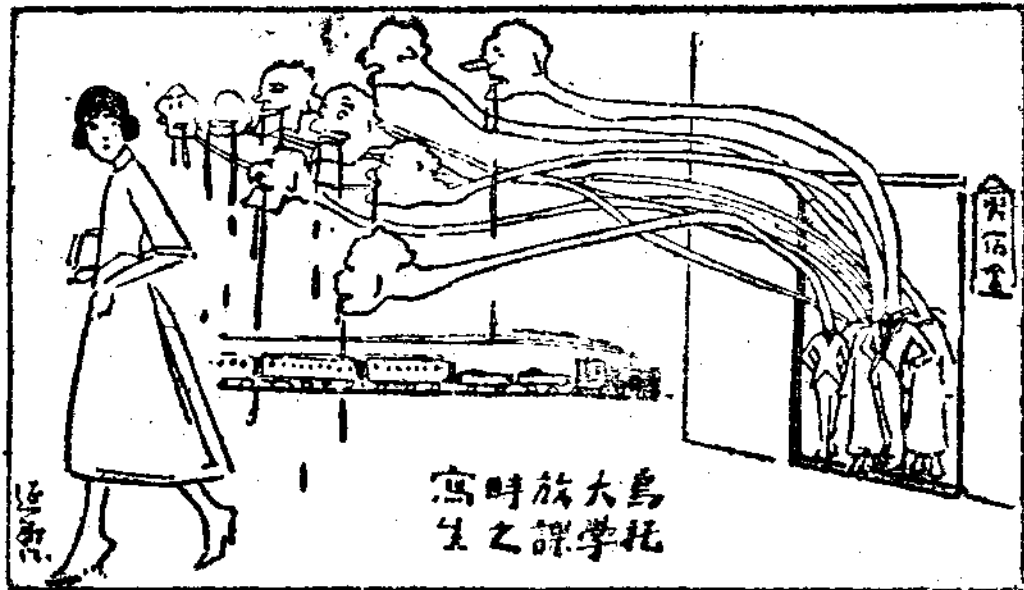
五三

的興盛。四方來廟頂禮的男女。一天一天的熱鬧。這天正是舊歷四月二十四日。相傳是草鞋將軍的誕日。廟門前停着多少燒香船。這熱鬧益發非同小可。真叫做。

偶然題作木居士。

便有無窮求福人。

欲知後事。且看下文。



◎烏託大學男女同校寫真

(健碧斑紅館主)

■聲明一句

健碧斑紅館主曰。余非烏託大學之男學生。亦非烏託大學之女學。恐滋誤會。不得不聲明在先。否則烏託先生。或將大索烏託大學。而無端興文字之獄。則余之罪深矣。是為聲明。

序

此所謂烏託。非子虛烏有。有所寄託之謂。乃世界大同之義。嚴又陵先生譯赫胥黎天演論所稱烏託邦是也。烏託邦 Diopia 乃世界極樂國之謂。烏託大學豈極樂之義歟。夫男女同學。乃新文化家所提倡而鼓吹。新教育家所實行而創造。參合歐美教育之精神。開闢中華學制之紀元者也。其法甚妙。而其功尤偉。蓋新文化家暨新教育家之所以倡提鼓吹。與夫實行創造者。其不得已之原因雖多。而主旨在於督促學子之競爭心。君不觀夫不男女同學之男女學生乎。皆無競爭心者也。良以少年男女。血氣未定。意馬心猿。不免嚙不心想。荒廢學業。使之男女同學。乃一心皈依。有心有想矣。此所謂有心思嚙心想者。卽有競爭心無競爭心之釋義也。此新文化家新教育家之區區苦衷也。豈徒標新立異。與夫號召吸引而已哉。其法豈不妙。其功豈不偉哉。抑又有言者。男女同學之潮流。磅礴全國。社會喧傳。播爲美譚。然此皆捉影捕風隔靴搔癢。似是而實非。知一而昧二。所謂假內行也。故真內行者。非侈口而談之社會上一般人。而不聲不響之男女學生也。非普通之男女學生。而確會經歷男女同校滋味之男女學生也。或曰。『健碧斑紅館主君乃真內行乎。』曰。唯唯否否。豈敢豈敢。余雖非男女同學之學生。而嘗爲學生者也。今雖非學生矣。而得烏託大學男學生女學生兩方面之真傳祕訣。較諸僅爲男學生或女學生片面之所知者。更爲豐富。固不失爲真內行也。今將烏託大學男女同校寫真赤裸裸的相示。亦施濟羣先生之所樂聞歟。亦讀金鋼鑽月刊諸君之所樂聞歟。是爲序。

正書開場

烏託大學之男女同學。因烏託先生有先見之明。實開風氣之先。計在辛亥光復之初。烏託創始。其時男女同學之潮流尚未發動。而烏託大學已實行男女同學。雖女生祇三數人。而皆烏氏姊妹。烏託先生誠能以身作則。開男女同學之先河。故以歷史論之。烏託大學之男女同學實在中國為最早。今烏託大學男女同學之功卓著。蒸蒸日上。極形發達。男生約八百餘衆。女生約一百餘衆。計為一與十之比例。他校無或過之。故以統計論之。烏託大學之男女同學實在中國為第一。

原夫烏託大學男女同學之歷史最早。統計最多。故其新鮮有趣。希奇古怪。風流放誕。滑稽冒險。偵探豔情。以及種種喜怒哀樂。沈寬果報。特別改良。雙料衛生之奇聞趣史。豔跡秘傳。私乘瑣記。怪劇軼事。乃獨多。良以該校聘有全國著名環球獨一唱做兼全文武兼備之乾坤烏派名角。

故也。諸君欲知詳細。且聽館主道來。

現行律例

所謂男女同校者。非一同而皆同也。實有同而有不盡同者。故課堂則同也。宿舍不同也。讀書則同也。吃飯睡覺登坑撒尿均不同也。施教則同也。待遇則不同也。其為學生則同也。其為男女則不同也。其為人則同也。而其老少妍媸肥瘦長短大小粗細強弱剛柔諸凡狀貌體格服飾裝束等等皆不同也。否則一同而皆同。大同而特同。是烏託大學是大口大學矣。

校律。男有男宿舍。女有女宿舍。男在東舍。女在西舍。不得混雜。即在課堂之內。男有男凳。女有女凳。男在後排。女在前排。不得間坐。且男有男飯堂。女有女飯堂。男有男廁所。女有女廁所。男有男浴室。女有女浴室。男飯堂男廁所男浴室俱在男宿舍。女飯堂女廁所女浴室俱在女宿舍。男學生不得至女宿舍吃飯登坑洗浴。女學生亦不得至男

宿舍吃飯登坑洗浴。男學生又不得至女宿舍看吃飯看登坑看洗浴。女學生亦不得至男宿舍看吃飯看登坑看洗浴。以上皆校規載有明文。諸生不得違犯。犯者推出校門。開除示衆。此蓋古禮男女不雜坐。男女授受不親。男女不同席不共架櫳之遺意也。嗚呼。吾知閱者諸君必失聲呼曰。吁。照此說來。尙有甚麼奇聞趣事等等可看乎。館主曰。且慢且慢。

校例。男女學生不得自由講話。並不得握手牽裳。惟目看耳聽。誰能禁止。此諺所謂『儘看不動手』也。又不能當面品頭評足。而背後談論各抒所見。未嘗不可。諺所謂『言論自由』也。又無論男女教授。可以直接與男女學生社交。公開問長說短。而男女學生問則不可。亦諺所謂『只准官兵放火。不許百男點燈』也。嗚呼。吾知閱者諸君又必失聲吁矣。館主復男。且慢且慢。

蓋烏託大學之男男女女。同具圓顛方趾之躬。所不同者。

僅在幾微毫末之間。因此幾微毫末之不同。乃生出種種把戲。供館主之揮寫。吾於是乎成烏託大學男女同校之寫真。供讀者之一笑。

■ 渾號

古今中外。凡有團體。多有渾號。梁山泊一百單八好漢。男女皆有渾號。烏託學生豈得或無。

■ 普通渾號。小先生。密司之稱。大先生。密細司之稱。尖先生。則或因來歷不明。或因傳聞有誤。又男生稱女生。或年紀略大。或姿色稍遜。輒睥睨而指之曰。此老太婆也。女生稱男生。或面孔粗黑。或鬢髮稍長。輒反顧而私語曰。彼老頭子也。男生每嫌其坐於前排者多老太婆。女生多嫌其坐於後排者多老頭子。其實老頭子老太婆皆未必老也。豈有七十歲老婆婆八十歲老公公來上學者。則其與殊不淺矣。

■ 特別渾號。有身長玉立之妹。稱曰一丈青。有凹面擔

嘴之女。呼曰豬八戒。俞女士四季穿紅。名曰紅孩兒。張女士渾身雪白。號爲白娘娘。黑牡丹。雖黑而艷。小青青。嬌小而青。粉艷親王。乃吳氏妹妹之尊稱。因爲時刻不停搗粉。紙。雪艷親王。乃李氏姐姐之雅號。原來日夜必搽雪花膏。翠艷親王。芳名有一翠字。武艷親王。舉動多帶武腔。大頭女士。襲其尊人之名。小脚娘娘。由於纖勾而喚。雙妹陸。蔣氏兩姊妹之綽號。三星牌。鄭家三星宿之混名。舒問進曰。小妹妹。天真爛漫故也。毛不存曰姨太太。賣弄風騷而已。以上男生稱女生之渾名也。密司凌。密司蔡。形影不離。私稱哥哥弟弟。小姊妹因號爲南洋兄弟公司。密司胡。密司陳。恣容端麗。常念南無阿彌。同學中並呼謂南海觀音菩薩。還有四金剛。乃四位身長體重之輩。十姊妹。乃十位割頭換頸之交。此皆女生稱女生之渾號也。男生中亦有四金剛。身體還要長大。男生中亦有兄弟牌。面孔着實漂亮。此男生稱男生之渾號也。至於女生在途。知後有男生不

離不即。亦步亦趨。及回校中。驚魂甫定。輒私告其同學曰。今日有隻癩蝦蟆。則其自比於天鵝也。可知。或學監查信。見中有情書。四六工楷。肉麻有趣。及傳到女生。魂不附體。輒恨聲對學監曰。那裏認得這隻豬頭三。則其假撇清也。可知。此女生稱男生之渾號也。

同宮繭

繭行招貼。每有老套兩句曰。雙宮薄皮。一概不收。雙宮繭。兩隻蠶做一個繭子之謂也。雙宮繭在蠶業學名曰同宮繭。女生淘裏。互相要好。迨等電燈一息。帳子一下。攢在一牀。睡在一頭。學監不知。同學不覺。互相擁抱。互相摩挲。其形與同宮繭何異。其情與同宮繭何異。其樂與同宮繭何異。無論那寒盛暑。每夜必有幾雙。好事者俟其同宮而拆宮之。則雙雙哀告曰。明天請你點心。或有預先納捐者。可保四季平安。無拆宮之虞。食其祿者。密司朱。密司陸。有界宮老壽星之目。此同性戀愛之屬於女性方面者也。

大選

每學期。男女學生必有新陳代謝。故學期之始。例有大選之舉。大選者。何選土皮大王。選女生總統也。大選不用投票。用公決。亦無用運動。憑自己之眼光。憑自己之良心。癩子賣葫蘆。頭浪看也。前年總統爲蘇州王繡煥女士。自王女士投考南東大學。一戰而捷。總統去矣。時南東大學招考幫辦。爲一班體育館寶貝。驚其艷。考英文。加幾分。考數學。加幾分。考國文。加幾分。隨便考。啥分數加足。於是王女士名列前茅。總統去矣。幸前任總統一去。就有後任總統。登極。始不寂寞。後任總統者莫氏姊妹也。小莫爲大總統。大莫爲副總統。一時有天子穆穆之稱。失一得兩。已經便宜。何況今上龍顏。更勝於前耶。大莫任副座二任。以戀愛故去位。繼其位者前大總統之妹王鳳慧女士也。小莫任正位三任。明年亦將以戀愛故讓座。雙莫殆伯夷叔齊之流亞歟。明年春季大選。當有一番盛況。如新生無殊色。則

今副座密司王。及總揆密司方。呼聲最高也。至土皮大王。去年爲南潯張郎。今年則無錫王氏兄弟也。

土皮

何謂土皮。土之皮也。凡吸鴉片者。在煙禁森嚴之中。不得老膏。乃吞土皮。土皮蓋鴉片之代用品也。烏託大學之學生。毋乃類是。良以土皮可當煙吞也。凡男生中。年紀輕。姿色美。而有女性者。皆土皮也。土皮之種類甚多。曰老土。曰紅土。以資格分也。曰長三。曰么二。曰兩接頭。曰野鷄。曰釘棚。曰死蟹。以等級分也。蘇州人曰蘇幫。揚州人曰揚幫。兩廣人曰老舉。著西裝者曰鹹水妹。以路角分也。肯合鋪者。曰打底阿姐。不肯合鋪者曰清水貨。以清濁分也。此同性戀愛之屬於男性方面者也。

全盛時代之政府

去年秋季。爲全盛時代。小莫爲大總統。大莫爲副總統。總理爲方危。總長爲王鳳慧。張明秋。鍾雪芝。周采清。親王爲

吳棟芳。陸漱芬。毛不存等。其餘蝦兵蟹將。不勝枚計。

女學生之兩副面孔

凡男女同校之女學生。皆有兩副面孔。而烏託大學爲尤甚。何則。烏託大學。絕對禁止男女學生社交公開。非若其他男女同校之學校。可以自由講話者。則女學生時且假以詞色。烏託大學則不然。凡女學生上講堂。或至有男學生處而學監視線所能及者。無不裝出一副神氣活現之正經面孔。一若凜乎不可犯者。諸君如或見之。必竊歎曰。學校風紀之嚴肅。有如是者。然君苟一入女學舍。則無不嘻皮笑臉。或聚談男學生如何看我。如何釘梢。某如老頭子。某如小滑頭。某則面孔尙不討人厭。某則新做陰衣裳。某則上課時踢我一脚。某則下課時拍我一記。某與某則電流已通。某與某則馬力不稱。甚且爬臺跳凳。相打追跑。或拉胡琴。唱打牙牌。泗州調及閩瑞生驚夢等曲。總之。男學生所會幹之頑意兒。女學生無不會幹。而女學生會幹

之頑意兒。男學生未必盡會也。故女學生在宿舍中之面孔。與上課時之面孔。迥乎不同。我故曰。女學生有兩副面孔也。

女學生之裝束

女學生之到課堂也。如見大賓。如臨大節。無不裝束整齊。雪花膏。香水。粉。紙。臙。脂。一椿椿。一件件。椿椿件件。打扮周詳。然後上課。否則誓死不來。但校中規例。上課必男生先到課堂。女生則待鐘鳴然後魚貫入坐。其入坐也。先小妹。中以老太婆。末總長親王。或大總統。且各有各人好朋友。成雙成對。迴身坐下。與戲臺上跑龍套一般。無二。故男學生即稱之謂跑龍套云。至於每日衣服。亦有一定。今日旗袍。則大家旗袍。今日大衣。則大家大衣。明日圍巾。則大家圍巾。後日戴帽。則大家戴帽。又後日高跟鞋。則大家一律。素。素。然。高。跟。皮。鞋。也。其戴帽子也。頂上一球。纓絡一帶。其披圍巾也。渾身一裹。雙手綽開。與七劍十三俠中武

二花一般無二。

結婚之練習

女學生每於星期六夜。常有練習結婚之舉。假禮堂於飯堂。飾新郎與新婦。新郎着旗袍。戴禮帽。新婦穿敝衣。披素黻。孰爲主婚。孰爲證婚。孰爲介紹。孰爲伴娘。孰爲家屬。孰爲來賓。男則着旗袍。爲男人打扮。女則穿腰裙。作女人裝束。始則入席。次則唱歌。又次則交拜。繼則主婚人勸詞。證婚人證婚。介紹人宣讀婚約。蓋印。交換飾物。後則來賓頌詞。新郎新娘演說。終則攜手入洞房。而鬧新房之趣劇。又作無不一一如儀。此蓋猶兵士之習操。平日習熟。則一旦作戰。不至臨陣而脫逃也。

帕案

帕案。烏託一大案也。當時且刊入小口報。從而喧騰滬上。報載不詳耳。莫女士。大總統也。羣視爲禁樹。有宋人講朱桂花及盧某者。皆小滑頭也。朱宋黠而盧慧。時上數學課。

三人者坐莫後。莫有帕。香而艷。扣襟間。纔寸許耳。朱宋慙。慮盧攫取之。盧攫焉。女士微覺之。而佯爲不知。三人得之。爭以嗅。歎曰。阿根生也。設此時無論何人。苟襲而藏諸懷者。則亦已耳。蓋總統帕。交至夥。以一帕之微。故佯爲不知也。然而三人者。均不敢藏。欲藏而亦不均也。卒反之。總統又佯爲不覺也者。乃爲聞於其伴。豬八戒者。豬八戒。媚媚也。面黃而喜塗粉。如塗石灰於聖廟之牆也。聞其事。奏總統。知不可隱。豬促以訴教授。且曰。否則將傾西江水而不可浣矣。待退課時。帕已墜地。盧乃趨總統前。鞠躬而言曰。帕墜地矣。此一言。導火線也。豬乃逕趨教授前。曰。著西裝者三人。奪總統帕。三嗅而擲諸地。教授唯唯。達學監。急傳三人者。至。三人者預串供詞。矢不承。曰。必請女士對質。然後聽懲辦。學監不許。三人者各以保證人來。其一律師也。以學監辯律師。吾知其挫矣。急達校長。校長曰。學校非公堂。論道德。不論法律。無用證見。卒敗訴。三人者並斥退。及

登小口報。太上總統聞其事。函質校長。疑女有隱。校固與太上總統有利害關係者也。諱其事。復之。太上總統乃定心。

莫朱戀愛之一幕

或曰。總統之失帕也。曷爲伴作不知。繼又曷爲不肯告訴。曰。是有說也。但知其故者鮮耳。朱執袴子也。已訂婚。未婚妻寶貝也。朱涎總統。苦無入門之徑。謀諸婦。婦不許。許以鑽戒爲酬。乃允以及友而止。遂盛裝御鑽戒。開汽車。詣總統府。闖者以報。延入客室。總統出見。不識。乃侃侃達朱欽慕之忱。要以必友。而喻以無他志。否則將設詞以誣。總統懼。而夙喜朱美。竟允之。朱妻得復。以報朱。由是通訊不絕。一日。朱獻以飾。總統報以信封一盒。遣包車夫達校中。囑僞稱朱僕。及門。爲門役阻。役固識車夫也。堅詢所遣。否則稟而主。罪且不貸。車夫竟吐實。役受其信封。允代達。遣車夫逕詣朱室前。笑曰。朱先生。府上送物來矣。朱知旨。亟出。

五元以酬。堅囑勿洩。役終祕之。故外無知者。然朱竟冒昧取總統帕。殊非計也。

兩莫本紀

兩莫姊妹花也。長名玫瑰。次名北剛。滬西人。並被選爲烏託大學總統。有天子穆穆之稱。玫瑰前年二十歲。去年亦二十歲。南剛去年十八。今年亦十八。有通訊簿可稽也。並梳愛斯髻。每課前必扇廁室門。搽粉紙。其入課堂也。行必殿入門。則容光耀一室。四座彩聲雀起。彷彿梅蘭芳演戲。初啓繡幕也。玫瑰去年識聖約翰畢業生童克義。遽生戀愛。童向乞婚。玫瑰曰。可乞諸吾父。事當諧。並授以術。童如法泡製。始則出入總統府者二月。繼趨謁太上總統。縱談經濟實業。太上總統經濟實業家也。大悅之。童乃進以乞婚。竟許之。遂於去秋締婚於某同鄉會。聞童開綢緞店于城內。此綢緞店。非老介福老九章之所謂綢緞店也。乃蕩湖船中所謂以銅錢受進而以櫃子授出之北萬興五芳。

齋之綢緞店也。自玫瑰識童後。日夕挽臂徜徉於大馬路及西門一帶。而更無心想讀書矣。乃不復到校。校中諸生惋惜不置。如喪考妣焉。玫瑰自嫁童後。知其妹男朋友亦不少。恐眼力推扳。有所疎失。常設詞以勸之。北剛唯唯。而男朋友越軋越多。今秋乃與一洋行小鬼。余雙人者有密約。而於乃姊出閣之日。連帶行文定之禮。蓋距相識之初。不及二越月也。今總統又不復到校。今年二月。將行結婚禮矣。太上總統頗欲二女讀書成名。乃皆半途中止。常引以爲憾焉。外史氏曰。兩總統之上學也。衣服樸素。僅著花洋布上衣。鐵機緞腰裙。或披紅毛冷圍頸。穿一條帶皮鞋。特其上社會入交際界也。則服飾奇麗。披蘋果綠一口鐘。戴白羊皮手套。御鑽戒。着絲襪。塗口脂。洒香水。奇馨撲鼻。十步外令人欲醉。何總統之一出一入。大相軒輊耶。斯足奇矣。

紀大總統巡幸蘇州

民國十一年中秋。大總統巡幸蘇州。同行者有民國職業學校生徒。餘輩隨太上總統參觀江蘇第二師某團兵士製作工藝也。總統抵蘇。停蹕閶門三新旅社。時烏託學生有風聞其事者。爭搭車赴蘇。亦住三新。滿擬謁總統。藉通款曲。而終礙於太上總統。莫能如願。噫。是亦大可憐矣。

編者曰。此健碧斑紅館主十年前之舊稿也。十年人事。幾變滄桑。今者男女同校。司空見慣。軼聞豎事。不勝縷記。摩登男女學生讀之。必哂館主之所見不廣。而館主亦必自歎爲井蛙矣。海內有心人。如能以最近學校之寫真見貺。則編者與讀者俱當慶眼福之非淺也。

小說

劓鼻記

(王受生)

劓鼻記者。記濟南某公風流史也。此事不足記。况事之發生。乃在十二年春間。詎今多日。已成明日黃花。其時滬上之某報。亦曾約略記之。然未壓人聽聞。茲重述。要亦爲後之修稗史者。有所考證而已。

北地有女伶花玉蓮者。歌化衫。雖無殊色。然柔媚可人。年事雖逾雙十。粉墨登場。尙能狀十五六小兒女態。有周郎癖者。每覺南文豔失之妖。北文豔失之弱。然花踟居僻處。未走京滬。遂不能有籍籍名。十二年夏。至稷門（卽濟南）暫數月。爲之傾倒者。頗不乏人。嘗應堂會。能動公卿。某公亦石榴裙下人物也。初見之。喜極欲狂。凡人有喜慶事。某公輒語人曰。盍不招花玉蓮。人因某公推薦。亦多從之。如

是者屢屢。在某公意。竭誠提攜。可以動其感遇之忱矣。雖花絕不爲動。惟迫於情面。攝於威勢。亦不得不略示色笑。由是某公得伺柅閣。其心久作非非想矣。令人示意。欲納爲小星。花父猶疑不敢決。花力拒之。來人復謂曰。苟不從。恐觸公怒。汝將無立足地矣。花曰。吾等賤役。苟有人以勢凌逼者。亦惟有以命拒之。今某公不惜令名。欲取吾而甘心。果吾不從。某公勢且用武。則事必決裂。惟此事流入街談巷議。某公休矣。吾則仍不過一賤役而已。今君云觸公怒。寄語某公。請好自爲之。勿以小怒而令盛名有累也。言時。勵色視來人。其人亦無言。歸報某公。復以策進。某公首肯。卽晚命往招花。至。曰。今夕府中宴貴客。欲汝侍歌。花坦

然往。及入門。甚為冷落。心知有異。忽見座上某公。高聲呼己名。視之氣呼呼作牛鳴。某公云。汝不從我。則今日勿想離此一步也。言時顏色頗不善。花知墮術。默無言。惟俯首啜泣而已。前為某公說項者。復來語花曰。今則可允矣。須知此處即汝生死處。花仍無言。某公愈怒。親下座。以掌擊其頰。擊三下。某公指甲翻花面。猩紅斑斑滿矣。而鼻上創痕更甚。痛極而暈。某公仍欲作勢。幸花父趕至。哀求而免。昇之出。即夜登車北上。然某公心中至今猶恨恨也。方花入某第時。或言為某公擁抱。欲吻粉頰。花力掙。某公齒誤

嚙其鼻。此一說也。又有人言某公係令臧獲執刀刺其鼻。此又一說也。當時喧傳如此。吾所記者。乃友人某聞之花伶所述。殆不虛也。著者曰。某公吾曾見之。岸然有丈夫氣。于思繞頰下。花伶吾亦曾見之。頗不庸俗。然不過一伶耳。某公出全力以求之。聲譽破裂。卒不可得。聞者惜焉。此記乃記花伶。非記某公也。若某公者。恃勢凌人。不過一貪淫好色之儉耳。烏足污我筆。花伶以一弱女子。而有此毅力禦強暴。卒保其清白。則不可不一記也。

小寓言

新水滸

(耐庵後人)

不列回

院長藏嬌密營金屋
神醫寄信誤付洪喬

話說神行太保戴宗在未做院長之前。曾和及時雨宋公明一同做過交易所的經紀人。專做賣空買空生涯。交易

所中。行盤漲落無定。經紀人祇須機會。一伸手便有成千成百賺頭收入。俗語說飽暖思淫慾。神行太保賺了許多錢。便也想在黃臉婆以外另尋異味嘗嘗。因此上花街柳巷。時見戴宗蹤跡。久而久之。和一個審姐兒叫做花素芳的。打得火一般熱。後來戴宗做了江州院長。不但有錢。更且有勢。當時交易所裏有個同事。要託他彙緣一樁事情。打聽得戴院長和花素芳兩地相思。好事尙未成功。心想這是一千載難逢的機會。正該同志務須努力。便設法把花素芳買來。送與戴院長權充下陳。戴院長這一喜喜出望外。隨即在蘇州地方密營金屋。深藏阿嬌。好在他有行神之術。江州到蘇州不須片刻功夫。可以自由來去。外面竟無一人知曉。這事做得再秘密也沒有的了。在萬數年。戴宗在江州地方。事情益發繁重。不能常常作起神行法到蘇州去和姨太太敘舊。那姨太太不免覺得有些孤獨的悲哀。思前想後。倒不如要求戴宗。把自己也遷居在

江州地方。一則可以免得戴院長途跋涉。飽受風霜。二則路途近了。院長可以時常來住住。便可解決一切問題。主意打定。隨卽寫下一封書信。將自己意思備細說明。務必要求答應。及至將書封好。忽然躊躇起來。心想這封書信一定要交在院長自己手裏。方纔穩妥。倘然埋埋虎虎寄去。給他老婆知曉。一聲獅吼。這事便弄得通國皆知。豈不與院長官箴有玷。正在委決不下。忽聽得門鈴響處。當差的報說。神醫安道全到來。姨太太喜出望外。連聲說請。原來這神醫安道全是院長的要好朋友。安道全的家眷也住在蘇州。院長倘若好久不到蘇州。往往託神醫順便帶些銀兩給姨太太開銷門戶。這一次便是帶銀兩而來。因此姨太太聽說神醫到來。不勝歡喜。當下神醫將銀兩交出之後。姨太太隨將書信慎重交與神醫。託他面致院長。不可有誤。神醫唯唯而退。在姨太太以爲神醫是院長的好友。一定知道種種隱情。託他面致。萬無一失。安道全將

書捐在身邊。搭車直抵江州。出了車站。看見自己的汽車夫和戴院長的汽車夫。坐在草地上玩撲克牌。便叫了一聲阿三。自己的汽車夫立刻棄了牌將車開過來。安道全便問戴院長的汽車候誰。阿三道。他送戴夫人的妹妹上車。遇見了我。便玩一回撲克牌。安道全心想這信交給車夫帶與院長。一定可靠。便把信交與車夫。再三叮嚀。不可交給他人。隨即開車而去。豈知這車夫却是戴夫人

手擋上的人物。見安道全鄭重其事。信面上的字跡。又有些像女人寫的。揣度此中定有蹊蹺。倒不如向夫人面前獻個現成殷勤。戴夫人一見此信。直怒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揪住戴院長大哭大吵。要和他拚命。戴院長知道東窗事發。也只有唉聲嘆氣。喃喃啞啞說。我負了她也。正是
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恨我有河東。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小說影

畫師揮淚買鞋記

(惜春生)

上海的中國影片。自從「人心」片子。請了沙流飛繪題說明書後。於是別家影片公司。都競相仿效。爭攬畫家繪繪字幕。以資美觀。一般不見經傳美術學校未會畢業的少年。借着影片的廣告力。也居然自命為名畫家了。內中

有個中國書局圖畫部裏的學徒。名喚洪紹興的。家頗寒素。祇有老母一人。在新發里租了一間亭子樓。平日專替人家洗洗衣服度日。這洪紹興為人倒頗誠實。那圖畫部長見他對於美術。很肯細下工夫。悉心研究。便起了愛才

之心。將他介紹于一家東洋印書館內。晚上替他們畫畫中國風景仕女等畫。使他經濟上可以多一些收入。這時候剛巧中國影片公司風起雲湧的開辦起來。他見了沙流飛風頭出得十足。便也想到影片公司去混混。一來經濟上又可多一筆收入。二則容易來得出名。他打聽得編輯部裏有位姓陳的。和四月影片公司經理很是要好。便前去懇他說項。姓陳的一口答應。不到兩天。四月公司便有封信來。聘他去擔任美術主任。洪紹興這一喜非同小可。恍似中了香檳票似的。樂得手舞足蹈。當時便將中國書局十元一月的職務辭去。又想到影片公司去辦事。這件竹布長衫是不合時的。非穿洋裝不可。然而做洋裝談何容易。非四五十元不辦。而且時間又是偏促。三兩天內做起來也斷乎趕不及。他便異想天開。馬上到虹口天潼路一帶舊洋裝店去揀了一套。連襯衫領帶等一切在內。還不滿五十元。當時喜氣洋洋。跳跳躍躍的回家。穿著好

了。便向四月公司而去。四月公司的男女演員。瞧見洪紹興穿了這副賣仁丹式的洋裝。搖搖擺擺而來。個個都笑得嘴也合不攏來。有幾個女演員。當他是東洋人。後來一打聽。方才曉得確是國貨呢。由此洪紹興驀地多了一個東洋人的綽號。後來有人喚他東洋人。他也直應不諱。受之無愧了。一個月後。洪紹興領到了五十元的薪水。便也漸漸闊綽起來。他見絕色的女演員。都已各有主顧。染指很難。不如在三等角色中。留意揀選一個。也可傲視儕輩。無奈從前在中國書局當學徒時候。從未正正式式交過一位女朋友。每逢性慾衝動時候。祇有到東新橋野雞妓院裏去洩洩慾火。現在鎮日混在這粥粥羣雌中。反像劉姥姥遊大觀園。弄得手足無措。所以幾次三番想和演員兜搭。結果終被他們罵了一聲阿木林或是屈死。有一天他正在繪一張廣告畫。瞥見導演員陳雲生滿頭大汗的奔進來。後面緊緊跟着兩個女子。一個名喚顧秀娥。聽說

是土娼出身。講話時還離不掉拉塊拉塊的揚州土話。一個是許月娥。曾經在三板廠橋繯過絲。現在羨慕拍影戲工錢大。風頭容易出。所以棄了八角一天的勞工生活。預備來做一位女明星了。他們倆知道陳雲生在拍戲時分配角色上攬有大權。所以時常拍他馬屁。和他糾纏。這個時候洪紹興見他們倆追趕陳雲生。他便攔住去路。陳雲生乘這當口。便一溜烟逃往樓上辦公室去了。許月娥惱恨非凡。舉起棉花般的拳頭。向他的頭上打去。顧秀娥連忙將他勸住道。大家白相相。你怎麼認起真來呢。許月娥被他一勸。那滿腔怒氣。頓時冰消。洪紹興起初很是吃驚。後來看見他們雷霆頓息。不禁大喜過望。便撥了兩把椅子。請他們坐。顧秀娥是何等樣人。早已料到他心中在那裏轉着自己念頭。暗想到了影戲公司以來。已經有了一月光景。第二本戲還沒有開拍。薪水沒有領到。自己車錢倒貼了不少。不如在他身上撈些錢用用。未為不可。想念

既定。遂回復他本來面目。竭力用迷湯來灌他。洪紹興是初經人道的孩子。那裏經得起這百年老狐顧秀娥的勾引呢。由此便入他彀中。顧秀娥要吃什麼。要穿什麼。他便惟命是從。他把顧秀娥簡直當做世界上唯一的情人。將家中老母。反而置之度外。不到半月。非但將上月發給的薪水用得精光。並且下月的薪水。也支用一空。連東洋印書館的薪水。也支空了兩月。有一天。兩人在南京路閒逛。走過中華皮鞋公司門口。顧秀娥猛然想起道。你前天在卡爾登看戲。不是答應我一雙跳舞鞋麼。我看櫥窗裏陳列的那雙白緞紅邊的。卻和王織雨脚上着的一樣式子。快些同我進去著著看。倘然脚寸不對。便定了一雙。倘若對的。便將這現成貨買了去。我們今晚便可去跳舞了。洪紹興心中略一盤算。懷裏雖則尚有二十大元。不過明天須付兩個月的房錢。計洋十四元。順泰米店裏須付洋五元。這雙皮鞋估算起來。至少須洋十八元。今天倘然替他

買了。那明天的房錢和米錢。教我怎樣設法呢。他正立在櫥窗前獨自呆想。那顧秀娥在內連聲道。阿洪阿洪。這雙鞋子齊巧合我脚上。不要定了。便將這雙現成的買了去罷。說罷。不管洪紹興答應不答應。便問店夥道。這雙皮鞋要多少錢。店夥道。十九元六角。顧秀娥便命他包扎起來。一面對洪紹興道。你給他十九塊錢好了。零頭不必去算。他洪紹興此時心中正好像有隻小鹿在那裏亂撞。倘若付給了他。明天的日子怎樣過呢。不替他付。這個台倒有些坍不起。他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顧秀娥猛力向他肩上一拍道。你在那裏轉什麼念頭。快些付給了他們。可回

去吃夜飯呢。洪紹興無可奈何。祇得咬緊牙關。忍痛將四張中國銀行簇新的五元鈔票。統統交給店夥。等到店夥找了一塊錢出來。顧秀娥老實不客氣。望手袋裏一塞。催着他回去。洪紹興哭傷着臉道。我兩天沒有到印書館去了。今天無論如何。必定要去跑一次。顧秀娥見他滿面不高興。曉得他在那裏肉痛。便跨上黃包車。頭也不回。竟自去了。從此以後。顧秀娥知道他已經牀頭金盡。遇見了他。恍和陌路人一般。那洪紹興這一氣。非同小可。從此便把女明星恨得癢牙癢地。連正眼也不去瞧上一瞧。

理想
小說

模特兒展覽會參觀記

(巫山客)

民國二十年元旦的晚上。小可晚餐剛畢。正在書室裏閒

坐着吸煙。忽然來了個好友符君。他笑嘻嘻進來。就拉着

我往外走。一面說道。「悶坐有何趣味。我們快到上海去看模特兒展覽會去。快去快去。遲了買不到票了。」說着不問我依不依。就把我拉出大門。上了他的汽車。這汽車是最新式的。又穩又快。每點鐘可以走二百英里。那時由蘇州到上海。已有很好的汽車路。不到四十分鐘。我們倆已到了展覽會的門前。只見會所是一所完全大理石和花鋼石造成的宏麗洋房。外面繫着幾千盞電燈。照耀得眼睛多張不開。兩面停着的汽車。少說些也有二千輛。我們下了車。走到門前。就有兩個絕美麗的女子來招待我們。秋波一轉。嫣然一笑。已足使我魂飛半天。他倆引我們到售票處。符君便取出四張一百塊頭的紙幣。買了兩張頭等票。票上多有號碼。是四百五十六。四百五十七。那兩個美麗女子。便引我們依着號碼入座。場內布置的華美。真是賽過天堂。從前什麼大華飯店。什麼卡爾登。什麼奧迪安。多不及他十分之一。這時場內雖未開幕。已擠滿了

人。我私問符君。票價何以如此貴。符君笑道。一些也不貴。二等的賣五十塊錢。那才貴呢。我奇道。這是怎麼說。符君笑道。停會兒你就明白了。說着已開始奏樂。那紅天鵝絨滿繡金花的幕。便漸漸的上升。台上的佈景。左右有兩扇門。許多美女從門裏面走出來。穿的衣服樣子顏色。各各不同。爭奇鬥豔。一個個盡態極妍。也分不出高底。我數了一數。剛剛廿四個。符君一一指給我看。這是那三小姐。那是任靜芙女士。這是蕭荷桂夫人。那是歸家五少奶。全多是著名闊人家的奶奶小姐。最漂亮的交際名花。他們向觀衆一鞠躬之後。上面便降下一幅妃色的輕紗。遮住了那廿四位美人。一會兒全場燈光盡熄。從中央和左右射出三道電光。直照台上。或黃或紫或紅或白。時時變幻。那些美人便一個個把全身衣服一齊脫除。鬚眉畢現。赤裸裸地露出玉潔冰清的天然美來。先在台上做出種種嫵媚動人的姿勢。做了一回。便各取一種樂器。奏了一曲。隨

後繼之以舞。這時候我真禁不住心頭狂跳。恐怕就是深山得道的高僧看了這種美麗得令人心醉的姿態。也不免要思凡。舞罷。那輕紗徐徐升起。更加明晰。乃開始抽籤。第一個是任靜芙女士。他把台上一個大球一搖。就落下一顆珠。他拿起一看。便對觀衆滿面笑容。鶯聲漚漚的報告道：「二等座第十二號。」觀衆便紛紛鼓掌。那購十二號票子坐十二號位子的一位看客。便登台抱住了那任女士。接了一個吻。這一個吻足足接了三分鐘。觀衆又大拍其手。那看客又和任女士握了握手。就欣欣然得意揚揚的下來。他的許多朋友多和他道喜。說他運氣好。這樣一個個的抽籤。抽到蕭荷桂夫人。得中的看客。也是一個女子。他便站起來說。情願把票子拍賣。把接吻權出讓。他剛說完。便有許多人出價。你一百我二百。一直加到五千元。被頭等座中一個老者買去。那老者和蕭夫人接完了吻下來。還連說便宜。二等廿四人抽畢。便輪到頭等

座抽籤了。第一個抽到的是一個美少年。這時鼓掌之聲雷動。他便在那熱烈的歡呼聲中登台。和那任女士雙雙攜手到後台去了。我便問符君這是什麼緣故。符君笑道：「你真是阿木林。後台有精緻的密室。他們進去。無非是舊小說上所說的如此這般罷了。我才恍然頭等座所以要比二等貴上兩倍多。原來好處比二等大得多。正想着。只聽見那位歸家五少奶嬌聲報告道：「四五六」那得中的不是別人。便是符君。符君和五少奶進了後台去。我愈發胡思亂想。雖未得像符君的真個。却也有些魂銷魄蕩起來。猛聽得那邢三小姐拿着顆珠。嬌滴滴的說道：「四五七」阿呀。這四五七的坐位。不是我坐的是誰。我便站起身來。可是我的腳已經軟了。羞恥之心一動。不由我不說：「我情願拍賣。」大家一聽。立刻爭着出價。直加到準五萬塊錢。被我鄰座一個大腹賈買去。狂笑着和邢三小姐去完成好事了。他剛進去。符君已春風滿面的和五少

奶出來。握手而別。我也向符君賀喜。符君笑道。我有何喜。你才運氣好。抽中邢三小姐。怎麼抽中了肯賣。賣給那老朱。又只五萬塊錢。真太便宜了。再加兩萬。我也要。你可知道。那邢三小姐是交際名花中的女王。我笑道。算了。算了。我連這五萬塊錢。也不要。拿了這種錢。道德上不說。良心上也有虧。我想把這筆錢捐助慈善事業呢。符君道。你要助善舉也好。本來他們這種展覽會。是籌款賑災。今天第一天。入座券已賣了三十五萬塊錢。你把五萬捐了。恰好四十萬。大約三天工夫。可賣一百多萬。三天之後。還有男模特兒展覽會。表演的全是一等美少年。名伶像小桂等也在其中。聽說頭等已差不多被那些太太小姐通定光了。說着我便和符君登車回蘇。到了家裏。一顆心才算回復原狀。想到上海的大變。真不知究竟是進化還是退化。是文明還是野蠻。

編者曰。諸君讀竟此篇。不知作何感想。

酒中三鬼

(仲芳)

月明花開之時。招知己三五。小酌花前。佐以甘旨。縱談古今。誠樂事也。吾友某君之言曰。曩客姑蘇。曾聆某說書家談酒中三鬼事。頗有趣味。茲為諸君述之。

昔杜康造酒。既成。餉一秀才。飲之。醉而不醒。乃去藥之半。請拳師飲之。又不醒。復去其半。酒甫成。有瘋丐乞食於戶。堅欲得酒。不與之。肆意謾罵。毀人器具。畏而給之。一吸數斗。狂醉而死。乃復去其半。而自飲。卒無恙。始沽於市。故飲酒之時。必有此三鬼次第登場。其一為秀才。性文雅。故座客皆斯文客氣。既而拳師來。則揮拳吶喊。拳師去矣。瘋丐來。則手舞足蹈。胡言亂語。噪鬧一場。以去。迨醒而詰其所為。輒茫無所知云。

小說閒評



啼笑因緣之商榷

(陸澹盦)

余讀說部書。輒喜索其瑕疵爲樂。幼時讀水滸紅樓三國演義等。每得間則筆出之。亦既褻然成帙。今則不知擲何所矣。亡友涵秋著廣陵潮。名噪一時。顧疵漏至多。余讀未終卷。覺其中可議者已逾百條。書不勝書。乃廢然而止。嘗以是語涵秋。涵秋亦殊扼腕自憾也。近今名作。余所傾倒者。當首推張恨水君之啼笑因緣。恨水此作。結構縝密。描寫細緻。遠非其他說部所能幾及。第正因此書著作之佳。乃不覺復萌余尋瑕索疵之故態。細讀一過。得可以商榷者若干則。隨筆錄出。付之本報。余愛啼笑因緣。甚願啼笑因緣成一完美無闕之說部。恨水假以余言有可納者。則斟酌損益。俾成完璧。是余之所深喜。度亦普天下愛讀是書者之所深喜也。不然則近人說部。汗牛充棟。勞人如余。正無暇一一爲之尋瑕索疵也。恨水解人。以爲何如。

(一) 第一回第十五頁第七行云。『東邊一間房。掛了一個紅布門帘子。那紅色也半

成灰色了。這樣子。父女二人。就是這兩間屋子。』由此可知關氏父女所居。爲面南背北

並排之屋兩間。樊家樹所坐者。乃靠西之屋。而靠東之屋。即掛有紅布門帘者。爲關秀姑之臥室。乃十六頁第三行。敘秀姑敬茶之後。又云。「自進那西邊屋內去了。」「西」字恐係「東」字之誤。

(二) 第一回第二頁第六行記樊家樹初遊天橋結交關壽峯之日。云「約摸是四月的下旬」即以此日爲四月廿一日計之。則家樹往訪壽峯以及同出飲酒。爲四月念二日。第十九頁第二行云。「從這天起。家樹和他常有來往。又請他喝過幾回酒。」就此數語觀察。爲時至少亦有一星期之久。自四月廿二日起經過一星期。則已四月念九日矣。再加以樊家樹與關壽峯不見面之三天。則家樹發覺關氏父女他徙。當已在五月初矣。又隔數日。家樹始再往天橋茶肆。探訪關壽峯蹤跡。(即初遇鳳喜之日)計其時日。當爲五月上旬無疑。而書中十九頁第九行仍云「四月裏天氣」似有錯誤。

(三) 第三回鳳喜以小影贈樊家樹。家樹攜歸。吃飯後忽失所在。大索不獲。已而劉福無意中於裏屋桌上得之。此當日事也。及至翌日之晨。家樹又大索小影不獲。已而於外屋茶几上西裝書中得之。兩次尋照片。明明係兩天之事。而書中第三回第五十八頁第十二行云。「只這一張照片。今天就找了兩次。」「今天」二字。似有錯誤。

(四) 第四回關壽峯病中。樊家樹往探視。寫關家孤寂淒涼。一若除父女之外。絕無親戚朋友者。七十六頁十一行秀姑謂家樹云。「我們又沒有一個靠得住的親戚朋友。」其情狀更可概見。及至十三回關壽峯往劉宅救鳳喜時。忽有快刀周江老海王二禿子三徒弟者。出而爲助。此三人能聽壽峯之指揮。冒死不辭。可謂靠得住矣。壽峯有如此靠得住之愛徒。病至臨危。宜無不告之理。彼三人者。雖家貧不能供醫藥資。然既爲血性中人。一聞乃師之病危。當無有不親來侍疾者。而第四回中乃絕不提及何

也。鄙意此三人最好能在壽峯病中先一提及。庶幾異日壽峯往招三人爲助。不覺突兀。未識恨水以爲何如。

(五) 第二回第四十二頁第十一行寫鳳喜家中之土坑云。「蘆蓆上隨疊着又薄又窄的棉被。越顯得這坑寬大。浮面鋪的倒是床紅呢被。可是不紅而黑了。」按樊家樹往訪鳳喜。以書中時日計之。業爲五月上旬。北平五月裏天氣。土坑上尙須鋪紅呢被而蓋薄棉被耶。又第五回鳳喜家搬入新屋。第一零八頁第三行寫鳳喜所睡之鐵床云。「被褥都是白布的。只是上面覆了一床小紅絨毯子。」以書中時日計之。此時應已六月上旬。北平六月裏天氣。床上尙須用布被褥及小紅絨毯子耶。余足跡未嘗至北平。未敢臆斷。然對此兩節。不覺免稍有懷疑也。

(六) 第五回第一一〇頁第十行云「鳳喜又作了幾件學生式的衣裙。由家樹親自送到女子職業學校補習班去。按書中時日計之。此時應爲六月上旬。正各校放暑假

之時。彼女子職業學校者。獨不放暑假耶。若云所入者乃暑期補習班。則「暑期」二字。似不可少。

(七) 第八回樊家樹得母親電訊。往別鳳喜。第十四頁十二行云「鳳喜聽了這話。半晌作聲不得。卜的一聲。書下一個書包。落在地上。書包恰是沒有扣得住。將硯台墨水。瓶書本所有的東西。滾在地上。」而十五頁第五行云「家樹道。這話長。我們到屋子裏去再說罷。於是拉了鳳喜一同進屋去。沈大娘還是掀起那圍裙。不住的互擦着胳膊。」觀上兩節。鳳喜落在地上之書包。無人爲之檢起。將任令硯台墨水書本等永遠滾在地上耶。此雖瑣屑無關大旨。但書中種種描寫。均極細緻。對此似不能忽略不問。鄙意當令沈大娘拾起爲是。然則十五頁第五行之一「沈大娘還是掀起那圍裙不住的互擦着胳膊。」一句。似須修改也。

(八) 第八回樊家樹第二次往別鳳喜。第二十頁第二

行云。「沈大娘道。(中略)我去買一點切麵。煮一碗來當點心罷。(中略)於是沈大娘走了。(中略)這時候更將綠葉長得密密層層的了。太陽雖然正午。那陽光射不過樹葉。」觀上所述。沈大娘之往煮切麵。時在正午可知。而第九回第二十五頁第十行云。「讓鳳喜陪着吃過了麵。就有三點多鐘了。」沈大娘煮一碗麵。乃須三小時之久。似有未合。

(九) 第九回樊家樹回杭州時。何麗娜以人參爲贖。關壽峯亦以人參爲贖。迨第十四回家樹重到北京。以衣料及杭州土產餽何麗娜。而關家是否亦有餽遺。則隻字未曾提及。家樹至關家。似空手前往。並未攜帶一物。豈何麗娜之餽贖當報。關壽峯之餽贖獨不必報耶。此雖細事。無關宏旨。鄙意若能添補數語。似更周密也。

(十) 第十回黃鶴聲至沈三玄家。書中云是上午十一點多鐘事。已而黃鶴聲見沈鳳喜由外入內。脅下夾一書

包。揆厥情形。想是鳳喜在校退課後。回家進午飯也。顧嗣後黃鶴聲見沈大娘。見沈鳳喜。沈大娘請黃鶴聲至北廬中閑談。以至鶴聲辭別回家。其爲時決不止三五分鐘。何以書中絕不提及吃午飯事。而沈三玄及沈大娘。亦不聞留黃鶴聲吃飯。似是一小漏洞。

(十一) 第十回黃鶴聲見沈鳳喜脅下夾一書包。是鳳喜此時。仍在女校上課可知。顧自此以後。鳳喜往雅琴家雀戰。往第一舞台聽戲。乃至被迫往劉將軍家。書中竟絕不提起讀書二字。一若鳳喜此時。固已脫離女校者然。豈黃鶴聲見鳳喜之翌日。鳳喜即退學而不復赴校耶。此一層書中似未交代清楚。

(十二) 第十五回謂樊家樹七月七日。與關氏父女遊什利海。適沈鳳喜亦至。與樊不期而遇。按書中謂什利海乃中下等社會遊覽之所。鳳喜此時。貴爲將軍夫人。何以是日忽乘汽車往遊。以情理論。似嫌突兀。

(十三) 第十五回樊家樹賞月之後。回至臥室。見墨盒下壓一紙條。上書「風雨欺人。望君珍重。」八字。書中雖未明言何人所書。但閱者固無不知其爲出關秀姑手也。秀姑國文程度不深。書中已明言之。(第四回關壽峯臥病醫院。樊家樹往探視。見秀姑正觀「劉香女」唱本。其程度可以概見)而「風雨欺人。望君珍重。」八字。措詞頗簡潔老當。非國文稍有程度者不辦。彼粗通文字之關秀姑。倉猝間乃能作此二語耶。似有未合。

(十四) 第十六回關秀姑因樊家樹之託。擬往劉將軍家刺探消息。路上適遇薦頭店老嫗。因僞爲欲幫傭者。請其薦往劉家。此一節吾終嫌其遇合之太巧。諺固有云。「無巧不成書。」但太巧則於情理上究屬牽強。尤非語語入情入理之說。部如啼笑因緣者之所宜有也。又薦頭店對於所介紹之傭傭。負責重大。而劉將軍公館。尤非尋常人家可比。薦頭店之老嫗。類多精細圓滑者流。豈能以二

金之微。冒莫大之危險。違挈此素不相識之女子入劉將軍家耶。揆之情理。吾終覺此一節之不甚妥貼也。

(十五) 第十六回秀姑初入劉將軍家。明明說尙有父母。其母且在某總長家幫傭。迨第十八回劉將軍欲納秀姑爲妾。乃完全與秀姑本人接洽。並不遣人傳喚其父母。劉將軍縱急色而荒唐。納妾究非僱用一婢僕可比。似未必如此糊塗草率也。此一層亦似應斟酌。

(十六) 第十八回關秀姑與何麗娜在中央公園相遇時。麗娜向秀姑云。「請坐請坐。我就聽見樊先生說過。閩女士是一個豪爽的人。今天幸會。」余細查十八回之前。家樹絕未向何麗娜提及秀姑。且家樹與關氏父女結交。初無向何麗娜提及之必要。(沈鳳喜之照片。何麗娜已兩見之。又其面貌與麗娜彷彿。頗堪注意。顧家樹迄未將鳳喜之身世詳告麗娜。何況秀姑。當然更無提及之必要矣。)不知麗娜之言。從何而來。此處似有失檢。

(十七) 第七回家樹由關秀姑家折至沈鳳喜處。鳳喜欲與同游。家樹拒之。書中第一四四頁第二行云：「家樹道：不是我不高興。我總怕遇見了人。你再等個週年半載的。讓我把這事通知了家裏。以後你愛上那裏。我就陪你到那裏。」又第十回第九十一頁第五行家樹寫給鳳喜的信道：「我說你是個窮學生呢。母親倒很贊成這種人。以後回北京。吾們就可以公開的一路走了。」按以上兩節觀之。樊家樹之結交鳳喜。當時異常秘密。既不肯借鳳喜招搖過市。當然更不能公開的以鳳喜介紹與友人。居然指為未婚妻。其情灼然可見。但第十八回鳳喜發瘋之後。關秀姑約樊家樹至中央公園談話。嗣後秀姑別去。獨坐路旁露椅上。遙見家樹與何麗娜並肩而行。旁人誤以何麗娜為沈鳳喜。書中第六十七頁第十行云：「同時身邊有兩個男子。一個指道：那不是家樹女的是誰。一個道：我知道。那是他的未婚妻沈女士。他還正式給我介紹過

呢。」以此節與上兩節對照。似有矛盾。

(十八) 第十九回關壽峯約樊家樹至喜相逢話別之日。即樊家樹與何麗娜關秀姑在中央公園敘談之日也。家樹在公園與麗娜分手後。回至陶宅。即接壽峯電話。邀至喜相逢飲酒。迨自喜相逢歸。忽於桌上見麗娜來函。邀往羣英戲院觀劇。麗娜既然請家樹看戲。何以下午在中央公園同遊時。絕不提及。乃必俟家樹返家之後。然後再寫信往邀。就情理言。殊不可通。

(十九) 第十九回秀姑刺殺劉將軍之日。樊家樹與關壽峯在四牌樓喜相逢小酒館同飲。是晚家樹與何麗娜同觀十三妹劇於羣英戲院。其翌日。家樹往觀大學發榜。而八十二頁第十行云：「又過了一天(中略)便拿了兩份日報。斜輪在沙發上來看。」然則樊家樹在報上發見劉將軍被刺之消息。乃在秀姑刺殺劉將軍之後三日。甚明瞭也。但劉將軍之被刺。次日下午即發覺。就上海各日

報之常情衡之。如此重大之消息。在發覺之次日。即當見報。是報紙之登載此項新聞。應在秀姑刺劉將軍之後第二日。不當在第三日也。北平報紙之情形。余固不甚熟悉。豈平報對於當地新聞。須於隔一日方能刊出耶。姑爲扶出。敢以實之熟於平報情形者。

(二十一) 樊家樹與何麗娜之婚事。其叔樊端本以欲結歡何廉故。力促成之。家樹至津。樊端本嘗與語及此事。家樹心雖不欲。願以素長乃叔。不敢有異議。唯唯而已。樊端本以爲家樹固已默認。因遺書陶伯和。力贊其議。此即第二十四回何麗娜在一池春菜館出示樊家樹者也。以情理言。嗣後樊端本與家樹同至北京。應當立即與何廉提及此事。則樊何之合。正不必待諸西山重遇之時矣。乃書中於第二十一回樊端本抵京後。對於家樹婚事。反絕不提。及一若早已遺忘者然。此處似屬缺漏。(樊氏叔姪至北京。何麗娜已遜迹西山。若云因麗娜之失蹤。故雙方不復

提及婚事。則書中亦應說明。不宜含糊也。)

(二十一) 第二十一回何麗娜因婚事不諧。憤而隱去。其時樊家樹投考之大學。尙未開課。計其時日。當在舊曆七月中旬。迨第二十二回樊家樹至西山環翠園遇何麗娜。則已在冬初下雪之後矣。然則何麗娜獨居西山別墅。蓋已歷三四個月之久。此三四個月之事。其父母家屬以及好友如陶伯和夫婦輩。果知之耶。抑不知之耶。謂其知之也。則斷不能任其獨處西山。爾經禮佛。謂其不知之也。則何廉夫婦對於愛女失蹤至三四個月之久。尤決不能置之不問。而環翠園中之威獲。亦決不能代何麗娜保守秘密。至於三四個月之久。絕不一通知其主人。故無論如何。若謂何麗娜之隱居環翠園。除關氏父女外。無人知者。於情理上似不可通。

(二十二) 北京要人。每星期輒往西山休憩。此第一回中已言之矣。何潔身亦北京要人之一。豈有別墅在西山。

理應時往休憩。乃書中謂麗娜隱居別墅歷三四個月之久。何潔身迄未一往。然則築此別墅何用。殊不可通也。

(二十三) 第十九回關秀姑刺劉將軍後。理應暫時遠避。免爲弋者所獲。乃第二十二回謂其隱居西山何氏別業之附近。案發於西山。而關氏父女仍卜居西山。一若預知在此地可遇何麗娜者。以情理言。似有牽強。

(二十四) 第二十二回樊家樹重到大喜胡同。書中云「家樹見屋裏的佈置。大概如前。自己那一張大相片。還微笑着的挂着。只是中間有幾條裂縫。似乎是撕破了重新拚攏來的。」而後文鳳喜又云「大爺。你別駭唬我。相片不是我撕的。」可知此相片乃沈大娘或沈三玄所撕。(鳳喜自入劉將軍家。卽不復返大喜胡同。故照片非鳳喜所撕。自無疑義。)但余有一疑問。此照片究竟何時所撕。若云在沈大娘搬家之時。則時隔數月。此撕碎之相片。何以仍在空屋中。又何以仍能爲沈大娘檢得。揆之情理。似

不可通。(相片本有一玻璃框子。但撕碎之後。當然擲之地上。未必更放入櫃子內矣。豈數閱月中。房主未嘗掃除此屋。故照相碎片仍在地上耶。)若云沈大娘將照框搬往新屋後。然後撕破。則碎片何以又保存之。不肯棄去。尤不可通也。(其實就沈大娘方面設想。對此照片。亦何必定要撕破。樊家樹固無負於沈氏也。)

(二十五) 第二十二回樊家樹聞秀姑父女欲回山東原籍。除「不能吧」三字之外。並無一語挽留。卽論朋友交情。似亦不應若是。且關氏父女。嘗出生入死。以救家樹。家樹於其去也。甯能忽然無動乎中。留之不得。揮淚而別。在家樹始可謂盡心焉耳矣。不能以壽峯之意志堅決。而遂任其遠去。絕不加以挽留也。此書後數回。因急欲結束。每不克盡情描寫。茲所舉者。僅其一端耳。

(二十六) 第二十二回敘家樹送別關氏父女云「……抬起頭來。他父女已蹤影全無了。對着那斜陽遍照的

大路不覺洒下幾點淚來。」既有斜陽。當然爲晴天矣。而後文家樹赴麗娜之約。衣帽上乃有雪花。又秀姑擲花時。書中又云。「……大雪初停。月亮照在積雪上。白茫茫一片乾坤。皓潔無痕。」二三小時之間。忽晴忽雪。變化似嫌太多。

(二十七) 續集第一回。敘何麗娜病中將臥床移至客廳事。書中第九頁第四行云。「……女僕們早已會意。就有兩個人上前來推着銅床……」由此觀之。在別墅中伺候麗娜之女僕。至少當有三四人。按前集中謂麗娜之隱於西山。卽何潔身夫婦。亦未深悉。然則此女僕若干人。又何自而來。謂爲家中所帶去者耶。麗娜托名游學。決無攜帶若干女僕一同出洋之理。謂爲別墅中所固有者耶。潔身夫婦。旣數月未至別墅。何以僱用若干女僕。使之坐食於此。此其理又不可通也。

(二十八) 續集第四回第四十頁第十行敘夏太太向

何太太乞相片事云。「何太太知道夏太太是沈統制的盟嫂。這張明信片若落到他手上去。他就不免轉送到沈統制手上去。這可不大好。想起前幾天麗娜曾拿了一張相片回來。說是和他非常之相像……這時夏太太要相片。何太太給是不願意。不給又摸不下情面。急中生智。突然的想起那張相片來……於是也不再考量。就把那張相片交給了夏太太。去搪塞這個人情。」此一節驟讀之。似過節甚巧。然細加體味。又覺於情理不甚帖合。夏太太索相片。何太太認爲不大好。則藉詞推托可也。若以他人之相片。搪塞人情。天下決無此種情理。何太太亦決不致謬妄至此。是誠續集中之一可議處也。

(二十九) 續集第五回敘沈國英以鳳喜冒充何麗娜事。妙則妙矣。論情理。則似有大段說不過去。書中第六十二頁第九行云。「星期日。沈國英在家裏大請一回客。其間有十之七八。都認得何小姐的。」在座者旣俱爲麗娜

所素識。則聲容笑貌。辭難辨別。李代桃僵。決非易事。且來者若果爲何麗娜。以其平日性情之灑脫。目睹故交在座。寧有不上前寒暄周旋之理。既此已足啓人疑竇。無論他事。此其說不過去者一也。諸座客見鳳喜後。既誤爲何麗娜。假使羣起而問沈國英。何時納娜麗爲妾。則沈國英將何詞以對。謂爲是何麗娜耶。謂爲非麗娜耶。謂其是也。則壞人名譽。必引起何廉父女之交涉。謂其非也。則個中内幕。自己揭破。狐狸狐指。有何趣味。此其說不過去者二也。瘋人舉動。非能預測。萬一鳳喜見客之時。忽然大呼樊大爺。或大唱四季相思。非但揭破秘密。必且鬧成笑柄。沈國英因欲小開玩笑。乃不顧一切。冒險爲之。余恐其愚不至此。（是日座中甯無服軍裝者。鳳喜一見。當更易勾起瘋病。）此其說不過去者三也。幸而恨水寫此一段。非常簡略。否則必存不能自圓其說者矣。

（三十）續集第七回叙沈國英設法醫治鳳喜瘋病。第

八十七頁第八行云：「……明天到劉家舊址去佈置一切。好在那裏乃是一所空房。房東又是熟人。要怎樣佈置。都是不成問題的……」由此觀之。則前集中劉將軍之公館。乃賃之他人。非自己產業。然以煊赫一時之劉國柱。在北京竟賃屋而居。昔日工於聚斂之軍閥。恐未必能節儉若此。又劉將軍之死。距此時已歷四五年。而夏屋渠渠。始終無人居住。論情理似亦不可解也。

（三十一）續集第十回鳳喜之死。似嫌太快。但續集中一切均現懸促之狀。正不特鳳喜之死爲然也。如第十回李永勝之突然出現於劉將軍舊宅。其情理即不可通。（秀姑寄居陶家。李永勝當然知之。今不訪之於陶家。而反覓之於空屋。一若預知秀姑此時必往觀鳳喜者。甯非怪事。）此蓋恨水急欲收束。乃隨意爲之拉。擴筆致難極筆活。但終不能自圓其說也。

匪窟刑法志

(康子)

我友周君。家居沐陽。某年冬間。忽爲綁票匪所得。勒索千金。周非素封。又乏交游。再四磋商。始以四百金贖歸。然陷匪窟已八月十三日矣。周君居匪窟。以能書數。且善說三國隋唐七俠五義施公案等小說。諸匪對之。頗致優待。每得酒食。必與之共。相處既久。匪中生活。周無不知之。前月來滬。與記者相值。劫後餘談。可驚可愕。周云他日移居甯滬。嘗著『匪窟偷生記』一書。將匪窟情形。和盤託出。今茲尙有所顧忌也。記者請先發表一部。周君許之。周君之言曰。匪窟私刑。備諸慘毒。令人見之。目不忍觀。然其施於男子者。不過毒而已矣。至其施於女子者。毒而直加以淫矣。余居匪窟半載有餘。目擊綁獲之女票。統計不下七百餘人。有隻身被綁者。有闔門被綁者。匪徒對於女票。待遇方法。約分三期。第一期爲初綁者。處以別室。待以

賓禮。令女頭目嚴密監護。小嘍囉輩。不得擅入。蓋預備家屬如期來贖。俾可完璧歸趙也。余(周君自稱)嘗見一稚匪名小狗子者。潛入密室。奸一幼女。被女頭目察出。當場格斃。其立法可謂嚴峻。盜亦有道。此之謂歟。第二期爲久綁者。綁來女票如期不贖。或雖取贖。而繳費不足。則大頭目赫然震怒。令人拽出別室。交某連某排使用。(匪徒編制按照陸軍)是即匪衆行樂之日。亦即女票吃苦之日矣。老頭目胡大海告余。三年以前。綁來女票。不出三日。必遭奸斃。近來以女票難得。佳者尤少。故衆弟兄想盡方法。務令可以長期取樂。而不願其一時即死。據胡云。近來匪徒。亦有惜玉憐香之意。不可謂非其進步也。第三期爲不贖者。一般女票。能歷第二期而達第三期。已至苦盡甘來之候。蓋此輩婦女。與匪相習。或由贖日納爲小妻。或由頭目賜配嘍囉。票也而化爲匪矣。胡大海告余。案中諸位歷案夫人。大半皆不贖之女票也。余嘗見歷案夫人數

位。夏葛冬裘。風頭甚健。又烏知其受盡折磨。乃臻妙境耶。周君又言曰。匪徒對於第二期女票。淫毒慘酷。匪夷所思。上海洋場。有所謂三層樓磨鏡黨。模特兒裸體跳舞者。一覽之下。須若干金。若在匪窟。則家常便飯。不足爲奇。洋洋大觀。十倍於此。余在匪窟。卽曾目擊若干種。得諸耳聞。更難枚舉。彼輩皆有專門名詞。惜余健忘。有憶有不憶。甚可惜也。其一曰。響鈴跳舞。裸婦女數十人於室。各於乳頭穿一銅絲。懸響鈴。自一枚至九枚。令其奔走跳躍於室。羣匪則置酒高會。以爲笑樂。胡大海嘗導余等往觀。此種跳舞。脫能置之上海遊戲場。我知必能轟動一時也。其二曰。露天牌九（露天與裸體諧音）擇一肥而且健之婦女。裸而縛諸板橙之上。衆匪據其腹而推牌九焉。余親睹小頭目黃金龍推牌四副。贏金戒子二十七枚。其三曰。走浪木。將婦女之兩手兩足。繫以巨索。懸諸屋梁。然後衆匪迭進淫之。推合動盪。引爲大樂。此胡大海爲余言之。未親見也。

其四曰。連生貴子。取豬尿泡納入婦陰。吹氣令滿。極力拽之。則劈拍作響。如鞭炮然。此女頭目劉娘娘自述。昔年經過如此。其五。忘其名。懸一牡驢或馬於梁。令一健壯婦女仰而與交。羣匪則憑軾而觀之。其六曰。大跑馬。此蓋仿自倭袍小說之騎木驢。先製一鞍。令婦女跨之。猛力策馬。馬驚而奔。婦女在上。備極顛頓。然不敢釋手墮地。此極刑也。其七曰。通乳房。取一銅絲。刺入婦女兩乳穴中。極力捻之。酸癢欲死。亦極刑也。其八。忘其名。取硬毛板刷。力刷婦女之足底。令其求生不得。求死不可。此大概施於婦女之掘強者。據云。一施此刑。無論何事。皆可樂從。蓋癢極不可熬也。除此八種外。其餘種種淫毒之事。在常人視之。或且驚爲慘酷無比。而在匪窟中視之。則皆成爲希鬆平常也。周君之言。大略止是。其餘匪窟中之祕聞。周君不久當可揭布。讀者幸少安毋躁。昔蒲留仙記鬼狐事。自謂異史公。若周君者。其匪史公乎。

阿瞞詩解

(楓隱)

曹阿瞞短歌行這首詩。大凡讀過的人沒有不叫好的。但是這首詩能博許多采聲的緣故。不過因他氣概的雄壯。聲調的好聽罷了。至於這首詩究竟應當怎樣一個解法。吾曾讀過幾家的批評。覺得都不很滿意。現在且把吾研究所得的解釋。寫在下面。讀本刊諸君。很多國學精深的。請把吾所說的。研究一下。以爲對不對。

大凡古人無論做一篇文。或一首詩。總有一個宗旨。宗旨一定。無論說到那裏。總拋不掉這個宗旨。獨有阿瞞這首詩。却不能這樣看法。因爲阿瞞當日。本是吃醉了。乘着酒興而作的。通首並非一個意思。想到那裏。就寫到那裏。正是醉人的常態。從來批評家。不明白這個道理。也和看平常詩文的看法。要尋一個宗旨。把全篇貫串。無怪愈看愈模糊了。

吾以爲這首詩。大約可分爲五段。現在且把他逐段的詮解出來。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這四句是阿瞞當吃酒極樂時。忽然感傷到人生若朝露。就信口唱出來。樂極悲生。本是人們的常情。然也是他日兵敗的預兆。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這四句是緊跟上文。說人生年命不可待。這種憂愁。是無可解免的。要勉強解他。惟有吃酒罷了。

以上八句是第一段。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

這四句有思賢意。君字大約指孫權。爲孫權是宋治所舉的孝廉。所以用青衿詩作引子。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這四句也是承上文。說你若不來。使吾沈吟。你若肯來

我當鼓瑟吹笙的款待你。

以上八句是第二段。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這四句又說到自己的憂愁。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濶談讌。心念舊恩。」

這四句有念舊意。這個舊友大約是指劉備。備與阿瞞本來有舊。

本來有舊。

以上八句是第三段。因為舊友棄他。所以有憂。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這四句就眼前的景緻說。就把烏鵲比自己作客之無依。吐語衰澀。兵那得不敗。

依。吐語衰澀。兵那得不敗。

以上四句是第四段。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這四句又有思賢意。似乎與二三兩段相呼應。但中間

却夾着月明四句。遂使前後不相連屬。活像吃醉酒人

的筆墨。

這四句言下有希望統一。自比周公的意思。口氣雖誇

大然。恰合阿瞞當日身分。

以上四句是第五段。

吾現在既經把阿瞞的原詩分段解釋了出來。且再把

前人的批評。一寫在下面。而加以批評的批評。

「浦二田曰。寄意究不可測識。高氣蓋世。英武自露。」

這個批評。明說寄意不可測識。倒是老實話。

「何義門曰。觀後半篇。則發端蓋飄人以名與身孰親之

意。又曰。非也。傳所謂古之王者。知命之長不傳。以並建聖

哲。蓋此詩之旨也。」

這個批評。一片囁語。試問阿瞞有這般胸襟麼。

「方伯海曰。篇中曰君曰嘉賓曰相存曰舊恩。意中確有

所指之人。其先主與孫權乎。」

這個批評。略有道着處。然祇說得中間二段罷了。

信用借款

保證穩固

信用案著

按月利息

紅利派股

一年九釐起
二年九釐
三年九釐
四年九釐
五年九釐

每份百元
每週息十元
每年支息十元
紅利五成即百
紅利之五期七釐

▼▼利息特厚▲▲

定期

活期

廿五年起
一年一分
二年一分
三年一分
四年一分
五年一分

一元開戶
活期一元開戶

贈長期參觀券隨時參觀工廠

實業保障借款

贈長期九折券隨時購貨便宜

借款擴充實業

詳章承索即索

上海南京路ABC中國內衣織染廠

世界商業儲蓄銀行

兩週紀念儲蓄金

兩週紀念儲蓄金

自九月十一日起
至十月十一日止

金額	利息	期限	支取
五元	九釐	一年	每月
十元	九釐	二年	每月
十五元	九釐	三年	每月
二十元	九釐	四年	每月
二十五元	九釐	五年	每月

金額	利息	期限	支取
五元	九釐	一年	每月
十元	九釐	二年	每月
十五元	九釐	三年	每月
二十元	九釐	四年	每月
二十五元	九釐	五年	每月

本行自開辦以來蒙各界愛護業務蒸蒸日上
現因業務發展行址不敷應用特
定於本月大遷至上海南京路本行兩週紀念
特訂儲蓄金新章辦理如左

行址上海福州路一〇號

電話二九二〇號

上海四馬路

化粧品

中西大藥房

家用良藥

老牌
明星花露香水

香靜極大
效極偉大



衣襟一滴
家居旅行

香留七日
不可或缺

十
小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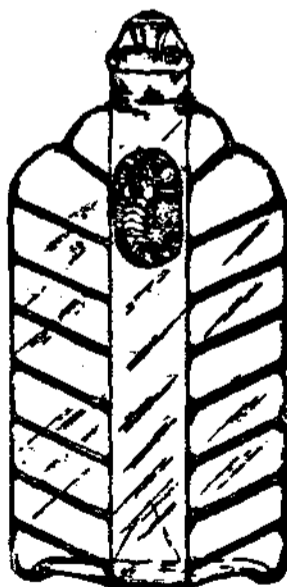


除雀斑
嫩皮膚

去晦暗
美嬌顏

幽默香品

一滴香



是香品中之魁首
是仕女們之良伴

一滴在身

香遠千里

一滴在身

香致千日

社會
長篇

摩登小史

(張恂子)

第三回 短榻孤燈魂銷鶯粟 繁絃急管夢熟黃梁

石太太昨晚和幾個小姊妹。在跳舞場裏跳舞。直跳到跳舞場的玻璃窗上。微微地現出了些魚肚白顏色來。這才興盡而歸。在汽車裏。大家因為跳舞的次數太多。辛苦了些。不免都嚷着腿疼。就中便有一位律師的姨太太發起道。既大家都說吃力。便到我們家裏去打打氣吧。衆人一聽打氣二字。不禁異口同聲地舉起皓腕來道。贊成贊成。這些女太太們。手腕上不免都帶着妝飾品。一時間叮叮噹噹地。却你怪我碰了胸脯。我嗔你縳了衣服。鬧的花枝招展。列位也許有不知道甚麼叫做打氣的。準會疑惑都市裏的摩登太太們。又有甚麼新興花樣了。其實打氣兩字。不過是代名詞罷了。並不是甚麼新頑意兒。原來打氣便是抽鴉片。汽車的輪盤癩了要打氣。人的身體累了抽

一兩口鴉片好提提神。摩登太太們因爲鴉片兩字。畢竟有些不受聽。便就近取譬。代之以打氣。可憐咱們中國。空說了幾十年的禁烟。在內地是驚粟遍地。在上海是烟霧漲天。不但那些吸上癮的老槍們。固非此不樂。便是摩登男女們。誰不想躺下去燒一兩口玩玩。原來都市的人們。無非是花錢求刺激。惟有這東西。刺激力最利害。能穀給你一種剎那間的憧憬。所以摩登男女。掛名黑籍的。日增月盛。就說留學生吧。他們在國外念書的時候。誰不是慷慨激昂。痛罵中國社會的不長進。可是一回到國內。受物質的誘惑。却一般地也會同流合污。以前有一位侯官嚴幾道老先生。不但古文當得起名家兩字。當他在美國留學的時候。每試輒列前茅。那時節日本的依藤博文。和嚴先生同校同級。不過考試起來。憑你依藤再用功些。那功課可總要不過嚴侯官。後來兩人畢業歸國。依藤博文。青雲直上。做過內閣總理大臣。做過韓國統監。是滅亡韓國的第一功臣。那嚴侯官呢。譯天演論羣學肄言。未始不是有功於國內學術界。可是其他的事業。就不及依藤遠甚了。他老先生不過當了幾年的京師大學校長。總究被牢什子的鴉片煙所害。鍛羽而去。甚至洪憲帝制時代。他爲貧所累。竟覲顏加入籌安會。

和楊度薛大可輩同稱洪憲六君子。唉。中國的人才被鴉片所斲傷的不知凡幾。石太太女朋友中間。有一位律師姨太太。她丈夫是個英國留學生。在民國十年回國。那時節租界會審公廨還不曾收回。外國律師的勢力。足以左右公廨。所以中國人和中國人打官司。也非請外國律師不可。不過中國人請外國律師。也無非因為想打勝訴官司。不得不去請教他們。拿了白花花銀子。去孝敬外國人受用。心裏何嘗願意。因此一旦聽說中國人有個英國回來的留學生。掛了律師牌子。說起外國話來。咕咕呱呱。和外國人一般純熟。自然大家利權不外溢。都丟了外國律師不請。來請中國律師了。更兼這時上海的律師。壓根兒就不多。中國地界的律師。又不能到會審公廨來出庭。所以這位大律師。生意好的異乎尋常。大凡一個人有了錢。便此一時彼一時。會把本來面目忘記得干干淨淨的。這位大律師生意一鬧猛。便把學生時代在英國吃黑麵包的那種苦况。拋向九霄雲外。一般地也會花天酒地起來。列位讀者。要是踏進上海堂子門去應酬。那牢什子的鴉片煙。便是交際必需之品。這位大律師近朱者赤。在燈紅酒綠之間。不免時常要抽着玩玩。每晚吃花酒。又非吃到天亮不歇。大清早還得挾

了皮包上公堂。有時和相好倆開開房間。免不了又須鞠躬盡瘁。有那金錢以外的報効。似這們卜晝卜夜。那位大律師試問除掉乞靈雅片以外。還有甚麼好方法。好容易鳥倦知還。那位大律師玩堂子玩得有些厭氣了。便討了一個相好回去。藏之金屋。名正言順地做了姨太太。可是等到你結束鉛華。屏除絲竹。却已是和芙蓉仙子。另外又結上了一重露水姻緣咧。這風流律師的趣史甚多。做書的却要留着等後文交代。這裏便表過不提。且說汽車裏滿滿的裝着些女太太們。大家一致通過。說要打氣去。那律師的如夫人。便往自己家裏招待。大家一想。旁的地方。傢伙既不講究。烟土也不見高明。雲土裏攪了川土。不免有一股青草氣。只有那位大律師家裏。傢伙是麥家圈有。一家銅器店叫做吳金生的所特製。原料一律是白銅的。擦的又光可鑒人。煙杆子是真正的膠州鋼杆。不論你怎樣戮。再也不會彎曲。那煙膏又是全雲土煮的。大家不人氣便罷。要打氣時。她們家裏。再適當也沒有了。所以一窩風都嚷着道。好好。打氣去打氣去。……列位讀者。石太太一千人等。從跳舞場出來的時候。已是天色黎明。再攏到那大律師家裏一耽擱。時光在孤燈短笛之間。當然過的飛快。所以等石太太一千人

打足了氣。回到家裏時。已是九點敲過了。畢竟是一個整夜沒有闔過眼皮。這會子眼皮澀得很。瞧出去覺得天地有些變色。石太太一到家裏。也就忙不迭的鑽入被窩。找尋好夢。偏是過於疲勞的人。睡夢顛倒地。便躺在床上。也還不得安甯。石太太眼皮一闔上。却恍恍惚惚地。好像置身在戲館之中。戲台上正演着全武行。大鑼大鼓地。那聲浪簡直震的樓角板都會格格作響。台上那些打英雄的。又左一個風車。右一個筋斗。鬧的不亦樂乎。石太太心頭納悶。心想爲什麼不唱齣清淨些的戲。偏要鬧的這們烏烟瘴氣呢。說也奇怪。石太太念頭才轉到這裏。却聽台上的鑼鼓。忽地戛然而止。接着從幕後吹起一支笛來。絢爛之極。歸於平淡。那笛聲便格外悠揚可聽。正在凝神地聽時。忽見門帘揭處。嬌嬌婷婷。上來了一個小旦。那小旦手裏拿着柄紈扇。分花拂柳。來至台前。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他翻腰貼身。跟着笛聲。邊唱邊舞。唐人詩句詠得好。叫做輕羅小扇撲流螢。石太太不禁看的呆了。心想天下竟有這般和女人相像的男子。只是記不起來。這齣在崑曲裏是甚麼名目。正在呆呆地發怔之際。耳朵邊却聽得有人低低喚了一聲石太太。石太太回頭瞧時。原來是一個向來熟識的案目。只見那案目

堆着一臉的笑。湊近一步說道。石太太。你瞧這小旦唱的怎樣。石太太翹起大拇指來道。好。是上海頂漂亮的角兒。你們園子裏從那裏邀來的。以前好像不曾見過。準是新角兒咧。那案目把大腿一拍道。瞞不過您石太太的法眼。這角兒一晌在小呂宋唱。是跑碼頭的海派角兒。可是臉子生得真俊。梅蘭芳少年的時候。還比不上他。別說三十歲以後的梅蘭芳了。……那案目說到這裏。便把冬瓜大的腦袋又湊上了一步。幾何不教石太太聞着那案目頭上的一股汗酸氣。石太太便掏出塊灑着香水的手帕兒來。掩着口鼻。聽那案目說道。石太太。您要是歡喜這孩子時。我可以替你介紹。叫那孩子給你消消遣。石太太聽了。心裏不免一動。便伸手過去。在指頭兒上拊下一個鑽石戒指來道。難爲你把這一點小意思帶去。說我要和他交個朋友。案目一瞧那粒鑽石。有黃豆般大。心想帶這東西去。那角兒準會賞幾個脚步錢。想到這裏。笑的一臉橫肉。不住打哆嗦。連咽了幾口唾沫道。我準替您把這戒指帶到。不過回頭您還是開了旅館等他呢。還是約定在那家菜館裏。石太太想了一想道。反正咱們老爺是不回家的。你便大着膽帶他到咱們公館裏來吧。那案目墮了幾聲。便帶着鑽戒走了。石太太道。

時已無心再聽戲了。便站起來想回家去。誰知還沒有站得起來時。自己身子却不住的在一晃一晃。再一瞧時。自己那裏是在戲園子裏。頭上是一盞暗藏在車頂裏的電燈。身底下是綠絲絨的墊子。不是在自己的汽車裏。是在那裏呢。眨一眨眼。車子已是停在自家門首了。石太太糊裏糊塗的回到屋裏。才推開房門時。不由吃了一驚。原來那滿臉油汗的案目。已是等在自己臥房裏了。案目見了石太太。便搭越着指着一個坐在沙發上的男子道。石太太您汽車怎麼走的比蝸牛還慢。我早替您石太太把這活寶貝捧來了。石太太定睛瞧時。依稀認得。這男子果然便是適才在戲台上的小旦。只見他穿着一件來路貨方格藍毛葛的大褂子。一頭黑髮。向後倒梳。梳的一絲不亂。因爲一頭黑髮。便越發陪襯出這小旦的硃脣皓齒來。石太太越瞧越愛。恨不得立刻拿口水來。把他生吞下肚子去。當下也就顧不得案目在旁邊了。便輕移蓮步。走上前去。老實不客氣。一捱身便在小旦身旁坐了下去。那案目倒也知趣。一溜烟早已不知去向。石太太見沒人在跟前。越發的色膽如天。忍不住便伸手過去。握住了那小旦。若有餘柔若無骨的纖手道。我的孩子。你怎麼生的這們俊。果然梅蘭芳下了妝還賽

不過你咧。石太太說完話。再一瞧這小旦時。只見他暈紅雙頰。簡直是羞答答不肯把頭抬。一總也不曾答出半個字來。石太太見他楚楚可憐。越發愛的他赤緊。當下也就不怕唐突。乾脆便把自己半邊粉頰送將過去。貼緊了小旦的臉。嘴裏欲待說話。可是舌尖上迸不出字眼來。賸下喉嚨裏。還有些聲息。這便叫做有聲沒字。正待慢慢地入港時。忽地那小旦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倏的把石太太推開。嬌滴滴喝了一聲道。呔。我把你們這些無恥的賤婦。吃飽了飯。專一妍戲子。貼小白臉。我們當戲子的爲藝術犧牲。上台妝扮成個女人。這原是稀鬆平常的事。可是上了台。雖然是戲子。下了台。一樣得做人。所以我們戲子也有戲子的人格。不是來給你們消遣。做你們玩物的。呔。你這淫婦。瞧瞧這是甚麼。你要妍我們戲子。我答應這傢伙可不答應咧。說時那小旦聽的一聲。便從懷裏抽出一把匕首來。明晃晃的好不怕人。誰知石太太這時。神經已有些異樣了。她想一個女人。死在情人的刀上。是死而無怨的。我只求他可憐我。祇要他有一分憐惜我的心。我便是死了。也瞑目的。主意想定。便挫一挫滿口銀牙。不但毫無懼色。索性把生死置之度外。伸張開她的兩臂。使了個渴龍取水之式。把那小旦只

一樓。便容容易把小旦摟入懷中。也不知是石太太那裏來的一副急淚。只見她邊哭邊喃喃地訴說道。好寶貝。你拿刀來殺了我吧。我死在你的刀上。誓不縐眉。便是到閻王那裏去。也還含着笑臉咧。果然這苦肉計靈驗非常。那小旦百鍊鋼也化爲繞指柔。居然照樣把臉也貼了上來。用手搖着她的眉胛道。石太太您瘋了嗎。石太太一聽這聲音不對。是女人的聲音。撐不住便揉了揉眼睛。睜個仔細。哎。那裏是甚麼唱戲的小旦。千不是萬不是。偏生是自己的一個小姊妹。叫做素蘭芳。老九的。只聽見老九笑道。石太太。你夢魘了吧。石太太想着夢中的情景。不禁臉上微微發燥。當下只含糊答應。老九却把來瞧石太太的目的。和盤托出道。石太太。白天睡覺。越睡骨子裏越覺得不鬆爽。倒不如起來和我一同上卡爾登看電影去吧。石太太搖搖頭道。阿九。你不知道我是多早晚才上床的。我一個整夜連眼皮都不曾闔過一闔。今天早上回來的時候。那些外國人。汽車像串龍燈般。都已上寫字間辦公事去咧。睡到了床上。又亂夢顛倒地。這會子兩條腿軟的和絲綿相似。再也休想抬得起來。你要上卡爾登去。便一個人去吧。恕我不奉陪了。老九道。嘖嘖嘖。虧你今年才只三十歲咧。倒和五六十歲的

老太婆一般不中用。一個人的精神好像機器一般。越去使用他。機器越靈活。人的精神也越硬朗。一旦不使用了。便要生出鐵銹來。久而久之。爛的一個個窟窿。這架機器便沒用了。所以一個人越懶越多病。我勸你還是多用點精神吧。老是賴在床上不肯起來。假病怕要變成真病了呢。石太太聽了。也不知她想到了甚麼去處。只見她撲嚇一聲笑了起來道。人要是變做了機器。那麼當然你們吃堂子飯的。機器使用時候多。我們人家。總比不上你們。況且我們老爺有一年多不回來了。譬如一架機器。好久不加油。自然要生鐵銹。你阿九一個月不知要加多少次油。說不定昨天晚上還和小魏開過房間咧。這會子是在旅館裏出來。是加過油了。所以精神抖擻地。我這一架不加油的老機器。怎好和你才加過油的新機器比呢。老九被石太太道着了心病。撐不住雙臉漲的緋紅。忍不住指着石太太罵道。狗嘴裏總長不出象牙來。人家好意思怕你多睡了。睡出病來。特地給你來解悶。不想你倒好意思說出那些混賬話來。看我有得饒你。我不把你那兩片皮撕一個粉碎。便是你養的。老九說完話。真個伸手到被窩裏去。待要如此這般。誰知不伸手時猶可。一伸手。却怪叫起來道。你說不揩油。這膩膩

的是甚麼。石太太忙按住了老九的手，央告道：「好妹子，饒了我吧。正是

太虛幻境神遊日。

雲雨巫山腸斷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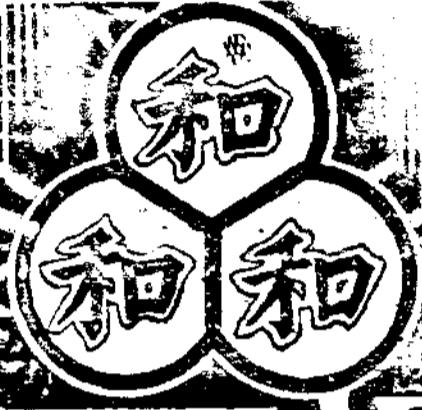
欲知石太太何事告饒，且閱下文。

胃痛精

一切癩濕骨痛渾身骨節
痠楚等症·如屢醫屢藥
無效者·請即購服
長製雞牌

上海西馬路
北濟華堂藥房發行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分銷 鎮江 南京 蘇州 無錫 常州

一經試服
奇效立見



揚州醬菜

揚州醬菜·素負盛名
三和出品·精益求精
鮮美可口·清潔衛生
定價低廉·品質超羣

什景菜
乳醬瓜
甜醬菜
寶塔菜
冰蘿頭
羅蔔頭

上海西馬路
北濟華堂藥房發行

各埠南貨號食品店均有經售

長社
會篇

摩登小史

(張恂子)

第四回

欣促膝追歡結伴

嗟失足縱博傾家

素蘭芳老九伸手到石太太被窩中去。不想摸着了一把。列位。你道摸着的是甚麼東西呢。便是紅樓夢裏賈寶玉在秦可卿房中睡中覺。不料神遊太虛幻境。給警幻仙子教了許多門檻。以致醒來襲人替他着衣服時。在大腿上摸着了冰冷的一片。正和這會子素蘭芳伸手去摸着是一般的髒東西。石太太忙不迭的按住了老九央告道。好妹子。不要胡鬧。我還要換衣裳咧。老九一隻右手被她按住。當下便舉起左手來在臉上刮着羞她道。還說老機器不曾加油咧。這是甚麼。石太太只是笑。老九便用力把右手掙了出來。一疊連聲喊值房間的大姐道。阿寶。阿寶。快拿塊手巾來。好讓我擦手。石太太邊笑邊喘着說道。阿寶。別拿揩面手巾。到洗澡間裏拿塊脚布來就得了。老九笑

罵道。臊貨。這東西沾髒了人的手。還要顧惜一塊揩面手巾。看我洒在你臉上。你也拿脚布來擦臉不成……兩人似這們鬧了許久。石太太才擄掇着起床。到洗澡間裏去。關緊了房門換小衣。老九也去自來水龍頭上。用一塊力士香皂。把手洗了一下。兩人擄掇停當。重又教阿寶鋪過了床。這才廝併着做一個枕頭。好似抽鴉片般橫躺下去。談天解悶。石太太便道。你們總是歡喜看電影。那裏還顧到我的眼睛是有些近視的。坐遠了瞧不清楚。坐近了仰着脖子吃力得很。老九我勸你也不用上卡爾登了。左右是些紅毛鬼子抱着夷婆香面孔親嘴的頑意兒。一張張的字幕。又儘是些橫寫的外國字。要是沒人翻譯。我們只有向牠白瞪眼的分兒。倒不如瞧中國影片情節容易懂些。你們以為上卡爾登去的都是些時髦朋友。我說簡直是活受罪咧。老九笑道。你是不歡喜瞧外國影片。所以有大半年不上卡爾登去了。其實卡爾登老早就改了有聲電影。片子上的狗叫鷄叫都有了聲音。去瞧瞧倒是很好玩的。石太太披了披嘴道。算了算了。外國有聲片子。比無聲片子更惹氣。咕咕呱呱。儘放些外國屁。鬧的人頭都疼了。有些滑稽片子。外國赤老們說笑話。看戲的外國人聽的都拍手笑了。我們聽了。

却一點也不覺得有甚麼可以發笑之處。所以我反對外國片子。尤其反對有聲片子。老九笑道。好了好了。拉開了話簍子。你便發揮起長篇大議論來。卡爾登去不成。顛倒價吃你教訓了一頓。我此刻決意不去了。拚着大半天。奉陪你石太太談天吧。石太太拍手道。照啊。本來上海地方。不等到電燈亮。是沒有什麼可玩耍之處的。白天還是在家裏養息的好。老九問道。那麼你今兒晚上。打算到那裏去玩呢。石太太哦了一聲道。好妹子。我正要和你商量呢。我這幾天和幾個姊妹淘裏。不是打麻雀。便是打撲克。不是跑狗場。便是回力球。也頑得有些厭氣了。好妹子。你可有什麼新鮮玩意兒想出來。大家玩玩吧。老九道。怎麼沒有。我們湊幾個小姊妹。可以開個公司房間。頑頑。石太太搖頭道。這玩意兒太陳舊了。以前大家所以要開公司房間。第一因為家裏洗澡不便。當如今新造的住宅房子。那一處沒有拉水馬桶和浴缸。譬如和我這間房間一樣大的面積。在旅館裏每天非十塊大洋不辦。其實地下既沒有地毯。四壁糊的花紙。又都很髒脚。便是傢具也都不及我這房間柚木立體派的漂亮。所以我說與其到旅館裏去開房間。還不如省下十塊大洋。躲在家裏的舒服。老九道。你不要性急。新鮮的玩意

兒在後面咧。我們大家湊公份。開了房間。可以看磨鏡子。再不然。便去叫春宮影片來映。石太太吓了一口道。越發無聊了。磨鏡子是十年前的老頑意兒。看了要倒霉的。我們老爺。在民國十七年份。做金子虧了十多萬。他的家當本來就不多。一下子送掉了一大半。據說也是看了磨鏡子的緣故。至於春宮影片。又有甚麼好看呢。左右是兩個妖精打架。你阿九和小魏。倆瞧瞧床橫頭嵌的那面鏡子。還不是一般地鬚眉畢現嗎。……石太太話還沒有說完。老九早笑的花枝招展。向石太太啐了一口道。我不來。你開口小魏。閉口小魏。專一拿人開胃。都是你要別人想甚麼新鮮花樣。人家想了出來。却招惹出你許多混賬話來。拙口笨腮的我。再也休想說得你過。也好。你自己去想花樣吧。我可配不上充你的軍師。省得說出來。不是給你批駁。便是受你奚落。石太太笑的吃吃的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大家說正經。不準說笑話。誰說笑話。誰便是忘八。好妹子。你除掉開房間以外。還有什麼好去處沒有。老九道。難咧。曙大的上海頑意兒。左右是那幾門。說出來你都頑過了。一百九十一號你去過嗎。石太太聽到一百九十一號五個字。喜的直跳起來道。一百九十一號不是賭場嗎。聽說規模是全上海第一。我

鳴勝公司利源公司昇吉里都去過。因爲那裏嘈雜得很。所以只去瞧了一次熱鬧。往後也就懶得去走動。聽大家說。上海的賭場。只有一百九十一號。地方最清靜。人頭也。是最齊整。就因爲路遠。沒有同伴。所以不曾去過。你不說。我倒忘懷了。好妹子。你就在這裏吃了晚飯。我們一塊兒去見識見識吧。老九道。我也只去過兩三次。是一個客人帶我去的。果然名不虛傳。那邊檯面比昇吉里利源公司大的多。石太太又打着哈哈道。是一個客人。不是小魏嗎。老九做了做手勢道。適才是你自己說的。再說小魏。便是這個。口血未乾。你已應了誓。那你忘八是做定的了。石太太搖頭道。常言道。只有雄忘八。沒有雌忘八。咱們沒有本錢。怎做忘八。閒話少說。言歸正傳。我教阿寶去準備晚飯。你準在這裏吃了飯。一同上一百九十一號去。大家有淘伴。好熱鬧些。老九見說。却躊躇起來道。我今兒生意上還有花頭。不能不去彎一趟。那便怎麼辦。石太太聽了。不禁掃興道。你不去。我一個人如何鼓得起興來。老九側着腦袋。思索了好一會道。反正一百九十一號是要過了十二點鐘才熱鬧的。我等到五六點鐘。往生意上彎一趟。好在今天做花頭的是做手老五的客人。我只要去指揮一下。不必等檯面散。十點鐘便好。

溜出來了。不過夜飯却不能叨擾你的了。我就在生意上划了一點苦惱飯來吧。石太太聽老九這樣說。才回嗔作喜道。你十點鐘來吃夜飯。還來得及。我吩咐阿寶等着你來一同吃。肚子餓。可以先吃些點心的。咱們吃完飯。至多十一點鐘。一百九十一號也剛剛上市。真個是一得兩便。好。準這樣辦。兩人計議停當。另外又閒扯談了一會。老九看看窗外斜陽。起身告辭。回生意上去。這裏石太太又睏了一瞇。十點敲過。老九果然來了。那大姐阿寶。伺候她們兩人吃了飯。石太太描頭畫角。着意裝飾了一番。才手挽手兒坐了汽車。來到一百九十一號。兩人這時。身上各自裝了一二百塊錢在口袋裏。一瞧場子裏打扮得花花綠綠的女賭客。也不在少數。便依樣葫蘆。跟着也賭將起來。說也奇怪。賭場上本來就有一種迷信。大凡初涉賭場的人。贏錢的居多。惟有老賭客才會輸錢。這便叫做賭神菩薩收徒弟。所以這一晚賭到天亮。石太太贏了五百多塊。便是老九也贏了百來塊錢。兩人歡天喜地。價出了一百九十一號。石太太在車子裏笑着。和老九說道。要贏它們的錢容易得很。咱們兩姊妹。往後要是常到這裏來走走。零用錢倒好罩它們的牌頭咧。老九笑道。果然賭錢只要有路。押的注子。是必發必

中的。我只就心事你賭的太狠了些。適才瞧見你整百的洋錢都押在孤丁上。我着實有些替你捏了兩手汗。依我說。咱們閑着沒事。到這兒來消遣。未嘗不可。只是我得勸你不可過於認真。注子也是少押些的好。便是輸了。也還不傷脾胃。石太太搖頭道。這話錯了。賭錢是靠的一股銳氣。吃準了活門。連身體都暈得下去的。那裏能穀瞻前顧後。蝎蝎螫螫地不下重注呢。常言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下重注。怎麼贏得着莊裏的錢。你瞧今天我贏的比你多了五倍。便是很好的例子……說話之間。車子已是到了門口。兩人便下車各散。說來可笑。石太太一贏了錢。便永遠皈依在賭神菩薩跟前似的。每天晚上。風雨無阻。總是在一百九十一號裏大賭特賭。最初三天。手氣很好。一古腦兒贏了有兩千多。賭的石太太膽氣也粗了。手條子也硬了。然而要是讓你長期的贏將下去。一百九十一號裏。上至經理賬房。下至茶房門差。豈非都得喝西北風過日子。畢竟賭錢是行險徼倖的一件事情。所以從第四天起。石太太手氣便轉壞了。沒費兩三個鐘點。不但三夜天辛苦。盡付東流。贏的兩千多塊錢。都送還了莊裏。還不夠此外自己得掏出肉裏錢來。反賠了一千多。這們一下子。便把石太太輸毛了。越輸肝

火越向上升。肝火越升。下的注子越重。可是賭神菩薩是冷酷無情的。你越要火冒。可越要教你輸。直輸的石太太鼻踢嘴歪。一夜天結賬下來。便輸了一萬多。列位讀者。石太太的丈夫石搏霄。雖說是一位堂堂的洋行買辦。然而石搏霄平素在外花天酒地。使錢如泥沙一般。近年所入。也祇夠勉強敷衍着開支。他手中的積蓄。還在早幾年前。辛辛苦苦掙來的。然而那一年標金潮裏。便彙掉了他十幾萬銀子。所賸下的。也有限了。俗話說的好。叫做河水寬。井水滿。石搏霄自己既徒有虛名。毫無實際。那麼他夫人的私房小伙。也就可想而知了。可憐石太太自己的私蓄。連首飾在內。一古腦兒。就不值三五萬銀子。叵奈她賭了半個月。已是輸的精光大吉。賭錢的人。在剛從賭場裏跑出來。吸着外面的新鮮空氣。誰都會自怨自艾。想痛痛快快的懺悔一場。往後便洗手不再賭了。誰知一到第二天老辰光。手指頭兒和兩條腿。又都癢的難熬起來。非得往賭場裏去跑一趟。簡直好似失魂落魄一般。便不由自主地。把懺悔之心。置之腦後。心想去翻翻本看。也未爲不妙。要是手氣轉好了。一下子把以前輸出去的。都翻了過來。便再洗手。也還不遲。賭錢的人。惟其都存着這們的心理。所以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循

至身敗名裂不可收。拾一念之微。鑄成大錯。滔滔皆是。做書的也就不暇爲石太太可惜了。閒話休題。書歸正傳。且說石太太把自己的私蓄。和一點首飾。都輸的一文不賸。可是她的賭興。却還是很熱烈。沒有本錢。怎麼能翻本。挖空心思。轉了一夜的念頭。最後。終究在恍然裏鑽出個大悟來。原來石搏霄人雖不回大公館來。可是有一口鐵箱。却依舊安放在石太太的套房裏面。文風不動。這口鐵箱的鑰匙。一晌是放在石太太那裏的。不過石太太不輸掉錢。念頭是轉不到鐵箱上去的。所以一連兩年。就不曾去開過。如今路極無君子。沒奈何只得在這鐵箱上打主意了。主意打定。便去把鑰匙找了出來。去套房裏把鐵箱打開。細細一檢點時。裏面現款並不多。祇有幾十塊各式各樣的中外金銀貨幣。原是石搏霄收藏着當古董頑的。此外有兩三張股單。是石搏霄和人家合開店舖的證據。那幾家店舖。都是很賺錢的。另外是一張道契。兩扣銀行的定期存摺。估量起來。這鐵箱裏的全部財產。也值六七萬。石太太飢不擇食。一古腦兒都拿了出來。押的押。賣的賣。都做了她賭錢的資本。然而天不可憐見她。依舊敗多勝少。第一回書中說石太太那一晚又輸了不少。檢點檢點鐵箱裏的東西。已十去八九。

不禁嘆了口氣。可是事已至此。也只有向前硬幹的一法。再接再厲地去賭錢。有朝一日。翻本出贏。把押出去的東西都贖了回來。這便是從死路求活路的唯一辦法。似這們昏天黑地的賭着。當然有會把鐵箱裏財產都輸一個精光大吉的時候。可是她還是想翻本。還是不肯歇手。自己的錢輸光了。便向小姊妹淘裏去拉扯。一人借五百。十人便是五千。單是這一項。石太太便欠了有一二萬債在身上。前前後後。總算起來。石太太十隻手指頭上輸出去的錢。足有八九萬了。誰想翻本。却到底不曾有個指望。要是這許多錢。是石太太自己的呢。便是輸光了。也和別人不相干。叵奈鐵箱裏的東西。正合着一句古話。叫做雪裏埋死屍。總有發覺的一天。有朝一日。石搏霄如若查究起來。試問拿甚麼去交代丈夫。此外欠的債。小姊妹們。不免也要上門來索討。到那時節。自己惟有死路一條。與其到了山窮水盡之際。坍那樣的台。倒不如現在先死了的乾淨。當下便挫一挫牙齦。在抽屜裏找出一小匣鴉片烟來。仰起脖子。向下只一倒。正是

放下屠刀。登覺岸。

揮將慧劍。斬情絲。

欲知石太太性命如何。且閱下文。

金鋼鑽月刊

第一卷 第二集

二十二年十月一日出版

廣告索引

Index to Advertisers

家庭工業社	封面裏頁
東方化學工業社	封面裏頁
信誼化學製藥廠	封面裏頁
金鋼鑽報	目錄前
五洲藥房	目錄後
中法藥房	遺忘前
亞浦耳電池廠	既村八景後
屠企華醫生	溫熱解前
東方飯店	建文失國記前
太和藥房	笑痕後
華英藥房	笑痕後
三星書局	春曉憶語後
珊瑚半月刊	雨中花前
愛華製藥社	雨中花後
父子大藥廠	雨中花後
正德藥廠	烏託大學前
華德鐘表行	烏託大學前
中國內衣公司	阿滿詩解後
世界銀行	阿滿詩解後
中西大藥房	摩登小史前
濟華堂大藥房	摩登小史後
南洋大藥房	底頁裏
華成烟公司	底頁裏
永興洋行	底面

金鋼鑽月刊 第一卷 第二集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一日初版

版權
不

編輯者 施濟羣

日反者

上海天津路慈安里
金鋼鑽月刊社

定價表

本國郵費	全年	半年	試閱	訂購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國 外	郵費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每月一日發行
	十二元五角六分	二元八角三分	五角五分	冊數價目			
	角一元二角四分	角六分一元二角	角一分一角二角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或更改住址時務將定單號數戶名

上海南洋藥房

南京路四二六號 電話掛號二六八

中國總經理

電話

號碼

總批發
處部部
務發業

蘇美俄蘇
藥材原藥
化學用品
利吉清血
藥苗漿

九三六九三
九二七九二
九三九四六

製造蛋白銀
硝酸銀阿及
魯爾地阿斯
太司等
發行清血解
毒特效藥「
情的果」淋
病聖劑「殺
濁病」
運銷各國名
廠原料藥品
醫療器械血
清新藥
專辦海陸空
軍紅十字會
各大醫院器
具藥材藥棉
繡布



有美皆備無不臻



萃成煙公司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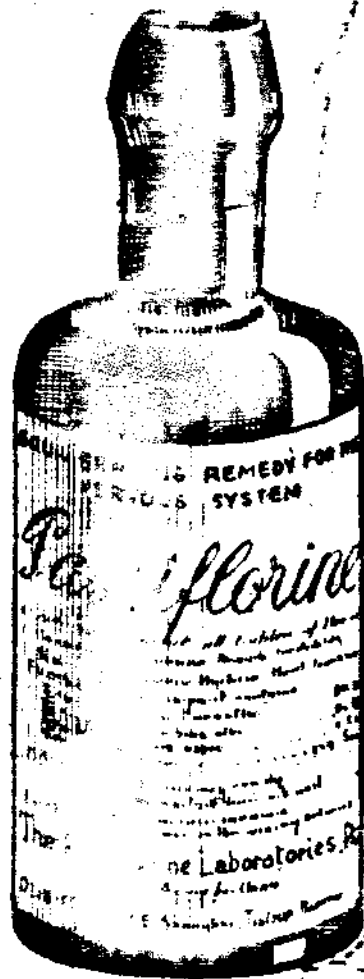
吸美麗
牌香煙
凝神細
想有豁
然貫通
之類悟

The best remedy for
the nervous system



函索即寄
詳細說明

Passiflorine



完全無毒
安神聖藥
百疾霍靈
本品乃無上之植物製劑
不含任何毒質藥性王道
和平故可作高量服
無中毒之患常服無
成癮之慮
專治
神經衰弱 神經過
敏 失眠 心跳 頭
暈 目眩 等症

中國總經理上海法商永興洋行